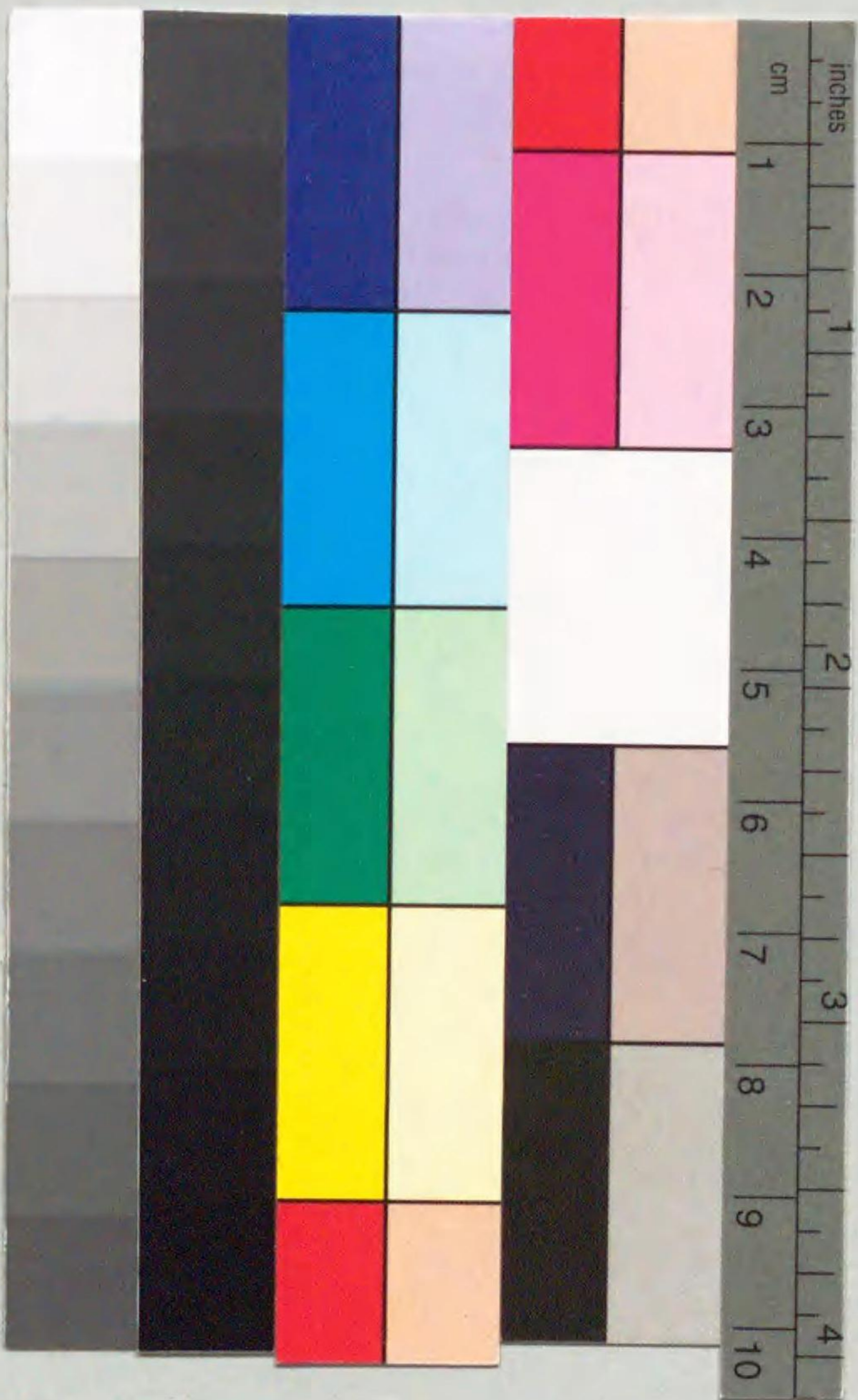


210.08  
Si571  
K



00230226









939

改定史籍集覽第二十一冊目錄

新加書第四冊

新加通記類 第六

第十四 善隣國寶記

第十五 續善隣國寶記

第十六 續善隣國寶外記

第十七 外蕃通書

改定史籍集覽第二十一冊目錄

210.08

S:571

KII



230226



善隣國寶記序

日本與震旦相通，蓋始於垂仁天皇之代乎。其通書信，則推古朝聖德太子自製隋國答書焉。予錄兩國使者及禪教名師，竭來年月，乃至近時往返之書，號曰善隣國寶記。或問此記之首，略述神代事，何也。曰：此方學徒讀震旦書者，知其國山川人物，讀天竺書者亦然。吾國雖有六國史等書，而讀者鮮矣。故知本國事者幾希矣。捨近取遠，無乃左乎。今錄兩國相通之事，先當令人知吾國之爲神國之由，故述十一二耳。此皆神皇正統記中所載也。其紀過半倭字，今改作漢字矣。又問：既是神國，然錄學佛者往來，何也。曰：未知神國之所以爲佛國乎。凡此國諸神，皆垂迹也。其本則三世諸如來，十地大薩埵也。北野（天）神曰：此國普賢龍樹流傳密教之地，又應化諸靈，以悲願力，借名明神，游住諸處，覆護衆生。誠哉斯言。法華曰：諸佛救世者，住於大神通，爲悅衆生，故現無量神力。傳聞熊野權現之神，就六萬餘言中，特舉此偈，告解脫上人，其意不待言而可知也。況八幡神請佛光禪師來此國，日吉神勸智證大師入大唐，皆爲佛法流通也。神能如此歸佛，非佛國而何耶。慈覺大師云：雖神明應跡國，而大日應現故號日本，亦有旨哉。吾國第三十代欽明天皇御宇，佛教始來。既而聖德太子始講法華勝鬘二經，雨華放光，聳動四衆。昔在天竺，爲勝鬘夫人，親聞金口說，後生震旦，爲南岳思大，密承達磨之誨，來化吾國。託胎之初，自稱救世菩薩。實欽明神孫，用明聖子，而輔推古政，居儲君位。震中不令而化，塞外不征而從。或時乘鳥駒，翔虛空，而凌士峰之雪。或時駕青龍，橫大洋，而入衡岳之雲。皆出於思議之表。所謂救世而現神力者乎。遊片岡逢達磨，見其飢臥，推衣之，磨乃逝矣。空棺留衣，太子特



服其衣、聖意深矣、虎關竊以為表傳衣、未為誣焉、然則三十二字和歌、亦可以擬傳法偈也、  
 佛法東漸、祖師西來、太子皆為之地乎、夫天竺則外道六師交起、提婆之逆、瑠璃之難、在佛世尚  
 然、况佛後乎、震旦則佛氏纔齒于三教之一、而互相推奪、三武廢教、又未免其數也、吾國則王承  
 神、々承佛、三即一而、此外無他、太子生神國、為王子、四十九年、所修之行、無一不佛事焉、爾  
 來聖武帝、清和帝宇多帝、同是吾國明天子、而讓位出家、蓋異國之所希者乎、如八王子、十六子  
 之父、捨王位成佛道、皆在無央數劫之前、不圖粟散之地、劫濁之代、復觀過去久遠之風、國王既  
 然、將相以降、至于士民、無男無女、垂老雍其髮、圓其顛、皆唱南無、為口實、豈非吾國之為佛  
 國也邪、實太子、遺風餘烈之使然者也、如通書於震旦、亦出推古之朝、則善隣為寶、豈非太子  
 之意乎、凡商舶、往來常得貨財、以富吾國、亦善隣為寶之一端乎、然此皆人海求七寶之類、專  
 為利爾、恐非太子之意矣、按十七條、憲法、第二曰、篤敬三寶、々々佛法僧也、云々、震旦乃三寶  
 所自來也、太子善隣必以三寶為國寶矣、又吾國、佛法始自百濟而傳焉、今屬之震旦、何也、  
 百濟蓋震旦之域也、泛而言之耳、此記多載新羅高麗事、亦攝之震旦之故也、

文正龍集丙戌八月十日、

泉南、臥雲山人周鳳、書于萬年北禪室、

善隣國寶記卷之上

大日本者神國也、天祖創基、日神傳統焉、在神代曰豐葦原千五百秋、瑞穗國、蓋自天地開闢、  
 初有此名矣、天祖勅伊弉諾伊弉冊二神曰、有豐葦原千五百秋瑞穗地、汝往脩之、又天照大神  
 勅皇孫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曰、豐葦原千五百秋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也、此名所自  
 來久矣、又曰、天八洲國、二神相謀生八島、先生淡路洲、是謂淡道穗之挾別、次生伊與二名之  
 洲、一身有四面、一曰愛止比賣是伊與也、二曰飯依比賣、是讚岐也、三曰大宜都比賣、是阿波也、四  
 曰速依別、是土佐也、次生筑紫洲、又一身有四面、一曰自比別、是筑紫也、後曰筑前筑後、二曰豐  
 日別、是豐國也、後曰豐前豐後、三曰晝日別、是肥國也、後曰肥前肥後、四曰豐久土比沉別、是日  
 向也、後曰日向大隅薩摩、次生壹岐洲、曰天比登都柱、次生對馬洲、曰天之挾手依比賣、次生  
 隱岐洲、曰天之忍許呂別、次生佐渡洲、曰建日別、次生大日本豐秋津洲、曰天御虛空豐秋津根  
 別、摠謂之大八洲也、此、外生多島、後生海山之神、草木之祖、同是神、則其神、作洲作山乎、  
 又生洲山、而得神現乎、神代之事難測也、二神又曰、既生大八洲國、及山川草木、如何不生  
 君子于天下者哉、先生日神、此尊、光麗、照徹國內、二神喜送、上于天、授畫、政、是、時天地相去  
 不遠、以天、御柱、上之、是名大日靈尊、靈、字、與、靈、字、通、或、曰、陰、氣、曰、靈、女、神、故、自、相、叶、又曰、天照大神、次生月神、其、光、次  
 日、上、授、夜、政、次、生、蛭、子、至、三、歲、脚、不、起、載、之、天、磐、樟、船、任、風、放、弄、次、生、素、戔、烏、尊、勇、猛、不  
 忍、而、不、叶、父、母、心、此、三、柱、男、神、故、曰、一、女、三、男、也、摠、所、有、神、皆、二、神、所、生、也、又、曰、邪、麻、土、  
 是大八洲中國之名也、當于第八、生天御虛空豐秋津根別神、是名大日本豐秋津洲、今分為四



十八箇國也、已爲中州、況神武天皇東征、遂居此爲皇都、故合餘七洲、亦曰邪麻土爾、震旦出於周、地而爲王、則天下曰周、出於漢、地而爲王、則天下曰漢之例也、邪麻土、又曰山迹、昔天地始分、泥土未乾、人往來以山間爲路、而人跡多故也、又曰山止、蓋居住曰止、此時皆居山故也、或曰大日本、或曰大倭、此國始傳漢字、書國名時字、則大日本、而訓則邪麻土也、大日靈所御之國、亦由是曰大日本乎、又近日出處、故云爾乎、懿德、孝靈、孝元、等、論有大日本之三、字、垂仁天皇、御女曰大日本姬、又天神饒速日、尊乘天磐船、翔大虛、曰虛空見日本國、又神武御名曰神日本磐余彥、又孝安號日本足、開化號稚日本、景行天皇、御子小碓皇子名日本武尊、此皆不加大也、或有大字、或無大字、彼此皆訓邪麻土、然若取大日靈之義、讀大字、當如常訓乎、漢書曰、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百餘國、然則前漢、代既通吾國乎、一書曰、秦代既通、又後漢書曰、大倭王居邪麻堆、蓋此國、使人到彼、土稱大倭、故如此、書乎、如彼、方大漢、大唐之大、則稱美之語也、大倭、非此例、或曰倭、或曰大倭、皆同訓邪麻土、如日本大日本同訓爾、

右神皇正統記所載、大槩如斯、予按韻書曰、倭、烏禾切、女王、國名、在東海中、前漢地理志、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百餘國、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度海千里、復有國、皆倭種、唐、東夷傳曰、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師萬千里、其俗多女少男、小島五十餘、皆自國而臣附之、予謂、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百餘國、云云、凡以此爲日本乎、然爲百餘國、可疑也、又曰、度海千里、復有國云云、若以此爲日本、則上所謂樂浪海中百餘國倭人、措何國耶、韻書以倭爲

女王、國名、蓋天照大神爲地神、首而爲此、國主、故謂之女王、國名乎、然則凡此、國人民、皆爲其種、其奴耳、但度海千里之語、似樂浪海中、倭與倭種國有異、未決疑、余又寶誌、野馬臺、識解之者、曰、寶誌定中、有化女來謁、前後千八人也、蓋日本、諸神化來也、遂作野馬臺、識云云、此亦以倭爲日本之謂也、如正統記所謂大倭訓、夜麻土、云云、後來大和二字、亦訓夜麻土、蓋倭和同韻同音、故云爾乎、

垂仁天皇八十八年

後漢書曰、光武中元二年、倭國遣使奉貢朝賀、光武賜以印綬、

右垂仁天皇者、人皇十一代之主也、先是與震旦通者、不見于兩國書也、然神皇正統記曰、人皇第七代孝靈天皇四十五年、已卯、秦始皇即位、既而好仙、就日本求長生不死藥、日本又就求五帝三皇書、始皇送之、其後三十五年、始皇焚書坑儒、故孔子全經存於日本爾、此事見于異朝書、云云、異朝書、不記其名、無由尋究、故不以孝靈爲兩國相通之始也、

景行天皇四十四年、

後漢書曰、安帝元初元年、倭國獻生口百六十人、

神功皇后三十八年

魏志曰、明帝景初二年、倭女王遣難斗米等、獻生口班布、魏王假金印紫綬、以錦劔等答所獻、



同四十年

魏志曰、齊王芳正始元年、魏遣建中校尉梯雋等、奉詔書印綬、詣國賜金帛錦綉等、倭因上表、答謝詔書、

同四十四年

魏志曰、倭王復遣使、上獻生口、倭錦等、

同五十二年

魏志曰、倭王復遣使、獻生口、白真珠、

應神天皇二十八年

九月高麗貢調使來、因以上表、其表曰、高麗王敎日本國也、時太子菟道稚郎子讀其表、怒責高麗之使、以表狀無禮、則破棄之、

神皇正統記曰、自百濟召博士傳經史、太子以下習之、此國用經史及文字、此為始、

履中天皇 反正天皇

南史曰、晉安帝時、倭王遣使朝貢、

允恭天皇十年

南史曰、宋武帝永初二年二月、倭王遣使朝貢、

同十四年

南史曰、宋文帝元嘉二年、使司馬曹達奉獻方物、

欽明天皇十三年

十月百濟國王使大夫西部姬氏貢釋迦佛銅像及經論幡蓋、

釋書曰、百濟國聖明王上表曰、是法於諸法中、最為殊勝、難解難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也、是法能生無量無邊福惠果報、乃至成佛、譬如人懷隨意寶、所須依情、是法寶復然、所願依意、無所乏缺、且夫遠自天竺、爰泊三韓、順教奉持、無不尊敬、由斯百濟王臣明謹遣倍臣怒利斯、致書傳帝國、流通寰宇、又佛之所記、我法東流、聖識不徒、天皇知之、帝大悅、詔使者曰、朕從昔以來、未嘗聞如是微妙之法、然朕不自決待議焉、云云、初仲哀皇帝八年、神託皇后、征新羅國、帝疑而不發、九年春二月、帝俄爾崩、於是乎、皇后神功懼不用神、言帝崩、冬十月、浮海到于新羅、王見我旌旗器械、之莊麗曰、傳聞海東有神國、名曰日本、是其神兵乎、不可敵也、乃素服面縛、自持圖籍、來于海壖、曰、願每歲貢金銀繅帛八十船、不敢喞也、此、時高麗百濟二國王、聞新羅降於我、密伺軍勢、知其不克、又自急馳納款曰、從今以後、永稱西蕃、不絕朝貢、自茲三韓皆貢于我、當東漢獻帝建安五年也、右新羅百濟高麗謂之三韓也、神皇正統記曰、新羅百濟高麗此三國、謂之三韓、實則可限新羅乎、統辰韓馬韓辨韓謂之新羅也、然自古加百濟高麗謂之三韓也、今釋書所記、蓋三國曰三韓之義也、未知何國乃何、韓爾、正統次三國、曰新羅百濟高麗、又次三韓、曰辰韓馬韓辨韓、由是則三國、三韓、當如次、相配乎、元史高麗傳曰、并古、新羅百濟高麗三國、而為一云云、



同十五年

二月百濟國釋量惠道深同來、

敏達天皇六年

十月遣百濟使大別王自百濟飯百濟王附貢經論及禪師等六人、

同八年

新羅貢釋迦像今在興福寺東金堂云云、

同十二年

百濟日羅來初日羅名于國帝遣紀押勝召羅押勝自百濟飯奏曰百濟王愛羅於是復使吉備羽島召羅子王王懼以羅從羽島來、

崇峻天皇元年

三月百濟國釋惠慈來使恩率首信貢佛舍利及沙門惠聰、

推古天皇

吳國釋智藏入此土居法隆寺白鳳元年為僧正、

同三年

五月高麗釋惠慈來冬百濟沙門惠聰來、

同十年

十月百濟沙門觀勤來高麗沙門僧隆雲聰同來、

同十五年

二月百濟曇惠道深二比丘同來、

日本書記二十二卷曰推古十五年秋七月大禮小野臣妹子遣於大唐以鞍作福利為通事十六年夏四月小野臣妹子至自大唐國號妹子臣曰蘇因高即大唐使人裴世清下客十二人從妹子臣至於筑紫遣於難波高麗館之上六月壬寅朔丙辰客等泊于難波津是日以飭船三十艘迎客等于江口安置新館於是中臣宮地連摩呂大河內直隸手船吏王平為掌客爰妹子臣之曰臣參還之時唐帝以書授臣然經過百濟國之日百濟人探以掠取是以不得上於是群臣議之曰夫使人雖死之不失旨是使矣何怠之失大國之書哉則坐流刑時天皇勅之曰妹子雖有失書之罪輕不可罪其大國客等聞之不良乃赦之不坐也秋八月辛丑朔癸卯唐客入京云云特使主裴世清親持書兩度再拜言上使旨而立之其書曰皇帝問倭皇使人唐吏大禮蘇因高等至具狀朕欽承寶命臨作區宇思弘德化覃被含靈愛育之情無隔遐邇知皇介居海表撫寧民庶境內安樂風俗融和深氣至誠遠修朝貢丹欸之美朕有嘉焉稍暄比如常世故遣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指宣往意并送物如例時阿倍臣出進以受其書而進行大伴嚙連迎出承書置於大門前机上而奏之事畢而退焉云云丙辰饗唐客等於朝九月辛未朔乙亥饗客等於難波大群辛巳唐客裴世清罷歸則復以小野妹子臣為大使吉志雄成為小使福利為通事副于唐客而遣之爰天皇聘唐帝其辭曰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鴻臚寺掌客裴世



清至、久、億解、季秋薄冷、尊候何如、想清愈、此即如、常、今遣、大禮因高平、那利等、往謹白、不具、是時遣、於唐國學生、東漢直、福因奈羅、譯語惠明高向、漢人玄理、新漢人大國、學問、僧、新漢人、白文、南淵、漢人請安志賀、漢人惠隱、新漢人廣濟等、并八人也、

聖德太子、傳曰、群臣議曰、妹子イモコ懈怠、失蕃國、表、罪合、流刑、具、狀聞奏、天皇問、太子、々々奏曰、妹子之罪、寔不可寬、然修、好善隣、妹子之功也、加以、隋國、使、共來、思復如何、天皇大悅、免、罪、又曰、隋帝、書曰、皇帝問、倭皇、云云、天皇問、太子曰、以、書如何、太子奏曰、天子賜、諸侯王書、式也、然皇帝、之字、天下一耳、而用、皇、字、彼有其、禮、云云、天皇召、太子以下、而議、答書、之、辭、太子握、筆書、之曰、東天皇敬問、西皇帝、云云、帝謹白、不具、

通鑑綱目集覽曰、隋、煬帝、大業四年戊辰二月、倭國入貢、倭王遣、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曰、沒處、天子、無恙、帝覽之、不悅、詔、鴻臚蠻夷、書無禮者勿奏、右隋、煬帝既覽、日本、書、爲、無、禮、不悅、却遣、鄭清等、寄、書來、可疑也、按、却後四十代鳥羽院、朝、宋國附、商客孫俊明、鄭清等、寄來之書曰、矧爾東夷之長、實推、日本之邦人、崇謙遜之風、地富珍奇之產、曩修、方貢、歸順、明時、隔濶彌、年、久缺、來王之義、遭逢、遐且、宜、敦事大之誠、云云、命、相諸家考、舊例、各奏、所、記、就、中元永元年四月廿五日、中原、朝臣師安、同氏廣忠、清原、真人信俊、中原、朝臣師遠、同、氏廣宗五人、同引、日本書紀、內推古記、又引、經籍後傳記、曰、以小治田、朝今按推古天皇、十二年、歲次、甲子、正月朔、始用、曆日、是、時國家書籍未、多、爰遣、小野、臣因高、於隋國、買、求書籍、兼聘、隋、天子、其、書曰、日出處、天皇、致、書曰、沒處、天子、隋、煬帝覽之、不悅、猶怪、其、意氣高遠、遣、裴

世清等十三人、送、因高來觀、國、風、其、書曰、皇帝問、倭王、聖惠太子甚惡、其黜、天子、之號、爲、倭王、而不賞、其、使、仍報書曰、東天皇白、西皇帝、云云、又推古記、太子傳所記、妹子入、隋、乃、推古十五年丁卯也、然書籍後傳記曰、十二年甲子、又倭皇作、倭王、孰是、當以、推古記、太子傳、爲是歟、又東天皇問、西皇帝、之語、由、太子傳、觀之、實聖德太子所作之書也、然代言故推古紀、內、不記、所撰之人、蓋史之常也、然則日出處、沒處、之語、亦或太子、所作乎、向所謂猶怪、意、氣高遠之語、以釋、煬帝不悅、而有、使者之疑、

同十七年

九月小野、臣妹子等、至、自、大唐、唯通事福利不來、

同十八年

三月高麗釋、曇微、法定同來、

同三十一年

七月釋、惠濟共、沙門惠光從、新羅、大使奈未智洗爾來、

同三十三年

正月釋、惠灌自、高麗來、

舒明天皇三年

唐錄曰、太宗、貞觀五年、倭國遣、使獻、方物、太宗矜、其、路遠、無、令、歲貢、又遣、州、使者高表仁、持、節往撫、之、表仁無、綏遠、之才、與、王爭、禮不、宣、朝命、而還、



同四年

八月釋僧旻從唐使高表仁共沙門靈雲來歸

同十一年

九月釋惠隱、惠雲至自唐

孝德天皇白雉四年

五月釋道昭奉勅從遣唐使小山長丹フナ副使小乙上掃守連シロ泛海シロ緇侶同志者道嚴等十  
三人到長安謁三藏玄奘即高宗永徽四年也

同年釋定惠隨遣唐使浮海乃到長安

同五年

唐錄曰高宗永徽五年倭國使獻琥珀馬腦高宗慰撫之仍云王國與新羅高麗百濟接近  
若有危急宜遣使救之

齊明天皇四年

七月智通智達二師奉勅乘新羅船入唐受相宗於玄奘三藏

天智天皇元年

三月唐人新羅人伐高麗云云乞救于我

同三年

海外國記曰天智天皇三年四月大唐客來朝大使朝散大夫上柱國郭務悰等卅人百濟佐

平禰軍等百餘人到對馬島遣大山中采女通信侶僧智辨等來喚客於別館於是智辨  
問曰有表書并獻物以不使人答曰有將軍牒書一函并獻物乃授牒書一函於智辨等而  
奉上但獻物檢看而不將也九月大山中津守連吉祥大乙中伊岐史博德僧智辨等稱筑紫  
太宰辭實是勅旨告客等今見客等來狀者非是天子使人百濟鎮將私使亦復所賚文  
牒送上執事私辭是以使人得入國書亦不上朝廷故客等自事者略以言辭奏上耳十  
二月博德授客等牒書一函函上著鎮西將軍日本鎮西筑紫大將軍牒在百濟國大唐行  
軍總管使人朝散大夫郭務悰等至披覽來牒尋省意趣既非天子使又無天子書唯是  
總管使乃為執事牒牒是私意唯湏口奏人非公使不令入京云云此亦師安、廣忠、信俊、師遠、  
廣宗五人同所勸也

同十年

十一月唐務悰來釋道旻從之

天武天皇七年

釋定惠伴百濟使而至

唐錄曰則天長安三年日本國遣其大臣朝臣真人來貢方物因言其國近日所出故號  
曰日本國

同十四年

沙門觀常、雲觀、二比丘從國使飯

持統皇帝元年



沙門智隆至自新羅、

同三年

四月新羅王吊先皇、喪獻彌陀、觀音、勢至、銅像、及珍物、於是召新羅使、責其緩而違禮也、乃以獻物還之、新羅使大懼、求法、聰智等從新羅、使而皈、新羅使乞救於聰智、二比丘奏怒、六月詔太宰府、賜布帛于二比丘、而勞新羅使、君子曰、有威有恩有禮乎、因此留新羅獻物、

同七年

三月辨通、神叡、二比丘、赴新羅、

文武皇帝四年

二月道慈赴唐、

大寶三年

釋智鳳入唐、

慶雲元年

秋七月正四位下粟田朝臣真人、自唐國至、初至唐時、有人來問曰、何處使人、答曰、日本國使、唐人謂使曰、承聞海東有大倭國、謂之君子國、人民豐樂、禮義敦行、云云、事畢而去、

同四年

五月沙門義法、義基、聰集、慈定、淨達、至自新羅、

元正皇帝二年

養老之間、釋善無畏來此、土養老元年、當唐開元二年也、十一月沙門道慈至自唐、

唐錄曰、玄宗開元初、又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盡市文籍、泛海而還、

養老二年

十月沙門行善至自高麗、三藏善無畏來遊、

聖武天皇五年

釋榮叡、普照等、隨遣唐大使丹墀、廣成入唐留學、

天平八年

七月南天竺婆羅門種菩提來、釋佛哲林邑國人、伴菩提同來、

孝謙天皇天平勝寶四年

佛祖統紀曰、日本國孝明天皇天平勝寶四年、遣使入中國、求內外教典、

同五年

正月十二日鑑真乘副使伴古舶着太宰府、四月入京、

唐錄曰、玄宗天寶十二年、日本又遣使朝貢、

同六年

正月遣唐使大伴宿禰古麻呂自唐國至、奏曰、大唐天寶十二載正月癸卯、百官諸蕃朝貢、天子於蓬萊宮含元殿受朝、是日、我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新羅使、次東畔第一大食國、



上、古麻呂論曰、自古至今、新羅之朝貢日本國久矣、而今列東畔、上我反在其下、義不合、得、時將軍吳懷實見知古麻呂不肯色、即引新羅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日本使、次東畔、第一大食國、上三善朝臣信貞、元永元年四月二十五日、所勘、

光仁天皇

寶龜之初、釋、永忠入唐、延曆之季、隋、使飯、

桓武天皇延曆二十一年

釋、最澄賜入唐求法、詔、

同二十三年

五月釋、空海從遣唐使金紫光祿大夫藤、賀能、八月著衡州、界、乃德宗、貞元二十年也、十二月到長安、

七月釋、最澄從遣唐使菅、清公著明州、界、

唐錄曰、貞元二十年遣使來朝、留學生橘、逸成學問、僧空海、

同二十四年

五月最澄乘大使藤、賀能、力舶著長州、

平城天皇大同元年

八月空海飯、

嗟峨、天皇

唐國釋、義空共、慧萼法師、泛海、著太宰府、初萼跨海覓法、皇太后橘氏欽、唐地之禪化、委金幣於萼、聘有道、尊宿、萼到杭州、靈池院參國師、且通、太后之幣、國師感納之、萼曰、我國信根純熟、教法甚盛、然最上、禪宗、未有傳也、願得師之一枝、佛法、為吾土、宗門之根、不亦宜乎、國師令室中、上首義空充其、請、空便共、萼泛海、著太宰府、萼先馳奏、勅迎空館、于京師東寺之西院、皇帝寶賜甚渥、太后創檀林寺居焉、時時問道、萼再入支那、乞蘇州、開元寺、沙門契元、勸、事刻、琬、珉、題曰、日本國首傳禪宗、記、附、舶寄來、

仁明天皇

承和、初、釋、真濟奉、勅入唐、

承和五年

釋、惠運入唐、

六月二十二日釋、圓仁從大使尚書右丞藤、常嗣上第一舶、七月二日著唐國揚州、海陵縣、則文宗、開成三年也、仁出帝京、歷鄭、密、二州、到登州、押新羅使、張詠宅、初漂著登州、時、詠以管來、日本受國恩、待仁甚厚、至此又能慰勞、其、年、春唐、商船從越州赴日本、風濤漂逸、返登州、界、至、秋、又發、適聞仁、返國、艤舟而待、九月著太宰府、今歲唐、大中元年、本朝承和十四年丁卯也、仁在揚州、時節度使李德裕慰遠遊、施絹十餘疋、仁不受、德裕固請、仁察誠受之、即分開元寺、衆僧、仁又受一分、仁辭長安、中散大夫楊敬之國子祭主李元佐及衆官、皆曰、我國、教法、隨、和、尚、東、矣、斯、方、志、道、者、後、當、入、日、本、國、元、佐、送、護、四、十、里、



嘉祥三年

釋圓珍夢山王明神告曰、入唐求法、勿爲留滯、珍夢中曰、此來入唐、請益闍梨仁公、精研顯密、已皈本山、我何汲汲於航海乎、神曰、世人薙髮爲僧者、多矣、子昔日何汲汲於薙髮乎、蓋珍躁甚於度世、四年春、又夢山王語曰、求法忘身、必有冥助、今是利涉之秋也、珍夢中許諾、乃勒兩夢、抗表以聞、上感激制可、仁壽三年秋、僮唐商欽良暉發船、珍共之泛海、八月十五日、着唐之嶺南福州境、即宣宗大中七年也、十一年夏、乘商人李延考船、至肥州、松浦縣、即天安二年戊寅也、太師滕良房大悅、使使勞迎、冬入帝都、

唐書曰、文宗開成三年十五日亭午日本國貢真珠、絹、

同六年

唐會要曰、開成四年四月、遣使藤原常嗣等來朝貢、

清和天皇貞觀三年

釋宗叡入唐請益、乃懿宗咸通三年也、已而返明州、望海鎮、會李延孝赴日本、叡共泛船、凡三日夜、着太宰府、年丁亥也、

同四年

釋真如泛海入唐、遍詢名德、不充如意、遂杖錫西邁、元慶五年、在唐留學、沙門中瓊寄書來曰、如皇子過流沙、傳聞到羅越國、逆旅遷化、

村上天皇天德二年

楚帖曰、五代後周、世祖顯惠五年、歲在戊午、有日本國傳瑜伽、大教弘順、大帥賜紫寬輔、又云、本國都城、南五百餘里、有金峰山、頂上有金剛藏王菩薩第一靈巖、山有松檜名花軟草、大小寺數百、節行高道者居之、不曾有女人得上、至今男子欲上、三月斷酒肉欲色、所求皆遂云、菩薩是彌勒化身、如五臺文殊、又東北千餘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萊、其山峻、三面是海、一朵上聳、頂有火焰、日中上、有諸寶流下、夜即却上、常聞音樂、徐福止此、謂蓬萊、至今子孫皆曰秦氏、彼國古今、無侵奪者、龍神報護、法不殺人、爲過者、配在犯人島、其他靈境名山、不及記之、

冷泉院永觀元年

釋齋然入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也、遂於汴都、西花門、外啓聖院、禮優填第二模像、乃雇佛工張榮、摸刻而得之、太宗詔問、我皇系譜曆祚、然答詞詳備、君臣稱嘆、賜紫衣、雍熙三年、上台州、鄭仁惠贈飯、永延元年也、其優填模像、見今在嵯峨、清涼院、楊文公談苑曰、雍熙初、日本僧齋然、音影、來朝、獻其國職員今年代紀、齋然衣緣、自云、姓藤原氏、爲真連、國五品官也、齋然善筆札、而不通華言、有所問書以對之、國有五經及釋氏、經教、並得於中國、有白居易集七十卷、地管州六十八、土曠而人少、率長壽多、百餘歲、國主一姓相傳六十四世、文武僚吏皆世官、予在史局、閱所降禁書、有日本年代紀一卷、及齋然表啓一卷、因得修其國史、傳甚詳、齋然後飯、國附商人、船奉所貢方物、爲謝、案日本倭之別種也、以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爲名、或言惡倭之名、不雅改之、蓋通中國文字、故唐長安中、遣其大臣真人來貢、



皆讀經史善屬文後亦累有使至多求文籍釋典以飯開元中有朝衡者隸太學應舉仕至補闕求飯國授校檢秘書監放還王維及當時名輩皆有詩序送別後不果去歷官至右常侍安南都督吳越錢氏多因海船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餘卷有錄而多闕賈人言日本有之錢俶置書於其國主奉黃金五百兩求寫其本盡得之訖天台教大布江左一條院長保二年

寬弘三年 釋寂照入宋叡山源信作台宗問目二十七條付昭寄南湖知禮法師禮延昭爲上客

楊文公談苑曰景德三年予知銀臺通進司有日本僧入貢遂召問之僧不通華言善書札命以牘對云住天台山延曆寺寺僧三千人身名寂照號圓通大師國主年二十五大臣十六七人群僚百餘人每歲春秋二時集貢士所試或賦或詩凡及第者常三四十人國中專奉神道多祠廟伊州有大神或託三五歲童子降言禍福事山州有賀茂明神亦然書有史記漢書文選五經論語孝經爾雅醉鄉日月御覽玉篇蔣鮐歌老列子神仙傳朝野僉載白氏六帖初學記本國有國史秘府略日本記文觀詞林混元錄等書釋氏論及疏抄傳集之類多有不可悉數寂照領徒七人皆不通華言國中多習王右軍書寂照頗得其筆法上召見賜紫衣束帛其徒皆賜以紫衣復館于上寺寂照願遊天台山詔令縣道續食三司使丁謂見寂照甚悅之謂姑蘇人爲言其山水奇見寂照心愛因留止吳門寺其徒不願住者遣數人販本國以黑金水瓶寄謂并詩曰提携三五載日用不曾離曉井掛殘月春爐釋夜

漸鄱銀難免侈榮石易成虧此器堅還實寄君應可知謂分月俸給之寂照漸通此方言持戒律精至通內外學三吳道俗以飯向寂照東遊予遣以印本圓覺經并詩送之后寄書舉予詩中兩句云身隨客棹遠心與海鷗親不可志也圓覺固目不暫舍云南海商人船自其國還得國王弟與寂照書稱野人若愚書末云嗟乎絕域殊方雲濤萬里昔日芝蘭之志如今胡越之身非歸雲不報心懷非便風不傳音問人生之恨何以過之后題寬弘四年九月又左大臣藤原道長書略云商客至通書誰謂宋遠用慰馳結先巡天台更可攀五臺之遊既果本願甚悅甚悅懷土之心如何再會胡馬猶向北風上人莫忘東日后題寬弘五年七月又治部卿源從英書略云所諮唐曆以后史籍及他內外經書未來本國者因寄便風爲望商人重利惟載輕貨而來上國之風絕而無聞學者之恨在此一事末云分手之后相見無期生爲兩鄉之身死會一佛之土書中報寂照俗家及墳墓事甚詳悉后題寬弘五年九月凡三書皆二王之迹而野人若愚章草特妙中土能書者亦鮮及紙墨尤精左大臣乃國之上相治部九卿之列

皇朝類苑曰祥符中日本國忽梯航稱貢非常貢也蓋日本國之東有祥光現其國素傳中原天子聖明則此光現眞宗大喜勅本國建一佛祠以鎮之賜額曰神光后三條院延久四年

三月釋成尋乘宋商孫忠船著蘇州界神宗觀寧五年也六年天下大旱神宗聞尋有密學勅於瑤津亭修祈雨密法尋謂本邦宿德遊此方名尤顯者十數人未有承認旨也今我



攘宋地之災沴，又爲本國之光華，便修法華法，至第三日，夜，電雷閃鳴，大雨徹旦，神宗遣中使賀慰，宣曰：乞延修七日，霑洽率土，尋依勅，霖雨三日，神宗幸壇所燒香，翌日，飯傳法院，勅送茶果，達嘸若干，后十餘日，賜號善惠大師，此歲有本朝，舶便，尋奏取新譯，經三百餘卷，寄來，釋書。

鳥羽院，元永元年

宋國附商客孫俊明鄭清等書曰：矧爾東夷之長，實惟日本之邦，人崇謙遜之風，地富珍奇之產，曩修方貢，飯順明時，隔瀾彌年，久缺來王之義，遭逢熙且，宜敢事大之誠，云云，此書叶舊例，否，命諸家勸之，四月廿七日，從四位上，行式部，大輔菅原，在良，勸隋唐以來獻本朝書例，曰：推古天皇十六年，隋煬帝遣文林郎裴世清使於倭國，書曰：皇帝問倭皇，云云，天智天皇，十年，唐客郭務悰等來聘，書曰：大唐帝敬問日本國天皇，云云，天武天皇，元年，郭務悰等來，安置大津館，客上書，函題曰：大唐皇帝敬問倭王書，又大唐皇帝勅日本國使衛尉寺少卿大分等書曰：皇帝敬到書於日本國王，承曆二年，宋人孫吉所獻之牒曰：賜日本國大宰府，令藤原，經平，元豐二年，宋人孫忠所獻牒曰：大宋國，明州牒，日本國。

六條院，仁安三年

四月釋，榮西，建仁，開山，乘商舶入宋國，著明州界，乃孝宗乾道四年也。

高倉院，永安九年

釋，覺阿共弟，金慶踰，溟達于杭都，乃孝宗乾道七年也，遂參靈隱，佛海遠禪師，阿飯朝，后。

安元之始，附舶使，通信于海。

順德院

正續院，佛牙舍利，略記曰：日本國相州鎌倉，都督右府，將軍源實朝，一夕夢到大宋國，入一寺嚴麗，因見長老階座說法，衆僧圍遶，道俗滿庭，實朝向傍僧問彼寺名，僧曰：京師，能仁寺，次問長老誰，僧曰：當寺，開山南山，宣律師，又問宣律師入滅年久，何今現在，曰：汝未知耶，聖者難測，生死無隔，應現隨處，律師今現再誕，日本國實朝大將是也，又問長老左右侍者是誰，僧曰：侍者今現再誕，日本國鎌倉，雪下，供僧良真僧都也，實朝夢中問答，數刻而覺，心中生奇異，想便以使者召良真僧都，僧都又夢，早晨謁幕府，使者於路相遇，即隨使者參謁，實朝先問曰：僧都來何也，僧都仍說夢中事，實朝曰：與我夢合也，其時壽福，開山千光禪師，又有夢，三夢不少差，實朝於是自悟南山之後身，深希拜彼靈跡，因廢世務，思之在茲，因懷度宋之志，使命工造船，諸官聚議，令工作，船不動之謀也，船成以啓，實朝即致被禳之祭，推欲泛海，果是，船不動也，以爲不祥而止矣，便遣十二人，使節於大宋國，良真僧都葛山，願成爲首，大友，豐後，守，小貳，孫太郎，小山，七郎，左衛門，宇都宮，新兵衛，菊池，四郎，村上，次郎，三浦，修理，亮，海野，小太郎，勝間田兵庫，頭，南條，次郎等，齎金銀貨財，載材木器用，遂達大宋國京師，能仁寺，相通夢中事，金銀施僧衆，材木修殿宇，衆僧不勝抃躍之至，聚議欲報答，使者等語，寺主曰：我國貨財不乏，況復將軍不欲也，深願佛牙舍利，借與一年，持還本國，令將軍致瞻禮，結勝緣，將軍歡喜，何物過此，寺主曰：帝王有勅封之，難出外國，使者等。



懇切請之曰、潛持深藏、不使人知之、將軍信士也、一禮之後、速返謝之、衆僧相議、以授使者、數僧爲舍利、伴使者來朝、道經京城、皇帝有旨、留之安內道場、保護供養、過半年餘、使者等空歸、關東、實朝大怒、將發兵上京、藤九郎盛長年及八十、扶杖入府、流淚、以仍請、奉使上京、達訴、實朝許之、從者二千餘騎、遂到京師、不入旅邸、直詣禁中、奏實朝之訴、帝猶不聽、盛長庭上高聲叫曰、若訴不達、上殿自殺、帝不悅、以勅封出舍利、盛長重請、奉見舍利、賜勅封、朝議以爲然、盛長賜舍利、不還旅館、即日起關東、實朝徒步到小田原之館、盛長捧舍利以獻、實朝受之、載小輿、躬自舁飯、鎌倉云云、又古記曰、建保四年丙子六月八日、陳和卿到鎌倉、是宋人造東大寺、大佛者也、和卿曰、東大寺再造供養之日、故、右大將賴朝、卿求與我之相面、然賴朝、卿斷人命多矣、罪惡深重、故不相見也、當將軍實朝、卿乃權化、再誕人也、今爲拜、顏來謁、同十五日實朝、卿召和卿相面、和卿三拜涕泣曰、尊官者爲宋朝育王山長老、于時吾列于其門弟、云云、此事建曆元年六月三日、夜、高僧一人入實朝之夢、告之、實朝不敢告人、已六年、今與和卿言相符、故深信之、

四條院嘉禎元年

釋圓爾（東福、開山）泛海、十寅夕而着宋、明州、界、即理宗端平二年也、爾泛海風浪蕩漾、漂泛洋中、發五月朔、至六月晦、着高麗國耽沒羅阿秘山下、近岸猛風俄起、共發者三船、二船已

沒、爾所乘船、忽有一女人、怪之、爾問曰、宋船元無婦人、自何來、女曰、我是八幡大菩薩也、擁護師耳、言已即隱、故無敗徑山、火後、佛鑑作疏索、援爾白圓明、丞相通巨財珍貨、后嵯峨院寬元四年

宋國釋道隆（建長、開山）淳祐六年、乘商船、著宰府、後深草院寶治二年戊申

建長之初、釋覺心泛舶入宋、建長六年、著博多、後文應上皇詔居城、東勝林寺、後深草院

無文璨、翠岩、火後、過日本國、化修造、疏云、萬里浮海于東、幸有化人之國、一舸泛潮而往、便成古德之居、佛法不隔絲毫、境界何分彼此、鈎竿直拂珊瑚樹、不同汗漫之遊、赤手抉取驪龍珠、要了莊嚴之事、好風吹去、即日飯來、在無文印十一、龜山院文永二年乙丑

宋度（慶）宗咸淳元年乙丑、元世祖至元元年、

宋元通鑑曰、元使黑的奉書如日本、示以不臣之禮、道由高麗、高麗植言、其道險不可、天使命其起居舍人潘阜持書往、留六月、不得其要領而述、黑的遂不復往、按元史此段在至元四年、

同三年丙寅咸淳二年、至元二年、

按元史二百八、列傳九十三、日本傳曰、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



境土相接、尙務講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庵有區夏、遐方異域、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使之使、以通和好、尙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

同八年辛未咸淳八年至元八年

日本遣使如元報聘、元史曰、日本始遣彌四郎者入朝、帝宴勞遣之、

同九年壬申元、世祖至元九年

元遣忻都會、高麗、洪茶丘伐日本、舟凡九百艘、士卒二萬五千人、元史此段、在至元十一年、又二萬、作一萬、

同十一年甲戌

元、忻都伐日本、入其疆、還、

日本、古記曰、十月十七日、九州、早馬、走馬、皆急事、曰早馬、來于六波羅、曰、去三日、蒙古、賊數萬艘、到對

馬、國、官軍與之戰、同廿八日、筑紫、飛脚、急事、使者、曰飛脚、來曰、壹岐、國為蒙古、人所奪取、云云、十

一月六日、飛脚來曰、去月廿日以後、官軍與蒙古戰於鹿島之磯、奪取賊船一艘、云云、同七日、

依蒙古、事、奉幣於十六社、同十三日奉幣於三社、

后宇多、院建治元年乙亥、至元十二年、

元滅宋混一天下、

日本、古記曰、正月十八日、蒙古、人二人、高麗、人一人、明州、人一人、已上四人、自鎮西送之、皆不入洛中、自山崎、經岡、屋醍、赴關東、七月廿一日、蒙古人、又送關東、路次如前度、

同三年丁丑至元十四年、

元史曰、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

弘安二年己卯、至元十六年

釋書、佛光、傳曰、己卯之年、吾建長虛席、副元帥平時宗具疏幣、航海聘名宿、明、牧以、圓覺、開山佛光祖元、元充、退招、云云、

同三年庚辰、至元十七年

元史曰、二月、日本殺國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忻都茶丘請自率兵往討、廷議姑少緩之、五月、召范文虎、議征日本、八月、詔募征日本士卒、

同四年辛巳、至元十八年

釋書曰、正月、平師來謁、佛光、佛光采筆書呈師曰、莫煩惱、師曰、莫煩惱、何事、光曰、春夏、間博多擾騷、而一風纔起、萬艦掃蕩、願公不為慮也、果海虜百萬寇、鎮西、風浪俄來、一時破沒、神皇正統記曰、辛巳、年、蒙古、軍、侵我國、到筑紫、大戰、神明顯威、現形防之、大風俄起、數十萬艘、賊船、漂蕩破滅、雖末世而神明、威德、不可思議、元史曰、正月、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



左丞相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萬人，征日本云云，敗卒于閩，脫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云云，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爲其虜，去云云，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

同六年

元史曰：二十年命阿答海爲日本，行省丞相，與徹里帖木兒右丞劉二拔都兒左丞，募兵造舟，欲復征日本，淮西宣慰使昂吉兒上言，民勞乞寢兵。

宋元通鑑曰：至元二十年癸未正月，以阿答海爲征東行省丞相，發五衛軍二萬人，征日本，又命闍里帖木兒以蒙古軍習舟師者二千人，探馬赤萬人，習水戰者五百人，同往征之，三月帝如上都，夏五月，免五衛軍，征日本，發萬人赴都，崔或言，江南盜賊相繼而起，皆緣拘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姑宜止之，云云，不聽。

同七年甲申，至元二十一年。

元史曰：以其俗尙佛，遣王積翁與補陀僧如智往使，舟中有不願行者，共謀絞積翁，不果至。

同九年，至元二十三年丙戌，詔罷征日本兵，帝以日本孤遠，島夷重困，民力故罷。

右元史及宋元通鑑等所記也，蓋元朝始要與日本脩好之意，見于書，然日本與之踈濶，故及蒙古軍來侵乎神國，威靈不日而胡軍敗矣，彼以敗績爲國之辱，不記其實，惟書曰：詔罷征日本兵，蓋史之常耳，蒙古之來，彼方至元十八年辛巳，如此方所記，弘安四年辛巳

也，然宋元通鑑所記，在至元二十年癸未，非，但二十年欲復征日本，而不果歟，元史所謂欲復征之語，可爲證也，又記蒙古賊船者，諸說不同，宋元通鑑曰：舟九百艘，日本古記曰：數萬艘，佛光傳曰：萬艘，神皇正統記曰：數十萬艘，蓋各記所聞，故如此，有異乎。

南海觀音寶陀禪寺住持如智海印接待庵記曰：癸未八月欽奉聖旨，同提舉王君治奉使和國，宿留海上，八箇月，過黑水洋，遭颶風，云云，半月後，忽飄至寺山之外，幸不葬魚腹，大士力也，甲申四月，又奉聖旨，同參政王積翁，再使倭國，五月十三日，開帆於鄞，住耽羅十三日，住高麗合浦，二十五日，七月十四日，舟次倭山，對馬，島云云，危哉此時也，非大士孰生之，云云，至元二十八年歲次辛卯，六月日，宣差日本國奉使，前往寶陀，五樂翁愚溪如智記，又記宣諭日本國詔，文曰：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諭日本國王，向者彼先遣使入覲，朕亦命使相報，已有定言，想置於汝心，而不忘也，頃因信使執而不返，我是以有舟師進問之役，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彼輒不交一語，而固拒王師，據彼已嘗抗敵，於理不宜遣使，茲有補陀禪寺長老如智等陳奏，若復興師致討，多害生靈，彼中亦有佛教文學之化，豈不知大小強弱之理，如今臣等贊奉聖旨宣諭，則必多救生靈，也彼當自省，懇心皈附，准奉，今遣長老如智提舉王君治奉詔往彼，夫和好之外，無餘善焉，戰爭之外，無餘惡焉，果能審此歸順，即同去使來朝，所以諭乎彼者，朕其禍福之變，天命識之，故詔示，想宜知悉。

後伏見院 正安元年己亥，元成宗大德三年，釋書，一山傳曰：初辛巳之夏，元國樓船，狙我西鄙，神靈勦力，風波破蕩，元主秦心不止，奇



謀百計以我鄉崇浮屠諭寧藩撫寧逼不得已駕舶著太宰府正安元年也又釋子曇宋之台州人文永之間觀光上邦往數祀而返是年與寧一山同舟重來

同三年元大德五年

元史曰遣僧寧一山者加妙慈弘濟大師附商舶往使日本而日本人竟不至光明院

曆應年中新建天龍寺由是有入元之船必彼方後至元五六年之間也自弘安四年至此五十八九年也此間不可有兩國通信之使惟海舶往來互不相拒今天龍船亦然乎定不可有我國主及將軍之書惟天龍化緣之義爾按彼方翠岩火后燦無文撰日本化緣疏又經山火後無準作疏索援於東福開山由是圓明丞相通巨材珍貨大方已如此况此方乎不知此時船幾艘耶天龍寺以僧至本領一艘此事見于天龍開山寄一色之狀中後光嚴院貞治六年丁未

古記曰二月十四高麗使萬戶左右衛保勝中郎將金龍檢校左右衛保中郎將於重文到著攝津國福原兵庫島通書其略曰海賊數多出自貴國地來侵本省合浦等燒官廨擾百姓甚至殺害于今十有餘歲海舶不通邊民不得寧處云同廿七日重中請大夫前典義介相公金一來朝四月十八日於天龍寺雲居菴延接高麗使爲之有伶人舞樂六月廿六日將軍家以高麗回書授使者

應安六年癸丑大明洪武六年

瓦官寄天台座主書曰大明皇帝神聖威武驅群胡而出境復前宋之故土中原殷平邊境亦靖時則游神內典思欲振之故於今春正月望日詔天下三宗碩德一千餘員建普度會于京之蔣山寺帝自齋戒一月禁天下屠殺率文武百官詣壇設拜又勅制樂章命樂師奏以獻佛衆見廟光燭天夜雨五色之物狀若珠璣時帝大悅天界白庵禪師以吾宗耆宿而數召對經論稱旨廼奏復瓦官爲天台教寺衆即推某主之蓋前兩年皇帝凡三命使于日本關西親王皆自納之于時以祖來入朝稱賀帝召天寧禪寺住持祖闡瓦官教寺住持某命曰朕三遣使于日本者意在見其持明天皇今關西之來非朕本意以其關禁非僧不通故欲命汝二人密以朕意往告之曰中國更主建號大明改元洪武鄉以詔來故悉阻於關西今密以我二人告王知之大國之民數寇我疆王宜禁之商賈不通王宜通之與之循唐宋故事脩好如初又命曰朕聞其君臣上下咸知奉佛敬僧非汝僧不足以取信彼有禪教僧欲訪道中國悉使之來無禁惟汝二人往哉無忽即賜之三衣與十八淨物之切於用者又恐至彼言語不通選關東禪僧之在中國者得東山長老椿庭壽公中竺藏主權中巽公以其參方有行命貳以行某謂通國使命佛所戒也使無補于佛之教而欲犯佛之戒某雖死弗爲也今皇帝既以我爲可信而遣之則是我持不妄戒也勸人禁寇不盜戒也脩兩國之好使商賈交通民安其生兵不加境不殺戒也持佛之戒而爲帝者使則是爲佛之使也故承命之日以此而不辭云云五月廿日命舟四明五日至五島五日而抵博多



右大明天寧寺住持仲猷諱祖闡瓦官教寺長老無逸諱克勤奉使來久寓筑紫因瓦官寄日本天台座主書中所述如此先是二度遣使齋詔書來然關西不通之故命瓦官天寧兩長老直告來意耳大祖眷眷於日本可觀也

後小松院明應三年壬申答朝鮮書此以下二書絕海撰

日本國相國承天禪寺住持沙門某端肅奉復高麗國門下府諸相國閣下仲冬初貴國僧覺銳來將諸相國命達書于我征夷大將軍府諭以海寇未息兩國生釁此事誠如來言海隅民敗壞教化實我君臣之所耻也今將申命鎮西守臣禁遏賊船放還俘虜必當備兩國之鄰好永結二天之歡心實所願也然而我國將臣自古無疆外通問之事以是不克直答來教仍命釋氏某代書致敬非慢禮也今遣臣僧壽允久細陳情實乞僉察焉不宣明應三年壬申十二月廿七日

善隣國寶記卷之上終

善隣國寶記卷之中

應永五年諭朝鮮書

告諭大內左京大夫朝鮮國使者遠嚙國命逾海來聘幣甚厚而禮甚至尤可嘉尚焉今將歸國反命附往不腆土物少答盛意焉以為好也此者九州違命之小醜既伏其罪次

當遣偏帥盡殲海島殘寇以通往來舟船而結兩國歡心也爾其勉之大藏經版此方頃年刊之孔艱而未克全備彼方現刊者摹刻極精為之不能無希求今大允我所求蓋法寶東漸有時也甚甚感感銅鐘巨者藥物良者附舶寄來否法器停幽冥苦而人濟仁壽域則皆彼方之賜也已上件件大夫能傳此意慎勿失墜

應永五年八月日

應永八年

日本准三后某

上書

大明皇帝陛下日本國開關以來無不通聘問於上邦某幸秉國鈞海內無虞特遵往古之規法而使肥富相副祖阿通好獻方物金千兩馬十匹薄樣千帖扇百本屏風三双鎧一領筒丸一領劍十腰刀一柄硯篋一合同文臺一箇搜尋海島漂寄者幾許人還之焉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大明書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覆載之間土地之廣不可以數計古聖人疆而理之於出貢賦力役知禮義達於君臣父子大倫者號曰中國而中國之外有能慕義而來王者未嘗不予而進之非有



他也所以率天下同歸于善道也。朕自嗣大位，四夷君長朝獻者，以十百計，苟非戾於大義，皆思以禮撫柔之。茲爾日本國王源道義，心存王室，懷愛君之誠，踰越波濤，遣使來朝，歸進流人、貢寶刀、駿馬、甲冑、紙硯，副以良金，朕甚嘉焉。日本素稱詩書國，常在朕心。第軍國事殷，未暇存問。今王能慕禮義，且欲為國敵，愼非篤於君臣之道，疇克臻茲。今遣使者道彝，一如班、貢，大統曆俾奉正朔，賜錦綺二十四匹，至可領也。嗚呼！天無常心，惟敬是懷。君無常好，惟忠是綏。朕都江東，於海外國，惟王為最近。王其悉朕心，盡乃心思，恭思順以篤大倫，毋容逋逃，毋縱姦宄，俾天下以日本為忠義之邦，則可名于永世矣。王其敬之，以貽子孫之福。故茲詔諭，宜體眷懷。

建文四年二月初六日

同九年

日本國王臣源

表。臣聞太陽升天，無幽不燭。時雨霑地，無物不滋。矧大聖人，明並曜英，恩均天澤，萬方嚮化，四海歸仁。欽惟大明皇帝陛下，紹堯聖神，邁湯智勇，戡定弊亂，甚於建領，整頓乾坤，易於返掌，啓中興之洪業，當太平之昌期，雖垂旒深居，北闕之尊，而

皇威遠暢，東濱之外，是以謹使僧圭密梵雲明空通事徐本元、仰觀

清光，伏獻方物，生馬貳拾匹，硫磺壹萬斤，馬腦大小參拾貳塊，計貳百斤，金屏風三副，槍壹千柄，太刀壹佰把，鎧壹領，匣硯一面，并匣扇壹佰把，為此謹具。

表

聞臣源

年號 日 日本國王臣源

右應永八年以來，兩國通信，建文永樂兩朝，來書數通，見于左方。然日本書表，今纔得二通。此表其一也。表末不記年號，蓋天倫一菴歸國，日日本又令密堅中隨之行，恐此時表乎，又不知此表何人製之，所笑雲曰：天龍寺永育書記堅中弟子，嘗謂人曰：我師三通使命於大明，其表皆我師所作也。予謂此說必然，堅中壯年遊大明，能通方言，歸朝後，屢通使命，如其應永年中，隨天倫一菴行，則謝建文帝來使之意也。然及至彼國，永樂帝新即位，天倫一菴為前帝使，纔入國耳，不得反命，於是堅中號賀新主之使，仍通此表也。彼國以吾國將相為王，蓋推尊之義，不必厭之。今表中自稱王，則此用彼國之封也。無乃不可乎。又用臣字，非也。不得已，則日本國之下，如常當書官位，其下氏與諱之間，書朝臣二字，可乎。蓋此方公卿恒例，則臣字屬於吾皇而已。可以避臣於外國之嫌也。又近時遣大明表末，書彼國年號，或非乎。吾國年號多載于唐書玉海等書，彼方博物君子，當知此國自中古別有年號，然則義當用此國年號，不然，摠不書年號，惟書甲子乎。此兩



國上古無年號時之例也。凡兩國通好之義，非林下可得而議者。若國王通信，則書當出於朝廷，代言之乎。近者大將軍為利國故，竊通書信，大抵以僧為使其書亦出於僧中爾。大外記清三位業忠近代博學之士也，與予從遊者二十餘年矣，以向所謂年號及朝臣二事告之，三位以為是，且記於此論，異日預此，事者云。

同十年

大明書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天地之中，華夷一體，帝王之道，遠邇同仁。昔者虞、夏誕敷，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周室方興，無有遠邇畢獻方物，不能外於範圍，咸得蒙其福澤也。咨爾日本國王源道義，知天之道，達理之義，朕登大寶，即來朝貢，歸嚮之速，有足褒嘉，用錫印章，世守爾服，眷茲海甸，密邇東郊，素稱文物，慕尚詩書，朕今命爾，惟謙勤可以進學，惟戒懼可以治心，惟誠敬可以立身，惟仁可以撫衆，惟信可以睦鄰，惟忠順可以事上，惟德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於戲，朕守帝王之道，仰承天地之仁，堅事大之心，亦有無窮之福，永惟念哉，毋替朕命。

永樂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同十一年

大明書

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道義使臣回言，王脩惠樂善，忠良恭謹，朕深爾嘉，又能遵奉朝命，禁止壹岐對馬諸島之人，不為海濱之害，用心勤至，尤為可嘉，自今王更宜戒戢其民，使皆就農樂業，王亦有無窮之令名，故勅。

永樂二年十二月初二日

同十三年 大明書

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道義，朕惟天生萬物，覆育無不周，君統萬方，仁恩無不被，古之帝王，體天之惠，順物之情，以為治而天下之民咸得其所者，率由是道，朕荷上天眷命，皇考聖靈，福延朕躬，君主天下，凡海內海外，皆朕赤子，咸欲其安寧，以遂其生，即位之初，遣詔諭王，明示朕意，王克欽承效順，識達朕心，報使之來，懇款誠至，朕念王稟資淳懿，賦性聰明，惠行超乎國人之上，信義著乎遠邇之間，非惟朕心所悅，實乃天心所鑑，庸賜印章，申之以誥命，重之以褒錫，比歲及今，屢遣朝貢，誠意益至，敬謹愈加，寔能恭順上天，下福爾土，真可謂賢達矣。近者使臣由王國回言，王嘗夢見朕皇考，蓋以皇考神靈在天，鑑觀四方，無遠弗屆，王心寢寐，不忘恭敬，精神感格，故形為神夢，朕皇考爾夢於王，即所以監臨於王也。皇考監臨，即天之監臨也，豈惟王一身之慶，將見王之子孫國人，皆有無窮之慶，且以王之感格于朕皇考之心，與上天之心者言之，若對馬壹岐等遠島，海寇出沒，劫掠海濱，朕命王除之，王即出師殲其黨類，破其舟楫，擒其渠魁，悉送京師，王之尊敬朕命，雖身在海外，而心實在朝廷，海東之國，從古賢達，未如王者，朕心喜慰，深用褒嘉，自今海上居民，無劫掠



之虞者、王之功也、如此、豈不可以上合天心、與朕臯考之心乎、王之令名、自茲永著、光昭青史、傳於不磨、豈惟王一身、有無窮之譽、雖王之子孫、世濟其美、亦永有無窮之譽矣、今遣使諭朕茲意、加以寵錫、王其益懋厥惠、以副朕懷、故諭、

永樂四年正月十六日

同十四年 大明書

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道義、朕誕撫萬方、愛養黎庶、一視同仁、無間彼此、咸欲其無寇攘、災沴之虞、無飢寒疾疢之苦、老者得養、幼者得息、暨鳥獸魚鱉、飛走蠕動、跋行喙息之類、咸欲其生遂、此上天之道、仁政之大也、故四方萬國之來庭者、諄諄誨諭、欲其上順天心、保郵生靈、惟王資性溫淳、敦厚周慎、惠和膚敏、恭儉慈仁、聰明特達、而賢聲素彰、律已愛民、而善道益著、奉藩守職、欽承罔違、昔者海寇攘竊、肆虐邊隅、彼此爲梗、民罹其殃、朕命王殄滅之、以除蟲蠹、王即發兵掩捕、破其舟艦、戮其黨與、擒其首賊、遣人繫送來京、而渠魁遠竄、海島偷息、鯨波魚蝦出沒、莫適其鄉、舟楫猝不能及、鋒鏑猝不能加、施之以惠、不能以懷、動之以威、不能使畏、王乃晝夜謀思、至忘寢食、四出追襲、百計以擒之、茲焉遣使上表、獻俘于庭、詞意懇惻、哀情溢見、朕覽讀再三、甚深慰悅、嘉歎不已、王之忠誠、可以貫金石、可以通神明、允合天心、式慰朕望、自今海隅肅清、居民無警、得以安其所樂、鷄豚狗彘、舉得其寧者、皆王之功也、眷茲偉績、寤寐不忘、臨風顧懷、良切于中、夫治天下國家者、能體天地生物之心、去灾捍患、使天下國家大安、萬民熙皞、切莫大焉、則天心悅鑒、使享有無窮之

福、子子孫孫不替、益盛、此爲善之報、理固然也、王之脩身、体道樂善不倦、昭令惠於東島、(嶋)播芳譽於中國、垂光青史、與天地悠久、誠所謂賢人君子、有志丈夫哉、日本自有國以來、如王之賢達者、蓋未之有也、自古賢者、無不好善、而好善者、無不蒙福、若王之好善、則必享有福祿、永永無窮矣、茲遣人以勅諭王、申以寵賚、用致朕嘉獎之意、王懋膺隆替、眷体朕至懷、故諭、

永樂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同十五年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祇膺大命、統

御萬方、体天地之仁、衍生民之福、若有賢哲、材智敦敬、天事大之惠、重保土恤民之心、則恩寵之隆、昭于無極、斯帝王旌勸之大公也、故日本源道義、慈惠恭和、聰明特達、持身有禮、處事有義、好善惡惡、始終一志、敬天事上、表裡一誠、負弘偉之度、懷卓犖之才、仁厚洽於國人、賢惠昭于遠邇、自朕御極、以來、忠敬之心愈隆、職貢之禮有加、無替、遵奉朝命、斯頂不稽、竭力殫心、惟恐不及、殄寇盜於海島、安黎庶於邊隅、並海之地、鷄犬得寧、烽警不作、皆王之功也、蓋王忠順之誠、皎若日星、堅若金石、上逼於天地、幽徹於鬼神、跡其有國以來、未有如王之盛、何告終之奄及、諒悼惠之難忘、稽行易名、宜隆恤典、今特賜諡、曰恭獻、



於戲人以真貴、德因謚顯、國家之寵命、人生之至榮、王之生也、賢周於身、昭於上下、歿也美名揚於世、流於無窮、豈非光明俊偉、傑然丈夫哉、靈若有知、服茲嘉命、

永樂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同十五年

維永樂六年歲次戊子十二月甲戌朔越二十一日甲午皇帝遣內官周全渝祭于故日本國王源道義之靈曰惟王慈惠溫淑聰明特達持身有禮處事有義好善惡惡終一心敬天事上表裡一誠負弘偉之度懷卓犖之才仁厚洽于國人賢惠昭于遠邇自朕御極傾心歸向益處職貢之禮有隆無替恭承朝命斯湏不稽竭力殫心唯恐弗及用是殄寇盜於海島安黎庶於邊隅並海之地鷄犬得寧烽警不作皆王之功也蓋王忠順之誠皎若日星堅若金石上逼於天地幽徹鬼神自日本有國以來其士賢明未有如王盛者矣正當永享於安榮何意奄然而遽沒訃音之至實切悼傷耿賢德之難忘悵中心其曷已雖然有生者必有死陰陽晝夜皆理之常也王今歿於天年而賢惠之著騰於東蕃揚於朝廷勸之青史垂之後世殆與天地相為無窮王又何憾焉茲特遣人賜祭九原有靈庶克享之

同年

（勝定院殿）勅日本國世子源義持近國王源道義薨逝訃音來聞朕深慟悼茲特遣使賜賻想世子父子至親益難為懷并賜勅慰問世子其節哀順變勉力喪事以副國人之望故勅

絹五百匹

麻布五百匹

永樂六年十二月廿一日

同十六年 遣朝鮮書 殿中撰

日本國管領源道將拜覆

朝鮮國議政府左右政丞兩相公閣下

今年三月

貴朝專使至

所贈之物如數收之既

進達禮意之厚可勝言也茲者本邦不天去歲五月初六

先君即世

新主嗚哀百務暫廢故修報頌緩今將命者濡滯加之久旱種不土公府窘窶賓館藟米冷僕

當是時叨執樞府之事何啻泚顏而已哉雖然

嗣君仁儉海內無事兩邦通好不可與前時異先是西鄙島夷無賴之徒泛海為賊巨有

擾

貴國之邊者今已申命州牧固制之若有犯者罪當族誅勿為慮焉抑亦其方之民流落吾土而不能歸被虜略而為奴婢者自今以後必能檢視而護送之不肯食言也爰有一



件僕頃創構小刹佛宇僧房略備而法寶闕焉伏聞

貴朝一大藏教鏤板流布儻憐陋邦之乏少賜旨七千軸全備之藏則其恩其惠何日而忘之特遣周護書記德林藏主專達此意庶怨貪求之罪以附利濟之心亦柔遠之一端也如吾土所產或有所欲亦所不辭也遠冒威嚴請容焉季夏極熱萬冀爲國保重不宣

永樂七年六月十八日 日本國管領源道將拜覆

朝鮮國議政府左右丞相閣下

稱光院應永二十六年 大明書

使臣呂淵去歲奉國命齋勅書就帶倭人來日本國公幹令人通報國王命古幢長老到海濱未曾審詳來意長老旋車後一向信息不聞以此齋捧勅書回京師續有本國日向州人駕船一隻裝疏黃馬疋進貢因無國主文書不領今復蒙遣齋捧勅書就帶進貢番人一十六名同先來八名重來今有忠信之言將爲賢大夫告恐重譯弗詳故筆諸書付賢大夫王左右幸詳說之萬一

永樂拾柒年柒月拾叁日

余千戶郭千戶 通事周肇

同年 諭大明使者

征夷大將軍某告元容西堂今有大明國使臣來說兩國往來之利然而有大不可者本國

開闢以來百皆聽諸神神所不許雖云細事而不敢自施行也頃年我先君惑於左右不詳肥官口辯之愆猥通外國船信之問自後神人不和雨暘失序先君尋亦殂落其易簣之際以冊書誓諸神永絕外國之通問孰辜先君告命而犯諸神憲章哉去歲既命古幢長老往諭此意今有使而至蓋前諭之未達也又責以海島小民數侵邊圉是實我所不知也今倘云止之則前亦知而令之也豈有人主而教民爲不善者乎何不思之甚矣雖然遁逃亡命或竄身於夏絕之海島時時出害邊民者恐有之當命沿海之吏制焉西堂宜以此件款款說之

應永廿六年七月廿日

同前

同君曰夫與隣國通好商賈往來安邊利民非所欲乎然而余之所以不肯接明朝使臣者其亦有說先君之得病也卜云諸神爲祟故以奔走精禱當是時也靈神託人謂曰我國自古不向外邦稱臣比者變前聖王之爲受曆受印而不却之是乃所以招病也於是先君大懼誓乎明神今後無受外國使命因垂誠子孫固守毋墜其後僧使堅中與明朝行人偕來余欲不接之以其未如上事諭使臣亦爲吊先君來故違誓而趣之及乎使臣之歸令堅中爲諭此意不知未詳通乎去歲使船重來亦使等特長老重傳此趣使臣歸到本國胡不以此意達爾主耶余之所以不接使臣兼不遣一介者非敢恃嶮阻不服也順明神之意奉先君之命以行事耳昔元兵再來舟師百萬皆無功而



溺于海，所以者何，非唯人力，實神兵陰助，以防禦也。遠聞是事，必為怪誕。古來吾國之神靈驗赫，可不恐乎。事詳國史。今聞將以使者不通為辭，用兵來伐，使我高深城池，我不要。高我城，亦不要。深我池，除路而迎之而已。至夫寇掠邊圍，則遁逃之徒，竄於海島之間，者之所為也。欲討電滅颯逝，師還則烏合蟻聚，而不受吾命者也。捕而戮之可也。奚必帶而來哉。來書亦云，使臣至中國，或拘留或殺戮，聽爾所為。是何謂哉。吾不欲拘殺使臣，只要彼不來此不往，各保封疆。莊子曰：民至老死而不相往，若此之時，則至已不亦休。西堂以此意諭明朝行人，速回舟楫，幸甚。

應永二十九年 遣朝鮮書 此以下五通殿中撰

日本國源義持（勝定院殿）拜覆

朝鮮國王殿下，海路迢迢，久不嗣音。維時梅雨弄晴，槐風噓爽，共惟神衛森嚴，尊侯納倍萬之福。先是需釋氏藏經，皆得如願，無勝銘佩之致。今復有不盡之求，重請一藏，欲使此方之人植福於現當也。苟與其善，願以七千卷全備之典，則雖以剝寶見付，未足為比焉。不腆土宜，具于別幅，惟希函格閑休，式符真禱，不宣。

應永二十九年五月日

同三十年 遣朝鮮書

日本國道詮再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專使回，所需藏經，與回禮使同到，喜慰可言哉。矧又祇領珍贖，感愧無量。玆

從使者之所請，搜索被虜人於處處，以歸之。今重遣專使，籌知客副使，齡藏主，別有所陳。此事雖似得隴望蜀，要修隣好，寧可秘惜。聽貴國藏經板非一，正要請一藏板，安之此方，使信心輩，任意印施。若能運平等之慈，忘自他之別，願法寶以博其利，則豈非深福源。增壽岳之一端耶。苟得如所請，永以為好也。不腆土宜，具如別幅。麾頓為幸，敢冀茂迎川玉之祥，即膺天錫之祉。

應永三十年七月日

同三十一年 答朝鮮書

日本國道詮拜覆

朝鮮國王殿下，圭籌知客與回禮使偕至，奉答書并別幅，件件嘉貺，不勝銘感。然雅意所需者，即大藏之板也。其餘珍貨，積如山岳，又何用哉。故初唯留法寶，餘皆不欲留之。於是使臣屢以違禮絕信為辭，不欲齎去，所以不能回納而領之。自今以後，行李往來，不要以土宜為禮，唯脩隣好而已。互省國費，不亦可哉。次將發，專使中允西堂，再諭委曲。若能使大藏板流傳我國，何賜若此哉。秋暑未艾，伏冀為國自珍。

應永三十一年八月初吉

同三十二年

朝鮮國主李 禔 奉復

日本國殿下



使至

惠書獲審

動止康裕仍承

嘉貺欣感殊深所

需大藏經板只是一本且予

祖宗所傳不可從

命前書已盡惟

照察之不腆土宜具如別幅時候向熱冀

順序多福不宣

洪熙元年五月日

朝鮮國王李 禎

日本國道詮拜覆

朝鮮國王殿下海路天遙久阻音耗想神物拱衛慶源川增茲者叨効舊恩輒有稟讀吾州伊豆州秦錄山東福教寺者東方之靈區也故事以二月十六日修大法事號曰藏經會隣近數州之民皆奔走之雖然往古以來未能安置經本只設其會而已方今主寺務者號澄實法印思其缺典發大願心要求法寶於貴國乃以其事聞之於東方元師元師咨之於余余感其丹悃故發專使願送七千全備之經鎮此靈區則千秋萬歲利濟一方之民者

也豈非王者以仁治天下之一端乎苟能允許何賜如之不腆土宜具于別幅敢乞茂迎五福式副懇祈不宣

應永戊申三月日

永享(後華園院)四年遣唐表

天啓大明萬邦悉被光賁海無驚浪中國茲占泰平凡在率濱孰不惟賴 欽惟

大明皇帝陛下四聖傳業三邊又安助華繼體從昔所希宣光中興不圖復覩貢芻不入固緣幣邑多虞行李往來願復治朝舊典是以謹使某人仰觀國光伏獻方物爲是謹具表

同五年 大明諭日本使

皇帝勅諭日本國使道淵爾究通佛氏之旨曉達君臣之義在彼境內超於群倫比者以其國王之命遠涉海波來脩朝貢達其王敬

天之懷敷其王事大之心言調有章進止有禮從容恭謹朕甚嘉之今特授僧錄司右覺義之職俾歸本國住持天龍寺爾其益精善道闡宗風益堅至誠用副嘉獎欽哉故諭

宣惠八年六月初六日

同年 大明書

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義教(普光院)

朕祇奉



天命、嗣

祖宗、大位、以主兆姓、臨御以來、夙夜孜孜、惟

天惟

祖宗之心、体而行之、綏撫天下、一視同仁、是以、海內海外、凡日月、所照臨之處、慕義歸化、

悉順悉臣、今者王遣使道、奉表來朝、并獻方物、敬

天事、大具悉至誠、甚嘉之、惟王日本、表秉禮義、我國家肇造區宇、恭脩職貢、未嘗或怠、逮

爾、父王道義、事我

皇祖太宗文皇帝、恭謹之誠、貫于金石、是以

皇祖、天恩游加、亦超越夷等、載在國史、永永光華、爾父既沒、使命不通、蓋亦有年、王今嗣主

國事、獨能持忠孝之志、脩繼述之功、所謂卓然、聰明特達者也、雖古賢王、何以過哉、夫有厚

惠者、

天必錫之以厚福、王繼今務、益勤弗懈、將福祿之臻、豈可量哉、茲遣正使內官雷春、副使

內使裴寬、玉甫原、鴻臚寺少卿潘錫、行人高遷、齎勅往諭、并賜王綵幣等物、以示嘉悅之意、王

其勉之敬之、用副朕懷、故諭、

宣惠八年六月十一日

同六年遣唐表 大明宣惠九年甲寅 惟肖製之、

實隣脩好、所愧乘章、惟先、溟量包荒、何唯雜佩以報、爭覩使者、光采、則知官儀、中興、阡陌

踈瞻、山川增重、中謝、共惟、

皇帝陛下、奉天紹運、濟世安民、眷惟僻居於遐方、孰不興起於盛際、事大誠仍舊貫、權宜

要在更張、秋水長天、極目雖迷、上下、春風和氣、同仁豈阻東西、勿替斯言、克昌厥後、

同八年

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義教、

我國家統有天下、溥海內外、罔不臣服、

列聖相繼、無間遠近、一視同仁、爾、日本為國、東藩世脩職貢、益永益虔、我

皇考宣宗皇帝臨御之日、恩眷尤厚、今遣使中誓等、奉表來朝、并獻方物、禮意勤至、朕嗣承

祖宗、大寶、期與四海、群生、同樂雍熙、矧王篤於事、大、良可嘉尚、使者還、特賜王及王妃白

金綵幣、以答王意、王其欽崇

天道、仁恤有民、永保蕃邦、以副朕望、故諭、

正統元年二月初四日、

同十一年

朝鮮國王李 禔 奉書

日本國殿下、

孟秋猶熱、想

動靜佳勝、念惟我邦、隣於



貴國世惇舊好，第以海洋遼隔，久闕交聘，緬懷良深。遣臣僉知中樞院事高得宗、虎勇侍衛司大護軍尹仁甫、聊兼慶賀，以達遐悰，不腆土宜，具如別幅，切希留納，惟冀順時自重。

正統肆年柒月拾貳日，  
朝鮮國王李禔

同十二年 答朝鮮書

日本國源義教（善廣院殿）奉復

朝鮮國王殿下、

二使惠然，傳書遠至，千里恣恣，實如晤對，况異產多色，荷恩惟重，陋邦世修隣好，思仰之情，無日無之，然國步多艱，不通安訊者有年矣，方今四邊無事，ホトト迄可小康，爰慶賀欣感，倍恒非薄，方物見于別錄，聊表謝悃耳，伏希

采納，仲春尙寒，若時保齊，

龍集庚申春二月十九日

日本國源義教

彩書扇壹佰把、

金銅裝飾大刀者拾把、  
大紅漆木車椀大小計捌拾事、  
大紅漆淺方盆大小計貳拾事、  
紅漆黑漆雜色木桶貳箇、  
整

寶德三年遣大明表、

日本國王臣源義成

律應東風，懸知好道之

君出於

中國，木入南斗，具瞻殊常之識，驗於當

朝，是以傾葵藿之至誠，通鴻鴈之遠信，伏以、

大明

皇帝陛下，化孚有截，澤洽無垠，南桂海北冰天，西月躡東日域，同文同軌，相應相求，天戈所麾，無不賓順矣，臣源義成，欽承先志，紹知陋邦，守在遐方，專存外衛，屬國多虞，有稽職貢，見恕為幸焉耳，方今以允澎長老為專使，以僧芳貞為綱司，奉問皇家之安否，兼貢方物之不腆，願蒙嘉樹仰荷。



鴻祿謹奉

表以

聞、臣源、義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景泰二年歲次辛未、秋八月日、日本國王臣源、義成、

享德三年 大明、書

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義成、惟王聰明賢達、敬

天事、大以福、一國之人、良用爾嘉、朕恭承

天命、嗣登、大寶、主宰華夷、王又差、正副使允澎等、齎捧表文、并以方物來貢、見王之勤誠、

玆因

使回、特令、齎勅諭王、并賜王及妃銀兩綵幣、

王共休、朕至懷、故諭、

景泰五年正月初九日、

右寶德三年辛未、遣使於大明時、報書也、此、時無別幅、所成方物、皆記于斯、書末、今分置

于下卷諸別幅中、

康正二年丙子

日本國義政端肅拜覆（慈照院殿）

朝鮮國王殿下、聖度如天、堯海歛浪、實無任欣荷之至、今特差遣使者永嵩西堂、全密西堂、惠

光藏主等、聊修隣好、少寓慶悵、伏幸、徹高明之聽、比年以來、使者相繼、音耗靡絕、深慰瞻仰之私、仍告、吾方有寺曰、建仁、蓋國初禪刹、以為祈福之靈場也、所遣嵩密二西堂、隸名此寺也、久是以有起廢之志、玆、行得便、式告大王、切望特賜矜憐、便獲大王、仁化覃遠也、不腆、土宜、具如別幅、收錄惟幸、春煒標季、伏希、若時保重、萬福、

同年 遣朝鮮書

日本國源、義政 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治國以來、帶國印、通使命、而需大藏經并諸色、貨皆捆載以歸、無虛歲焉、固上國之賜也、不勝感幸、今差遣盧圓通事、齎不腆之土宜、以修隣好、萬萬寬恕、爰我國、行人、先是於

大明國、事頗不軌、然而

聖恩寬宥、特屈刑章、故及歸國、日以加囚禁、來歲必聘、專於

大明之庭、揚對天之闕休、仰無前之偉績、進貢方物、以謝前時之罪、幸不遐弄焉、伏聞、

上國之於大明、疆域連接、聘問交繁、請為我先容、以通夙夜之心、亦善于隣者、莫如焉、幸甚

幸甚、所封進者、具于別幅、謹書、

寬正元年庚辰

朝鮮國王李瑛奉復

日本國殿下、



使至得

書兼承

厚賜爲慰殊甚、洋海相阻、不克以時聘問、

王乃屢遣信使、踐修舊好、非慎重交隣、不能爾也、

朝貢

上國事、已爲

王

奏達、不腆幣產、謹付回价、聊布謝悰、

領納爲幸、餘冀

順序保裔、

天順三年貳月初一日、

朝鮮國王李瑛

同二年 朝鮮書

朝鮮國王李瑛奉書

日本國殿下、

貴國與弊邦、雖阻滄溟、世講隣好、自寡人即位、亟遣信使、益致殷勤、禮宜報聘、カキカキ肆於年前冬拾月、遣命知中樞院事宋處儉、大讓軍李宗實、

齋大藏經一部、法華經貳部、金剛經二部、金剛經拾柒家解二部、圓覺經二部、楞嚴經二部、心經二部、地藏經二部、起信論二部、永嘉集貳部、證道歌二件、趙學士書證道歌二部、高峰禪要二部、反譯名義二部、成道記二部、并土宜、小鍾二事、雲板二隻、銅鈸伍部、磬子伍事、石燈蓋伍事、鞍子一面、諸緣具黑細麻布二拾匹、白細苧布二拾匹、白細錦繡二拾匹、藍斜皮一拾張、人參一伯觔、豹皮、心虎皮、邊狹皮、裏、座子一事、豹皮一拾張、虎皮一拾張、雜彩華席一拾張、滿華席一拾張、滿華方席一拾張、松子肆伯觔、清蜜伍斗、表忱偕

貴使秀彌、前去、不幸海上遇颶風、使船未知漂往何處、副使、船則沈沒、唯

貴使、舡得脫、泊對馬島、遣其舡主與三郎報云、書契與禮物俱失、玆用心惻、聊達事由、儻

漂舡獲到

貴境、惟望

矜恤護還、或其遺屍、漂冑涯岸、亦

令取瘞、且於琉球國地面、遍

行訪尋、萬一偶泊存活、

刷還爲幸、餘冀

爲國珍裔、

天順肆年三月二拾捌日、



朝鮮國王李瑒

寬正六年乙酉 遣大明書

瑞溪和尚製

黃河北流一清以生

上聖白日西照再中以發

皇明既

安億兆之心孰敢二三其

德共惟

大明皇帝陛下統接千載

威加四方

重熙累洽誕

膺昌期合慶同歡覃

及弊邑渺茫海角雖不隸

版圖中咫尺

天顏猶如在

輦轂下茲遣專使清啓長老謹捧方物親趨

闕庭伏望

寬容曲

體位 尊卑

賜省察謹

表以

聞

右寬正五年甲申二月十六日陰涼軒真葉西堂來傳可製大明信書之公命且曰永享年中  
兩回遣使大明皆惟肖和尚製表今其例也予曰老來拋筆硯久矣矧惟肖例非擬倫乎彼  
此非予所堪雖然公命既降不得已爾同年六月陰涼使者集箴首座來曰大明正使近  
日當赴筑紫請賜表草以淨書便付之去近商舶自高麗回者曰大明正統王復即位蓋  
此王獵遊深入胡國境爲之所留久不得還故其克即位景泰王是也爾後購還正統  
王同在北京今景泰王崩其太子早世次子太幼是以正統王重即位改元天順云云故表  
中有白日再中之語日再中見于漢郊祀志又李白詩曰大駕還長安兩日忽再中言玄宗  
肅宗再入都爾凡遜位之君再登寶祚則除唐中宗睿宗大元文宗之外不見于史焉文  
選運命論曰黃河清而聖人生注云黃河千年一清予以言大明創業際于聖人千年之運按  
元史順帝至正十五年乙未大明高祖起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同二十一年庚子十一  
月黃河清三日同二十七年元亡則河清豈非大明之應耶所謂河一清日再中遠頌高祖  
德近記今王實而已然此外少寓微意凡河出於西而歸于北似有朝宗之心日出於東  
而臨于彼豈非光被之義耶李白詩曰黃河走東溟又曰黃河落天走東海彼方指此  
方爲東海予取於此也又此國既號日本又曰日域曰日東則以日屬于我國未爲認



乎、永亨(享カ)六年、惟肖所製表曰、秋水長天、極目雖迷、上下、春風和氣、同仁豈阻、東西、此述海上渺游之境、然兩國上下、不可定之意、在于言外乎、凡人言外寓意者多矣、東坡、遙知叔孫子、遠致魯、諸生之句、含不致二人之意、山谷我詩似曹鄴、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之句、含楚雖大、不列于十五國風、中之意、以上二詩之意、共見于后人、評、又陸雲入洛、王武子食前有羊酪、問陸雲曰、吳中何以敵此、答曰、千里、尊羹、未下、鹽豉、後來陸放翁曰、尊菜最宜豉、所謂未下、鹽豉者、言下鹽豉、則非羊酪可敵、蓋盛言尊羹之美、爾、予謂、魏吳蜀昇峙之世、各有相爭之心、今王武子陸士龍問答、亦尚有昔時之意也、未下鹽豉之語、此亦含下鹽豉、則非羊酪可敵之意也、由是觀之、則惟肖上下之語、有以哉、予黃河白日之語、亦効響耳、既而又聞景泰王崩後、正統王、子即位、改元天順、非正統王、重祚也、然則日再中之語、無乃相違乎、但言正統王歸國、亦可乎、今、王其子也、述父王、事耳、矧李白兩日再中、兼言玄宗再入都之謂也、予先是撰善隣國寶記、略載兩國往來、貫然此表未、在記中、蓋表辭、若有如隋帝不悅者、則使者亦不能達命、此表同無用也、何似焚草哉、然正使天與既歸朝、惟阻兵未得入京、故追係之於製表之年也、

文正元年丙戌 遣朝鮮書

綿谷製之、

日本國源、義政 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兩邦千里、雖阻溟渤、使者、ラッ還來、猶如咫尺、苟有所須、セトムレ必賜

愈容、感幸之情、不可勝言、本邦南京、有教寺、名曰藥師、比年墮壞、風震雨凌、殆泣龍象、於是一衆相與謀曰、產薄力微、無由重興、非求助於

大邦、豈有他術哉、遂請以書為介、故遣正使融圓、副使宗禮等、ユイテ送諭其意、儻得

殿下之力、百廢一新、則豈非成東方一佛界耶、所謂淨瑠璃、亦善隣之寶也、土宜信物、具于

別幅、仲春漸暄、惟冀若時保愛、

龍集丙戌春二月廿八日

日本國源、義政

文明二年 遣朝鮮書 綿谷製之、

日本國源、義政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比年弊邑多難、事于軍旅、百邑未復、舊貫、故無遑修隣好、匪慢也、茲承

殿下、蚤奉天休、新踐寶祚、不翅恩加封內、矧亦驩及遐方、是以遣釋徒光以藏主、特述馳賀

之忱、兼謝間闊之罪、仍告舊印失之庫火、故用新刻、莫訝、請今後以此為信、不腆土宜、具

于別幅、采納惟幸、仲秋稍涼、以時保齋、

龍集庚寅八月廿八日

日本國源、義政

文明四年壬辰遣朝鮮國書 橫川製之、



日本國義政 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庚寅歲、弊邑特遣專使、蓋賀

新祚也、今年八月使還、

報書慇懃、嘉貺多之、無任感荷之至、茲承前年屬弊邑、艱虞、號細川伊勢兩氏之使者、發書請救、然而弊邑實不知之、是奸賊矯令所為也、必加囚禁、以謝其罪、今後通信、幸有新印、以此為驗可也、又承物色所求珍禽、

上國無之、更煩搜索、何賜過焉、抑弊邑有山、曰高野、高野有院、曰西光、安無量壽佛、像、相傳毘首羯磨所造也、主院事者、告曰、比年堂宇欹傾、上漏下濕、未奈之何、荷無

上國之助、安得復舊貫哉、故今差釋氏正球首座、運諭情實、其使百廢之地、變成十萬億、樂土、在斯、一舉豈非殿下化及遐陬也耶、不腆土宜、具于別幅、切希采納、不宣、

龍集壬辰冬十月二日

日本國源義政印也

奉書

日本國源義政印也

謹封

朝鮮國王殿下、

高麗書無可漏子、直封其書耳、此書一十六行、

別幅

裝金屏風貳張

綵畫扇貳伯把

長刀壹拾把

大紅漆木車椀大小計七十事

大紅漆淺方盆大小計貳拾事

蒔繪硯匣壹箇

鏡臺壹箇

酒壺壹隻

銚子提子壹具

鑿印也

文明六年甲午 遣朝鮮國書

日本國源義政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比年兩國、往來不絕、交修隣好、莫勝感幸之至、抑壬辰、載所遣使者、尙留滯上國、日夜望其歸、安否如何、萬萬不審、仍告先是、捧表文具、方物、朝貢大明國、且又求新勘合之符信、然弊邑適屬軍旅之事、報書并所求勘合、皆為盜賊所奪、不一到於此、況其餘乎、但得使歸、

橫川製之、



國耳、今又以事通信

大明、賴有

景泰年中、勘合、以此為驗、或不諭事者、置我於嫌疑之地耶、竊承、上國之於大明也、封域連、接、聘問頻煩、請紹介于我、以此事見告、則上國之賜孰加焉、故以士官性春為專使、往達其意、伏冀、察我懇求、垂仁采納、季秋霜冷、若時保愛、

龍集甲午年九月日

文明七年乙未遣大明表 橫川製之

日本國王臣源、義政、慈照院殿也上表

大明皇帝陛下、

日照天臨、

大明式朝、萬國、海涵春育、

元化爰及四方、

華夏蠻貊歸

仁、草木出魚、遂性、共惟

大明皇帝陛下、神文聖武、睿智慈仁、

皇家一統、車書攸同、弊邑多虞、鼓角未息、

禹貢山川之外、身在東陬、

洛邑天地之中、心馳

北闕、茲遣正使妙茂長老、副使慶瑜首座、謹捧方物、親承寵光、冀推丹衷、曲賜素察、謹表以

聞、臣源義政誠惶誠恐頓首謹言、

成化拾壹年乙未秋捌月廿八日

日本國王臣源、義政日本國王、印

上表

日本國王臣源、義政日本國王、印也 謹表

大明皇帝陛下、

別幅 自別幅、兩字到咨、一字、同幅書之、

馬肆疋

散金、鞞柄、太刀貳把

硫黃壹萬斤

馬腦大小貳拾塊

貼金屏風參副

黑漆、鞞柄、太刀壹佰把

槍壹佰把

長刀壹佰柄

鎧壹領

硯壹面并匣

扇壹佰把

計

奏討



成化五年伏奉

制書特

頒今填勘合并底簿等物

聖恩至重、手足失措、感戴感戴、然而弊邑搶攘、所謂給賜等件、皆為盜賊所剽奪、只得使  
者生還而已、爰有景泰年間所頒、未填舊勘合、請以此為照驗也、今後濫行、今填勘合者、必  
賊徒也、罪當誅死、抑銅錢經亂散失、公庫索然、土瘠民貧、何以賑施、永樂年間多有此、賜記  
之、又書籍焚于兵火、蓋一秦也、弊邑所須、二物為急、謹錄奏上、伏望俞容、書目列于左方、

佛祖統記全部

三寶感應錄全部

教乘法數全部

法苑珠林全部

寶退錄全部

兔園策全部

遜齋閑覽全部

類說全部

百川學海全部

北堂書鈔全部

石湖集全部

老學菴筆記全部

禮部

成化拾壹

日本國王印也

年

日本國

杏大字書之

予按國史、聖德太子攝推古、政始通信於隋朝、太子見隋書曰、此天子賜諸侯王書式也、然  
稱倭皇、皇字有禮、遂製報書、有東皇帝敬白西皇帝之語、又有謹白不具之語、蓋太子不

欲臣服又不欲絕好、其意可觀也、厥後桓武天皇朝、屢有遣唐使、如弘法傳教、皆隨國  
使、入大唐、此時恐無天子書、而惟使者以通事、諭來意乎、至于鳥羽院、代大宋國附商  
客、孫俊明鄭清等通書、因命諸儒議之、終無報書矣、然則平氏重盛施黃金於育王、源氏  
實朝求佛牙於能仁、平氏時宗請建長、住持於明州、牧亦皆非兩國王相通也、由是觀之、推  
古以來、東皇西皇抗行之義、于今惟同焉、元朝令蒙古軍來侵我西鄙、戰不利而退矣、大  
明太祖老皇帝屢遣使者齎詔書、來告開國建大明、號而太宰府不聞于朝、使者不得入  
京師而歸矣、老皇帝知吾國王臣皆信佛法、密命天寧禪寺住持闡仲猷、瓦官教寺住持勤無  
逸來諭、通好、當知唐宋時、吾國未聽命也、應永初、筑紫商客肥富自大明歸、陳兩國通  
信之利、於是大將軍源朝臣義滿（鹿苑院殿也）、便以肥富為使者、始通信書、獻方物、故大明  
建文帝遣禪教長老天倫一卷來、將軍又遣密堅中隨天倫一卷行、船未達大明、而建文帝  
內難、叔父燕王即位、改元永樂、堅中能通使命而歸、從此連年兩國使者往來、憧憧、今所謂  
勘合者、蓋符信也、此永樂以後之式爾、九州海濱以賊為業者、五船十船、號日本使、而入大  
明、剽掠瀕海郡縣、是以不持日本書及勘合者、則堅防不入、此惟彼方防賊、此方禁賊  
之計也、自古兩國商舶來者、往者、相望於海上、故為佛氏者、大則行化唱道之師、小則遊  
方求法之士、各遂其志、元朝絕信之際、尙爾、況其餘乎、有勘合以來、使船之外、決無往來、  
可恨哉、

文明二年、龍集庚寅、臘月二十三日、臥雲八十翁瑞谿周鳳書于善隣國寶記後

中終



善隣國寶記卷之下

別幅

皇帝頒賜

日本國王

白金貳百兩

粧花絨綿四匹

四季寶相花藍一匹

細花綠一匹

細花紅貳匹

紵絲二十四匹

織金胸背麒麟紅乙匹

織金胸背獅子紅一匹

織金胸背白獺綠乙匹

晴花骨朶雲青一匹

晴細花綠四匹

晴細花綠一匹

晴細花青一匹

素青三匹

素紅二匹

素綠三匹

羅二十四匹

織金胸背麒麟紅一匹

織金胸背獅子青一匹

織金胸背虎豹綠一匹

織金胸背海馬藍一匹

織金胸背海馬綠一匹

素紅五匹

素藍三匹

素青三匹

素柳綠二匹

素柳青一匹

素砂綠一匹

素茶褐一匹

紗二十四匹

織金胸背麒麟紅一匹

織金胸背獅子紅一匹

織金胸背白獺青一匹

織金胸背海馬綠一匹

織金胸背虎狗綠一匹

晴花骨朶雲紅一匹

晴花骨朶雲青二匹

晴花骨朶雲藍二匹

晴花骨朶雲柳青一匹

晴花骨朶雲綠二匹

晴花八寶骨朶雲綠一匹

素綠一匹

素紅一匹

素青一匹

彩絹二十四匹

綠七匹

紅七匹

藍六匹

王妃

白金壹百兩

粧花絨錦二匹

細花紅一匹

四季寶相花藍一匹

紵絲十匹

織金胸背犀牛紅一匹

織金胸背海馬青一匹

晴花八寶骨朶雲青一匹

晴細花紅一匹

晴細花青一匹

晴細花綠一匹

素青一匹

素紅二匹

素綠一匹

羅八匹

織金胸背獅子青一匹

織金胸背虎豹紅一匹

素藍二匹

素紅二匹

素青一匹

素柳一匹

紗八匹

織金胸背獅子綠一匹

織金胸背犀牛紅一匹

暗花骨朶雲藍一匹



暗花骨朵雲青一匹  
彩絹十匹

素紅二匹

紅三匹

綠四匹

藍三匹

宣德八年六月十一日

皇帝特賜日本國王并王妃、

硃紅漆彩粧戲金轎一乘

大紅心青邊織金花紵絲，坐褥一个

脚踏褥一个

硃紅漆戲金，交椅一對

脚踏褥二个

硃紅漆戲金，交床二把

大紅羅銷金梧桐葉，傘二把

大紅心青邊織金紵絲，坐褥二个

大紅瀾瀾連雲一匹

大紅骨朵連雲一匹

翠藍靈芝骨朵雲一匹

大紅靈芝骨朵雲一匹

深靈芝骨朵雲一匹

土色骨朵連雲一匹

渾織金羅拾匹

柏枝綠香草寶相一匹

大紅骨朵連雲一匹

黑綠靈芝骨朵雲一匹

深青靈芝骨朵雲一匹

深青瀾瀾連雲一匹

藍青八寶飄脚雲一匹

深青纏枝金連一匹

渾織金紗拾匹

翠藍靈芝骨朵雲一匹

柏枝綠香草寶相一匹

藍青靈芝骨朵雲一匹

深青瀾瀾連雲一匹

大紅瀾瀾連雲一匹

大紅八寶雲一匹

黑綠八寶雲一匹

黑綠瀾瀾連雲一匹

黑綠香草寶相一匹

深青瀾瀾連雲一匹

明綠瀾瀾連雲一匹

綵絹參百匹

大紅參拾匹

深桃紅參拾伍匹

淺桃紅參拾伍匹

青壹百匹

木紫壹百匹

銀盃等器貳拾件

銀盃貳面，銀酒壺貳箇，銀茶瓶貳箇，銀漱口盃貳箇，銀酒盃貳箇，銀茶匙拾貳把，銀匙貳把，

各色絲綵綉圈金各樣花鏡袋拾箇

大紅花壹箇，黑綠茶花壹箇，黑綠肆季花貳箇，硃紅漆戲金寶相花摺疊面盆架貳座，鍍金事件全

古銅點金斑花瓶貳對，古銅點金斑香爐貳箇，象牙彫荔枝烏木捍癢合子貳箇，香兒壹百个，硃紅

漆戲金梳貳拾个，橐全黑漆戲金梳貳拾箇，橐全鮎灯籠肆對，雲頭桃竿全龍香墨貳拾笏，

青廣信紙伍百張

兔毫筆參百枚

各樣牋紙壹百枚

深銀紅色拾張

柳黃色拾張

粉紅色拾張

山各色拾張

蜜褐色拾張

鷹背褐色拾張

藕絲褐色拾張

葱白色拾張

白粉色拾張

牋拾張

蛇皮伍拾張

猿皮壹百張

虎皮伍拾張

熊皮參拾張

豹皮參拾張

芥香拾箱，每箱伍拾片，共伍百斤、

鸚哥貳拾箇



宣德捌年陸月拾壹日

日本國今填、本字壹號勘合壹道、爲

恩事、宣德捌年陸月初拾日、准

禮部、日字壹號勘合咨文該、

欽差內官雷春等、齎捧

誥命并給賜等物、勘合底簿、欽遵逐壹照數、領外、今差正使、恩表并進貢、方物、開坐頂、到咨者、

今開、

壹謝

恩表文壹通、齎繳永樂年號本字、勘合伍拾派通、同日字、勘合壹百通、底簿壹扇、

壹貢獻、方物 馬貳拾匹 撒金、鞘、太刀貳把 硫黃壹萬斤 馬腦大小貳拾塊 金屏

風參副 鎗壹百柄 黑漆、鞘柄、太刀壹百把 長刀壹百柄 鎧壹領 硯壹面并匣扇壹

百把

壹、差去、正使壹員

右咨

禮部、

宣德玖年捌月貳拾參日、

咨

皇帝頒賜

日本國王、

銀貳百兩

粧花絨綿

細花紅壹匹

毬紋花青貳匹

毬紋花紅壹匹

紵絲

織金胸背、麒麟青壹匹

織金胸背、麒麟紅壹匹

織金胸背、白釋青壹箇

織金胸背、白釋綠壹匹

織金胸背、白釋紅壹箇

晴花青壹个

晴花綠壹箇

晴花紅一个

素青參个

青綠陸箇

素紅參个

紗

織金胸背、麒麟紅壹个

織金胸背、麒麟青壹箇

織金胸背、麒麟綠一箇

織金胸背、獅子紅一个

織金胸背、獅子綠一箇

晴花紅參箇

晴花青三匹

晴花綠三匹

晴花藍三匹

素紅一匹

素青一匹

素綠一匹

羅

織金胸背、麒麟青一匹

織金胸背、麒麟紅貳匹

織金胸背、麒麟綠一匹

織金胸背、獅子紅一匹

素綠三匹

素藍三匹

素紅肆匹

素青肆匹

彩絹紅派匹

綠陸匹

藍派匹



王妃

銀壹百兩粧花絨綿

如意葵花綠一匹

毳紋寶相花青一匹

紵絲

織金胸背、麒麟青一匹

織金胸背、白釋紅一匹

素青貳匹

素綠肆匹

素紅貳匹

紗

織金胸背、麒麟紅一匹

織金胸背、獅子綠一匹

晴花藍一匹

晴花青二匹

素青一匹

素紅一匹

羅

織金胸背、麒麟青一匹

織金胸背、獅子綠一匹

素青貳匹

素紅一匹

素藍壹匹

正統元年貳月初肆日、

日本國今填、本字清號、勘合壹道、爲朝

貢、事、今將本船、裝載方物、并人員姓名開、坐于后、須到咨者、今開、

壹、衣文壹道、

貢獻、方物

壹、馬貳拾匹、撒金、鞞柄、太刀貳把、硫黃壹萬斤、馬腦貳拾塊、貼金、屏風參副、黑漆、鞞柄、太刀

壹百把、槍壹百柄、長刀壹百柄、鎧壹領、硯壹面、并匣扇壹百把、  
壹、專使壹員

綱司 居座 從僧 土官 通事 從人 船頭壹名 水夫

右咨

禮部、

景泰貳年捌月日、

咨

皇帝給賜日本國王、

銀貳百兩

絨綿龜勝團花大紅壹匹

寶相花大紅壹匹

毳紋花深壹匹

細花柳黃壹匹

紵絲

晴花骨朶雲青貳匹

晴花骨朶雲黑綠貳匹

晴花骨朶雲柳青貳个

晴花骨八寶柳青貳匹

晴花骨朶雲八寶青貳个

晴細花柳青貳匹

晴細花淺桃紅壹箇

晴細花柏枝綠貳匹

晴細花深桃紅壹个

素丹礬紅貳个

素深青貳个

青黑綠壹箇

綵絹 藍添箇 紅添箇 綠拾箇

紗



晴花骨朵雲藍肆箇  
晴花骨朵雲明綠貳个  
晴細花深青壹箇  
太紅貳箇  
黑綠肆箇  
深青肆箇  
柳青參箇  
鶯哥綠壹箇  
紗綠肆箇  
深桃紅貳箇  
王妃  
銀壹百兩  
絨綿龜勝團花深青壹匹  
牡丹花丹礬紅壹箇  
絳絲  
晴花骨朵雲柳青壹箇  
晴花骨朵雲青一箇  
晴細花丹礬紅參箇  
晴細花藍貳箇  
素官  
綠貳箇  
素丹礬紅貳箇  
綵絹緣參箇  
藍壹箇  
紅參箇  
紗  
晴花骨朵雲藍青貳箇  
晴花骨朵雲深青壹箇  
晴花骨朵雲黑綠壹箇  
晴花細柳青壹箇  
晴細花明綠壹箇  
素深青壹箇  
素黑綠壹个  
羅  
大紅貳箇  
柳青貳个  
黑綠貳箇  
柏枝壹箇  
深貴壹箇  
奏討  
古銅  
大香爐貳箇、共重壹千貳百肆拾斤  
古銅  
小香爐壹箇、重柒拾五斤  
黃銅  
方香爐壹箇、重貳拾壹斤  
黃銅  
磬壹口、重壹拾五斤  
黃銅  
花瓶壹對、共重肆拾柒斤  
鑄銀  
貳雙、共重參拾參斤  
黃銅  
花龜鶴壹對、重參拾壹斤

景泰伍年正月初玖日

壹百號、勘合底簿壹扇、付本國、差來專使允澎等齋回、外、擬合移咨、照依勘合底簿、內、欽定事理、欽遵、取掌、書填比對、今後如是、進貢、方物、毋得濫將、硫黃、壹概、報作、附搭之數、其、正貢、硫黃、亦不得過參萬斤、及差來、人員、務要擇其、端謹識達、大体執守禮法、者、前來、仍將、宣德年間、願去未填、勘合、并底簿、順便、差人、齋繳施行、須至咨者、

右咨

日本國、景泰伍年貳月十八日對同都吏李恭

咨 一 止

宣德日字號、勘合底簿一扇、本字號、勘合八十四道、齋繳還納、書籍銅錢仰之上國、其、來久矣、今求二物、伏希

周急

- 教乘法數全部
- 三寶感應錄全部
- 賓退錄全部
- 北堂書鈔全部
- 兔園策全部
- 史韻全部
- 歌詩押韻全部
- 遐齋集全部
- 張浮休畫壇集全部
- 遜齋閑覽全部
- 石湖集全部
- 類說全部
- 揮塵錄全部、附後錄十一局、第三錄、三局、餘錄一局、百川學海全部、老學菴筆記全部、



右咨

禮部

天順捌年捌月十三日

遣大明表文明十五年癸卯

日本國王臣 義政言

皇天后土齊歸

中花之風、甘露慶雲爭獻瑞麥之頌、不承

祖宗功業、以致社稷治安、欽惟

陛下、乃聖乃神、惟文惟武、

光輝堯舜、二典、度越漢唐、中興、顧其弊邑、雖荷國恩、憂在蕭牆、有稽朝貢、布

大明於天下、遐邇同仁、望長安於

日邊、始終一節、茲遣專使周璋長老、伏捧方物、親趨闕庭、仰望

聖慈、曲

察衷素、謹表以

聞、臣源、義政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成化拾玖年癸卯春三月日 日本國王臣義政

別幅

馬肆疋

撒金鞘柄、太刀貳把 硫黃壹萬斤

碼碯大小貳拾塊

貼金屏風參副

黑漆鞘柄、太刀壹佰把 槍壹佰柄

長刀壹佰柄

鎧壹領

硯壹面并匣

扇壹佰把

計

奏討

成化十四年

制書并給賜等物、一一拜納、無堪感荷之至、抑弊邑久承焚蕩之餘、銅錢掃地而盡、官庫空虛、

何以利民、今差使者、入

朝所求在此耳、

聖恩廣大、願得壹拾萬貫、以滿其所求、則賜莫大焉、謹錄奏上、愈容惟望、

右咨

禮部

成化拾玖年癸卯春三月日 日本國臣源、義政

遣朝鮮書、十三行行二十四字

日本國准三宮 道慶 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兩國通好何、代無之、而海路負阻、不克以時聘問、匪慢也、抑大藏經、吾國未得、銀板以行



苟有所欲必求之

上國爲賜不少，感荷感荷，仍告吾國越后州安國寺，廼北方植福之地也，以無藏殿爲缺典矣，掌寺務者，慨然有求藏起殿之志，可嘉，故今遣專使等，望首座等，選諭其意，儻得頒七千藏，以如願，則所謂毘盧法寶，從藏海流出，捆載而歸，善隣之寶，莫大於焉，不腆土宜，具于別幅，伏希采納，仲秋漸涼，若時保重，萬福。

龍集丙午八月四日

日本國准三宮 道慶

善隣國寶記卷之下終

善隣國寶記，梓成，或人携來，徵予跋焉，予云，

瑞溪禪師自製之跋，我豈添蛇足哉，時有待童數閱云，不繫某事於某年某月何哉，予云，是細事，不足記矣，此編只記隣好來往之槩而已，若要事實之詳，則歷代有國史，童曰，然則雖無此書可歎，答云，若夫國史篇帙浩瀚，而讀者欠伸，不易周覽，不若此書之簡且要矣，粗載數千歲之事，而不過數十紙，豈不便檢閱哉，童又指云，五帝三皇之書，火于秦氏之處，偶因徐福之觀光上國，而孔子全經，獨存于

日本，爾往々雜記於唐宋元明之書，是本朝盛事，而非細事，宜大書特書，以傳之不磨，今此書謂未審厥所，據則何哉，答云，嗚呼黃吻之童，何其黠哉，姬魚語，汝曾閱

禪師行狀云，凡無書不讀，々且無不鈔，纂之名刻楮集，無慮二百卷，撮大藏七千卷之要以作七卷，則厥他所鈔之書，豈可勝數哉，然欠此一件，則何哉，想是際禪師之在日，而歐集未流海東歟，抑又藏之公庫，以不施民間而已，否則豈漏禪師之書網哉，凡今學者薄於責己，以厚責人，我恐後生晚學之者，効侍童輩，故記聖經存于本朝之證，以應或人之需，云爾。

歐陽日本刀歌云，

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載于文忠公全集卷十五今畧始末

文獻通考及琅瑯代醉篇等載之，皆原于刀歌，且夫吳郡都穆，聽雨紀談云，朱氏於經傳多有訓釋，惟尚書則否，蓋以其多錯簡脫文，非古文之全也，蔡氏書傳序云，二



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則其、他固未之及、世所傳有朱子書說、蓋當時、門人、取語錄文集、中、語以成之、非朱子、意也、或人、謂、日本國有真本、尙書、乃徐福入海時所携者、予初未之信、後觀歐陽公日本、刀詩、則知、外國真有其、本、歐公之言、未必無據、朱子之不注者、豈以是耶、

丁酉之春三月上泚

西山塞馬閑人書

右善隣國寶記三卷以文正二年之刻版爲原本而望印行施句經一校合矣

明治三十四年八月

近藤圭造

### 續善隣國寶記

畠山殿副官人良心曹饋餉日呈書契

凡今原日本國大亂之起本矣、細川右京大夫源勝元、山名右兵衛督源持豐、國王一姓、累代之大臣、而左輔右弼、執朝家之權柄、喻如趙有廉藺、兩家爭威、連日有隙、將及戰鬪、則天下中分、士卒輻輳於京師者、不知其幾千萬之許、國王屢雖下和親之詔、而人多則勝天、滋蔓難圖、遂爲亂世矣、於此屬於勝元者稱東軍、屬於持豐者稱西軍、蓋其所居之地、以在東西也、東西張陣、旣在咫尺之間、方出先鋒、欲決雌雄、及此時、勝元不意、運奇策於帷中、而急圍宮內之四面、以入我軍營之裡、即深溝高壘、不使鳳輦龍旗出於外、則持豐一黨、中流失船、亦如斯乎、故與持豐比而黨者、舍甲弛弓、雖請降於國王之軍、而勝元稱謀逆之徒、不使受其降、西軍忿怒、含讎於勝元者、倍萬於舊日、雖似致不忠於君、不戰而何其息矣、西軍心中、實欲爲敵於君、則縱雖有百萬之師、天誅不可其共、豈其待歲月後滅沒矣哉、然則西軍、其無罪者歟、何其然乎、傳云、趙盾不出晉境、而有弑君之名、況今彼等群衆、不去京都、日夜戰鬪、流血漂杵、鼙鼓之聲、動天地者、旣及七年、上自王侯、下至士庶人、百辛千苦、國家日疲弊、何其以言語、足說之乎、雖然朝陽不侵、而螢燭自然熄光、初在西軍者、今降於東軍者、十其七八、未聞在東軍者、屬於西軍之黨、是乃天定、勝人之理也、如今所見、則西軍之徒黨、不過一兩年而亡者歟、爰畠山左京大夫義勝、始隨於從弟畠山右衛門督義就、在西軍、去年之春、國王密下詔、不俟駕而就召、由是越前越中能登、加賀、四州關塞、旣開行旅、自穩運糧於洛納、不異於平



日、北藩靜謐之功、但在義勝之一舉、故今忝官領之職、云々、  
右草狀一通、語言卑野、句讀難分、慚汗浹背、實雖不足備於閣下之尊覽、而通事人、只通世語耳、如是大議、以言語通者、歟、故記其大概奉呈、  
成化九年九月初二日啓

高麗之返書

奉復

朝鮮國王李 婁 謹封

日本國王殿下

朝鮮國王李

婁 奉復

日本國

王殿下、

弊邑與

貴國世講交道、及

王嗣業、數遣使以申舊好、在我

先王、嘗一遣使、使價報聘、中風沒、竟未得達、尋聞、

貴國干才不靖、道路梗塞、未復繼聘、又

辱惠辭意殷勤、副以

嘉貺、信義兼篤、感愧交切、今聞

貴國朝野清夷、然海路抄竊、尙有未戢、又不得即遣一介、以答

厚意、慚負、往者稱細川、伊勢兩氏之使、皆假

王命、來索兵費、第念救患分災、義所當急、不假、致疑於其間、茲承

來諭、乃知矯令所爲也、來使且言、非止我

國王之使、其稱諸大臣所遣、而來者多類此、仍以

殿下之意、請符爲驗、寡人亦以爲滄溟莫絕、縱有織僞等、易究覆、惟符可憑、乃分以象牙爲

符、十枚、中分之、將右畔就付回使、留其左、以爲他日之驗、後當聘問之時、必授符以遣、

貴國大臣、曾通信於我者、如或有遣使、亦且授符、以杜欺誑、豈非兩相幸哉、所索西光院助

緣、弊邑近年、連遭國恤、歲又不登、略備土產若干、聊以表懷、具如別幅、照恕、臘天寒酷、珍重

自愛、不宣、

成化十年十二月 日

朝鮮國王李 婁

白紙十、半折之、豎二尺、橫五尺三寸五分也、

別幅 十一折之卷之、一折五行、上押簡、  
有高野船歸時所酬日本而書之

正布五百匹



已下略之

整 白紙堅二尺、橫五尺、  
二寸、十一行折之、

奉復

朝鮮國王李 婁 謹封

日本國王殿下

朝鮮國王李 婁 奉復

日本國王殿下、

專使書問從審、

動履清勝、感慰交深、前遣信使、其時劃即回還、想已達、

貴境、

諭示朝

上國、請符驗事、頃因盧圓通事、傳言、為達、

朝廷、蒙准回報、

貴國、貢獻已通、不必紹介、且累瀆、

天朝、是懼惟

照領、余冀

自玉不宣、

成化十一年九月 日

朝鮮國王李 婁

別幅

綿紬參佰匹助緣

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義政、得奏本國經亂、公庫索然、要照永樂年間事例、給賜銅錢、賑施等

因事下禮部查、無給賜之例、而使臣妙茂等、復懇辭具奏、茲不違王意、特賜銅錢五萬文、付

妙茂等領回、至可取用、故諭、

成化十四年二月初九日

右一尺六寸五分、橫四尺六寸五分、黃色纈帶也、端上下雲行與同、前中央有龍、々前有珠、珠有光輝、裏有數金銀、不折而卷之、上以黃薄紙、恐本、裏其上又以薄絹、恐本、裏一箱納之、

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義政、

朕恭承

天命、嗣守鴻圖、以主宰華夷、惟王賢達、敬

天事、大特遣正使妙茂等、齎捧表文并馬匹方物來貢、具見王之勤誠、良可嘉尚、茲因使回、特

令齎勅諭王、并賜王及妃銀兩綵幣、王其體朕至懷、故諭、

給賜



國王

銀二百兩  
錦

大紅四寶四季寶相花一段 丹礬紅四季寶相花一段 柳青毬紋寶相花二段

紵絲  
織金麒麟五匹

大紅一匹 青二匹 黑綠二匹

素十五匹

深青八匹 黑綠七匹

綵絹

木紅十匹 藍十匹

紗

織金麒麟五匹

大紅一匹 深青一匹 黑綠三匹

素十五匹

深青暗花八匹 明綠暗花七匹

羅

織金麒麟五匹

大紅一匹 青二匹 黑綠二匹

素十五匹

深青五匹 黑綠五匹 鶯歌綠五匹

王妃

銀一百兩

錦

深青纏枝寶相花二段

紵絲

織金麒麟二(三)匹

大紅二匹 深旨一匹

素八匹

深青四匹 黑綠四匹

綵絹

木紅五匹 藍五匹

紗

織金獅子深青二匹



素六匹

深青暗花四匹

明綠暗花二匹

羅

織金獅子二匹

大紅一匹 黑綠一匹

素六匹

深青二匹 黑綠二匹

鶯歌綠二匹

成化十四年二月初九日

右黃色縐紙，疊二尺一寸，橫七尺七寸，面中有金泥龍紋年號，上下有雲行，端書者上下有雲行，裡有金銀，散折而卷之，疏別幅同，有唐切之疏別幅廿二，一箱長二尺二寸五分，廣三寸五分餘，高二寸五分餘，有蓋鑄具并緒無之。

奉復

日本國王殿下

朝鮮國王李 婁 謹封

朝鮮國王李 婁 奉復

日本國王殿下

我國與

貴朝世熟敦信睦，而滄海遼隔，久切企想，今因

貴使備詣

動履佳勝，仍蒙

厚賜，良用欣感，所

前助緣，及大藏經，就付回使，具在別幅，象牙符本，為兩國相驗，以防姦偽耳，何必一二次，第

賚來而後可，信耶，

來使未諳本意，欲置而去，故付使還送

昭亮，胡椒劑菜，所需其種，幸因來使

寄與，所冀

珍重自愛，不宣，

成化十八年五月十二日

朝鮮國王李 婁

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義政、曩歲暹羅等國，差使臣進貢回還，其通事夷人，多不守禮法，沿途夾帶船隻，裝載私監，收買人口，姦淫汗辱，又爭搶浩鬧，乃傷平人，事發，守臣具奏，欲擒拏問罪，朕念係遠人，姑從寬貸，但勅彼國王懲治，今次王差人來貢，俱以禮宴賞而回，前項事情，不可不達，王知，今後王差使臣通事人等，須擇知大躰守禮法者，量帶夷伴，嚴加戒飾，俾其沿途往還，小心安分，毋作非為，以盡奉使之禮，以申納款之忱，其進貢并附搭物件，禮部



奏請、以後不許過多、只照宣德年間事例、各樣刀劍、總不過三十(原作千)把、庶彼此兩充勞費、朕已允、所請亦達、王知、蓋古稱、厚往薄來、又云、物薄情厚、以小事大之誠、良不在物也、王其躋朕至懷、故諭、

成化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

勅諭日本國源義政、

箱者、二尺三寸五分餘、內黑漆一、反塗之、外赤漆一、反塗之、長二尺二寸五分、黃紙書之上卷押之、

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義政、惟王素稱賢達、敬順

天道、尊事朝廷、特遣正使周璋等、齎捧表文、并以馬匹方物來貢、具見誠意、朕心嘉悅、使回、特

令齎勅諭王、并賜王及妃銀兩綵幣、王其躋朕至懷、故諭、

給賜

國王

銀二百兩 餘略之

王妃

銀一百兩 同

成化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

右紙、整二尺一寸、橫七尺四寸、紙黃色蠟紙也、端上下與上下有泥雲、中央有臥龍、前有珠、裡散金銀、與成化十四年紙同也、何以黃紙卷之、其上以薄絹卷之、何不折而卷也、

奉復

日本國王殿下

朝鮮國王李 婁 謹封

朝鮮國王李 婁 奉復

日本國王殿下、

我敝邦誕隣、

貴國世修交好、

王屢

遣使、以達懇勸之誠、我

先祖遣使報聘、不幸因風變、未達、

王所自 人承緒聞、

貴國兵纏道梗、且海寇尙熾、久稽報聘、今因

貴使備認、

躋履迪吉、仍承

辱書、副以

佳貺、感愧交集、

來諭大藏經、諸處求索、非一處存、無幾重達、



雅教、轉成一件、就付回使、土產若干、具如別幅、伏希照領、溽暑方酷、保重、不宣、

成化貳拾參年涿月

朝鮮國王李 婁

別幅

白細綿紬壹拾匹、婁人參壹佰觔 藍斜皮壹拾領 大鏡鈹壹事 餘略之

整 右別幅、與端無印

遣朝鮮國書

日本國源 道慶 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維時霖雨、既收暑氣、漸酷、想尊况佳安、陋邦去歲之夏、發專使求大藏經、不知到貴境否、此舉泊無虛歲、貪求之咎、豈可免乎、然而寬恕允之、所以感愧也、今又裁書付使者、其意在來歲、朝貢大明、請因行李往來之便、預為我奏達之、幸甚、往年有盧圓通事者、遣之行命於貴國、且告以大明先容之事、今已達矣、封隣舊好、從來久也、惟希鑒察、不腆弊產、聊表微忱、

日本國源 義高 奉書

朝鮮國王 殿下、

我國與

貴國、修好也久矣、以故聘問、僅隔三兩年、則弗克無間澗之情、今遣釋正安首座、以奉使命、雅况康裕否、境內安泰否、我弊邑比年多虞、不遑寧處、佛宇僧廬、殆廢壞矣、緣是常有經藏之求聞、煩於索搜、且不求焉、方物財布、庶允使者之請、惠及遐方、德之至也、不腆土宜、具如別幅、伏希來納、惟時海陬雪消、春聲入棹、自愛保重、不宣、

遣朝鮮國書

兩國修好、自古無怠、至我先君、益勤、今寡人繼立、故差釋慶彭首座、佩國印、獻書、俾知新司國事也、仍告禪利、在筑前州、曰妙樂、闕法寶者久矣、願賜大藏全部、補闕典、何以加焉、戊申歲所遣使者、至此收回書、并方物藏經等、且諭卷帙、索諸各寺、轉成壹件、復有此求意、深憚之、然而洋海遼絕、屢聘問、無他求、以情恕之、此外小珍禽數多、以付回使、幸甚、不腆土宜、具如別幅、伏希照領、孟冬漸寒、順時保重、

奉 復

朝鮮國王李 婁 謹封

日本國王殿下



朝鮮國王李 婁 奉復

日本國王殿下

專使

惠書、備誥

雅履康裕、仍受

嘉貺、感慰殊深、

來市大藏經、素有印本、殆盡前、此丙午歲、僅得具帙、以付

回价、今且重違

尊教、遍索伽藍、所儲卷帙、壹件、聊表

謝忱、土宜物件、具如別幅、

幸

領納、惟冀

珍賚、不宣、

弘治二年玖月 日

朝鮮國王李 婁

奉復

日本國王殿下

朝鮮國王李 婁 謹封

朝鮮國王李 婁 奉復

日本國王殿下

海天遼濶、

音問久疎、今因

貴國使來、廼知

新膺景命、以正位號、欣賀欣賀、仍承

示以世修隣好、况兼

嘉貺稠重、深以為感、惟繼志述事、孝之大者、

永堅此心、終始不諛、豈不美哉、

所論大藏經壹部、并醜禽之類、就付回价、且將

備如別錄、惟

領納、即辰向寒、冀

順序調保、不宣、

弘治四年十月 日



朝鮮國王李 婁

弘治四年辛亥

大藏經壹部

〔婁〕

日本國防長豐筑肆州大守、大內左京兆尹、多々良朝臣義興、奉書  
朝鮮國禮曹參判足下、必承

殿下威震海外、道協天心、僕雖處異域、以同系之好、無任屏營之至、欽惟僕之西鄙、亦間關有神廟、號曰龜山、創草于今、六百四十七年也、厥神之靈驗、分和光影於日月、而吾朝一方之鎮護也、而比年以來、依國之多故、不瓦不釘、梁棟傾斜、柱礎之摧朽、觀者靡不嗟惜也、然則不憑

殿下扶助之力、爭俾延宏舊構之基址矣、絲旃差通信使安中西堂、聊表寸誠、所獻非瑣物件、具別幅

采袖惟幸矣、仰望

綿紬壹仟匹、綿布壹仟匹、付回使、以全壞宮再興之盤困者、實鳧藻之悅、億兆無窮之賜也、龜之氣分、不遮風雨、龜之枿分、不中梁柱矣、庶幾察僕之卑懷、前契勿諭矣、余寒料峭、春風未温

能自珍齋

永正參年二月十日

大內左京兆多々良義興

日本國大內左京兆、多々良朝臣義興、重奉書朝鮮國禮曹參判足下、伏以如先書所載、僕譜系出于

貴國、迄于今、殆九百年之青黃、山川草木、厥色雖異、祖宗之睦、

殿下胸無一點之胡越、

殿下亦願瓜瓞、偏如慈母於赤子、以故年々、疏書往來、自佗爲恒典也、而近年之音耗、凡疏書舊例、而恩惠不腆、寔僕之所怪也、想是使令之姦謀耶、仰希從今以往、任上古之例、蒙恩賜者、何幸大於此矣、故遣專价宗梵首座、逕諭其意矣、仍從景泰四年、天順成化之際、所賜之疏帖三篇、式進獻、謹爲備

觀覽也、頑銅伍佰斤貢納、少旌遠情而已、伏乞

叱留惟祈、至祝、

永正參年二月 日

大內左京兆多々良 義興



日本防長豐筑雍藝石七州大守大內多々良左京兆中大夫義興 奉書  
朝鮮國禮曹參判足下、

恭惟

殿下文經協天、郵黎首於萬代、武緯馭國、鎮玉孿於三韓、同系不違、異域勿隔、至祝至祝、頃承  
吾邦西藩、鯨海有島、號曰對馬矣、平氏宗義盛、榮邑之地也、以爲貴國隣封、年々舟楫之往  
徠、疏牒之消息、辱蒙附庸恩惠、巨多、誰不敢歆羨焉乎、雖然今春以來、俄稱不庭之陰謀、依  
是饒勇狂猾之士、卒、數侵貴國邊境、云、人欲耶、天縱耶、寔惟出于意外者也、僕偶貴國瓜畷、劔  
力、官軍而討之必矣、而尤而効、則招罪於天者如何哉、仍遣使于彼島、咨寇掠之是非、且復  
名字某爲正官人、專要聞貴國良震之安否焉、

殿下仰望今所獻、疏牒之燕辭、併感僕丹誠、詳達、

叡聰者、繆舉戶祿之諺、定一時涓散歟、然則仁厚之所及、凶徒亦復于舊制、而牽肉袒之羊、有  
何疑也、先聖不言哉、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兵強則滅、木強則折、丁此  
時、寧論強弱輸贏也、畢竟傳和親之策、于僧隱峯之空中錫、則

殿下億兆之大、平島中附庸之舊制、僕攸庶幾也、次晉呈非瑣之物件、具于別幅、願祈采納焉、

隆寒氷結、穆如春陽、能自珍膏、

永正庚午仲冬 日

大內多々良左京兆 義興

奉書

上書引合中書之 日本國大內左京兆尹兼防長豐筑四州大守多々良一 謹封

朝鮮國禮曹參判足下

日本國大內防長豐筑肆州大守多々良 義興、

奉書

朝鮮國禮曹參判足下、密聞

殿下開國以來、治成制定、故開風瞻望、以通往來者、無虛歲也、今遣通信使太白西堂正麟首座  
等、謹啓、僕治內、豐之前州、崇聖禪寺、國初禪窟、草創稔久、而頽敗日隨、雖有修補之志、綿力不  
單、故求舊復之成功、於

貴國賑濟吾邦者、莫如銅錢綿布等、無恡壁之意、再起正法於樽桑之西枝、是亦  
貴國之盛化、遠被遐邦之壹端也、

上祝

聖壽萬歲、次祈

社稷千秋、仰荷

鴻祿、謹

獻不腆之土產、具備別幅、遞



徹賴乞

昭亮、余冀

循時珍齋、不宣、

明應陸年十一月參日

大內多々良義興

日本國大內防長豐筑肆州大守多々良朝臣、

奉書

朝鮮國禮曹參判足下、

緬想

動止嘉勝爲慰、若曰、我系出

貴國、枝藝百工、靡非

貴國餘流、左右相資、其來已久、唯闕臂鷹之壯士、冀發縱指而者壹人、見

遣翎之爪之、習學飲啄、而回還、惟

貴國仁庇重籍、下國之壹端也、不腆方物、聊表微忱、朱漆椀壹具、朱漆方盤大小肆拾片、摺扇參拾

柄、切希

領納惟求、余冀

230226

順序保齋、不宣、

明應陸年拾月

大內多々良朝臣一一

右二篇疏語、牧松和尚製之也、

日本國源 義高 奉書

朝鮮國王 殿下、

歲晚無它否、凡我發使修好、必需藏經、是何謂也、我國伽藍、皆安大藏、爲利民安國之寶、以故昔者、我先君需印枚於貴國、報書曰、經板只是一本、祖宗所傳、不獲從命、由是允以賜、經爲信、從來久也、弊邑經丁亥亂、各寺裡所安、十之八九散失矣、國人慊然、今遣正龍首座以需之、當有所開說、貴境雖阻洋海、造巨舶通交易者、如駕輕就、孰此乃德化之使、然也、我國禽雖出、戲翫、思人愛鳥常情也、不腆土宜、具如別幅、伏冀照顧、夫寒雪下、順時保重、不宣、

明應八年己未

日本國王臣源 義澄言、

一人之上

皇天之下、日月照臨、三韓之外、萬國之西、夏夷來服、



本<sub>レ</sub>刀知安遠安進(近<sub>レ</sub>)復觀重光重暉故號

大明所<sub>レ</sub>貴同軌欽惟

陛下不承鴻業益同慶基在古巢燧執鞭於今

唐虞按<sub>レ</sub>轡

殊功累德歸<sub>レ</sub>乎

神聖行慶推<sub>レ</sub>恩及乎陋邦迢遞

燕京問<sub>レ</sub>行李往來信渺茫洋海通

朝宗夙夜心玆差正使桂悟長老副使光堯西堂親趨

闕庭伏捧<sub>レ</sub>方物為是謹具表以聞臣源義澄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弘治拾玖年丙寅正月拾壹日

日本國王臣源義澄

日本國防長豐筑雍藝石七州大守大內從三位行左京大夫多々良朝臣義興奉書

朝鮮國禮曹參判足下

承聞

殿下法門金湯旌賢德於扶桑之日域

穆稜鈞軸扇帝威於中華之塞垣明月一天同風千里至祝至祝想是海路隔絕柁桿往來綱繆

于寒暑鷁程在邇者乎方今隻船解纜令通信之符契而同系同軌相應相求矣絲旃選僧中  
謹厚之侶差光悅首座為專价矣聊陳僕指赴云所需豐之萬壽精舍二百餘載巍然于一  
方禪林也永正甲戌之孟冬罹丙丁災殿堂焦土矣陵遲蕪沒時哉

敢乞

殿下

甄察僕概念也惠懷綏

恩義之篤募施財信心之緣矣然則

再造頓復舊貫必矣

象胥狄鞮遞速合掌

查之須

奉<sub>レ</sub>達

殿下

清聽惟祈

舊例不腆方物員件

貝子別幅允容為幸而已秋半澄清頰冀

因循保重不宣

永正十二年捌月 日



大內從三位行左京大夫多々良朝臣義興  
右疏語、長州金山長福寺新命綱初立讚西堂、

別幅

裝金屏風二張 綵畫扇二佰把 長刀壹拾柄 太刀壹拾 大紅漆木草椀大小計七十事  
大紅漆淺方盆大小計二十事 蒔繪硯匣壹箇 鏡臺壹箇附鏡 酒壺壹隻 銚子提子壹具  
整

日本國王源 義澄、奉書

朝鮮國王 殿下、

海陬春遍、水生風熱、萬里一帆、以寄音耗、想

動止佳勝、視望惟深、仍告昔在甲午之歲、貴國造象牙符十枚、各分一半、付我使者、蓋為往來之  
信也、爾來當聘問之時、次第授之、隻、避嫌疑、不亦悅乎、頃災于府庫、既失牙符、僅存兩三枚、  
為之奈何、故差釋周青首座、為專使、授其所造之一符、往陳情實、願更遣新符、以付回价、然則  
折舊符無用焉、海路遼濶、縱有纖偽等未易窮覈、惟符可憑思之、凡我有聘問、雖乞經藏、念  
煩索、搜全不求之、但方物件々、許使者之所求、弊邑仰惠、感愧交集、不腆土宜、具如別幅、  
伏希采納、不宣、

龍集癸未春參月 日

日本國源 義澄

遣大明表

日本國王源 義晴、

大明一統歌

文王德於周詩、萬歲三呼、徵

武帝壽於漢史、論其封疆、則隔中華者、幾千萬里、仰其

光賁、則耀扶桑之六十餘州、寢(寢カ)明寢(寢カ)昌、有典有則、共惟

大明皇帝陛下、綽々餘裕、

巍巍成功、文物之盛、莫過于今、昭道之興、何愧于古、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孰不貢苞茅矣、

繫日繫月繫時、口書耳、庶修隣好、式沐口

茲自琉球國、遠傳

勅書、寬宥之敦、不忘側陋、感戴感戴、謹表以聞、臣源義晴、誠惶誠恐、頓首謹言、

嘉靖六年丁亥八月 日

日本國王源義晴

別幅

近年吾國、遣僧瑞佐西堂、宋素卿等、齊(齊カ)弘治勘合而進貢、又聞西人宗設等、竊持正德勘



合、號進貢船、蓋了龍梧西堂、東歸之時、弊邑多虞、干戈梗路、以故正德勘合、不達東都、吾即用弘治勘合、謹修職貢、未了怠也、如

勅諭旨宗設等、爲僞、不言可知矣、大內多々良氏義興、幕下臣神代源太郎、爲其元惡、故就誅戮彼所、虜而來、大邦之人、前年既發、船以還之、中流遇風、船不克進、尙滯西鄙、近日當還焉、大邦所留、妙賀素卿、其餘生而存者、不論多少、以

仁見恕、幸甚幸甚、然則先令妙賀等到琉球、自琉球而可歸吾國、

前代所賜金印、頃因兵亂、失其所在、故用花判而爲信、琉球僧所知也、伏希

尊察、妙賀素卿、歸國之時、賜新勘合并金印、則永以爲寶、

聖德及遠、不可諉焉、吾當方物件々、隨例進貢、妙賀輩而兩三人、命管領道永以遣書矣、

咨

禮部

嘉靖六年丁亥秋捌月 日

日本國王源 義晴咨

右月舟所作

約條

- 一館特有二例、國王使臣爲一例、對馬島主、特送爲一例、對馬島受職人爲一例、
- 一國王使臣出來時、只許上副船事、

一對馬島歲遣船貳拾隻、內特送船參隻、合貳拾隻事、

大船陸隻、小船各派隻、

一對馬島主處、歲賜米大并壹百石事、

一受職人歲一來朝、不得遣人事、

平時受職人則免罪、幸今不舉論、

一船有參等、貳拾五尺以下爲小船、貳拾陸尺、派尺、爲中船、貳拾捌尺、玖尺、參拾尺、爲大船、船夫大船肆拾、中船參拾、小船貳拾、爲定額、尺量船躰、又點船夫之數、船夫雖多、不得過定額、若不足、則以點數給料事、

一凡所遣船、皆受對馬島主文引、而後乃來事、

一對馬島主處、依前例、圖書成給、著見樣於紙、藏禮曹及校書館、又置釜山浦、每書契來憑、考驗其真僞、違格船還入送事、

一無文引者、及不由釜山者、以賊論斷事、

一過海料、對馬島人、給伍日糧、島主特送加五日糧、日本國王使臣、給貳拾日糧事、

一他餘事、一依前規事、

對馬島自古受朝鮮約條、圖書船往來、通用船數印符、迨大閣征誅之前、在島通信目錄、此中或有減却之船云、在石川右馬助所寫之并國王殿使船及諸官領之書簡、隨所見聞寫之、



大明副使蔣 承奉

欽差 督察總制提督浙江等處軍務各衛門為因、近年以來、日本各島小民、假以買賣為名、屢犯中國邊境、劫掠居民、奉旨 議行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轉行本職、親詣 貴國、面議等因奉帶問、義士蔣海胡節志李御陳桂、自舊年十一月十一日、來至五島、由松浦博多、已往豐後大友氏會議、即蒙 通行禁制、各島賊徒、備有回文、撥船遣德陽首座等、進表貢物、所有發行、爾島禁賊御書、見在、特行備禮、就差通事吳四郎、前請投遞國、即當躡 貴國之政條、憤部民之橫行、分投遣人、嚴加禁制、不許小民私出海洋、侵擾 中國、俾邊境寧靜、釁隙不生、共享和平之福、史冊書美光、傳百世、豈不快哉、否則奸商島民、扇構不已、黨類益繁、據海島窺隙竊發、恐非 貴國之利、如昔年安南國陳氏之俗、可鑒矣、今特移文、併知、非特為 中國也、惟深躡而速行之、希即回文、須至咨者、

右 咨

日本國對馬島

嘉靖參拾五年拾壹月初三日

朝鮮國王李 昭、奉復

日本國王殿下、

鯨濤重阻、瞻邇良勤、茲蒙專价過海、深寄委曲、感荷不自勝、書中縷々、備悉 盛意、但事理有

難副者、謹條如左、幸 大王諒察、為 大王畏 天時、保傾心事、大、甚盛甚盛、然朝聘以時、禮當自控、豈待鄰國為之先容、况天威咫尺、義無私交、雖欲轉奏、亦且無辭、理有不可、勢亦難為、願 大王察之、八人之名、書籍無徵、其中源義、亦涉疑似、只以 大王厚望、終不可負、曾給圖書、似敦隣好、不可援（護力）、此並許七人、累承 盛諭、猶不敢承者、有由然矣、量缸有尺、肇自正統、標在尺面、人所共見、准尺引繩、量其大小、實取其便、非有他意、今日新尺、起於庚午、繩索准於新尺、深恐未得其實也、弊邦所守、只是舊規、盛諭云々、乃友致疑、甚非兩國相好、情義交孚之道也、卜馭之定、事在先朝、今在後嗣、不可容議、至於斤數、益修舊好、永保、終始是兩國之福也、不腆土宜、具在別幅、並惟照亮、  
隆慶元年六月

朝鮮國王李 昭、奉復

日本國王 殿下、

使价之來、遠辱 惠書、憑審 動靜、康勝良用、感慰且悉、 貴國為京極殿、請給銅印、 大王為晴廣之意、勤矣、第念我 先王、因 貴國書契、以畿內諸殿、使送人等、多有詐偽、造送牙符十部于 貴國、諸使往來、特以為驗、則絕中間姦濫之弊、仲兩國信義之孚者、一牙符足矣、不必更贅以銅印也、然而重違 大王勤請之意、茲命有司、造了銅印一顆、給付來使、誠以弊邦交鄰之大義、且不敢孤 大王之教、故也、但自今以後、本殿或不念兩國相信之美意、徒以得印為幸、不稟

昭當作昭  
此書當在  
下李恒書



諸 大王、而往來自由、則今日 大王之請、適是以啓後來之弊、而實非兩國之本意也、惟 大王諒之、余祝順時萬福、不宣、  
萬曆九年十一月 日

朝鮮國王李 頤、奉復

日本國王 殿下、

比於五年三承 貴价、誠好之篤、鯨濤莫碍、感荷厚義、但所 示之事勢難承 教、而請之愈勤、不止一再、竊恐 左右之不思也、事不至大關、而可以撓改、則以吾兩國之無間、當一言而決矣、何至曉々往復、有若不釋然者乎、癸亥之書、已盡其意、今不必續告、庶冀

大王渙然而冰釋也、國家深懲甲辰狗鼠之變、熟講兩境(境)安念之策、審其形勢、以固遣圍、齊浦之路、安得復開乎、量船之尺、既刻正統、年號用之、又過百年、貴國之人、無不自見、而詳知則安得謂之新造也、馬島密邇我邊、未效捍衛、頃年縱賊不救之罪、固當見絕、而特因

大王之教、至加戈遣五船、德至渥也、尙不知感、及以船之大小、定限爲言、島主之不自量也、熙久借兵助寇、血我南陸、得罪於先朝、久絕於約條、五十年間、獨不見許者、以其爲我國之讎賊也、今安得復許乎、兩國之信義雖堅、而設險長算、當謹於萬全舊路、今不可復開也、一時之情欸雖至、而先王定制、不可以增損、舊尺之用、安敢改乎、施恩有節、事嘗慮後、則船隻之有限、不得不爾也、交讎非直、德不施怨、則熙久之永絕、勢所當然也、揆之以情、參之以

義、少無欠闕、而

大王教之益力、來使請之彌厲、是必 左右不以實聞、而使之疑聞於我耳、不然以

大王之明勸、何至強人以不可爲之事乎、若 左右既以實聞、而

大王猶執前意、則是寡人無德、可乎、見疑於與國、深可愧也、既知其不可、而猶欲強從、則

大王有脅持之失、寡人虧以直之道、開誠結好者、豈如是乎、前書想在、願

大王其復之幸甚、且如二十人、絕不通好、亦在五十年之前、遽即許待、固無其名、廷臣獻議、皆

以爲不可、第念

大王委使屢請、而盛久等十二人、則其名字、或付於文籍之間、其所見絕、又不如熙久反側之比、

故特許造給圖書依例、來朝曲副、

大王至三之望、共(其)餘八人者、前日之來朝事跡、了不見於文籍、故不得並許、奈何餘冀(此間

恐有脫誤)載在國典、行用已久、中間有司、不昧法意、任其日爲載物太重、牛馬顛斃、民不堪苦、

寡人聞之惕然、特令申明而已、非有新例起於今日、國雖有強界、民莫非同胞、

大王有聞、亦必動念於斯矣、齊浦開路、彼此俱病、當初截斷、寔有深意、今若一毀其防、易生疑

嫌、引惹事端、其爲隣好之害、不既多乎、馬島船隻、至加其五、大中居多、其待馬島、德至渥也、

曾不念此、每憑 貴价、屢動德音、願加二十、不限大小、多見島王之不知足也、大抵交際之

道、信義而已、著爲條約、遵而勿失、所以敦信義也、若因一時之見、一人之說、輒撓而輕改之、則

紛々無定、信義俱失、何用約條爲哉、茲者未副數事之教、乃所以守兩國之約也、其守兩國之



約乃所以全兩國之好也、久知大王之意、只在於守兩國之約、全兩國之好、而區々六事之從違、曾不足為鄰好之輕重、敢盡布之、惟  
大王亮之、不腆土宜、具在別幅、并惟 照領、餘冀順時珍賚、不宣、  
萬曆九年五月

昭當作昭

朝鮮國王李 昭 奉復

日本國王 殿下、

鯨海漫空、瞻想徒勤、京極使至、獲奉禮翰、欣慰良深、源靖廣銅印之賜、事頗重難、而徒以 大王之請甚勤、故不敢不從、今承 來諭、辭旨丁寧、又欲敦兩國通信之義、杜往來自由之路、誠寡人之所樂聞也、更願 大王申勅諸臣、恪守條約、禁止濫僞、勿替國家綏遠之意、以永隣好於無窮、千萬幸甚、餘冀 順序珍賚、不宣、  
萬曆十二年十二月 日

朝鮮國禮曹參判柳成龍 奉復

日本國京城住京極江岐雲三州大守、佐々木氏大膳大夫源公 足下、

海价傳書、憑審 動履、佳勝欣慰、何已所獻禮物、轉啓收了、書付土宜、亦略許賈、并惟 亮察、我國家自來、交隣以義、賞不虛施、銅印之賜、朝廷固嘗慎重、而特以 足下書懷好音、來請勤、渠

在我、報答之典亦不可、但已 異恩如此、實出尋常、 足下既知感激、至形文字、慕義之誠、有足多者、自此以往、恪守封疆、務以誠信自勵、歲時往來、悉遵條約、奉以周旋、則國家將 宣布德意、益恢遠之道、永保歡好於無窮矣、足下其勉之、不腆土宜、白苧布貳匹、黑麻布貳匹、謹付回使、餘冀 自玉、不宣、  
萬曆十二年十二月 日

承聞日本六十餘州、拜望下塵、歸伏 幕下、加之及高麗南蠻、亦偃威風、天下太平、囊弓、撫四夷之謂乎、吾遠島淺陋、小國雖難、覃一禮、島津義久公、使大慈寺西院和尚、蒙仰之條、指上天龍桃菴和尚、明朝之塗物、當國之土宜、輕薄之進物、錄于別楮、為遂一禮也、恐懼不宣、  
萬曆十七年仲夏念有七日

謹上 琉球國王

日本國關白殿下

日本國關白 秀吉 奉書

琉球國王 閣下、

玉章披閱、再三薰讀、如同殿閣而聽芳言、抑本朝六十餘州之中、撫兆民施慈惠、而不遺尺寸寸地、悉歸掌握也、雖然與異域不講交、則為遺憾、祇今得貴國之奇物、頃又有游觀博知之



志、故欲弘政化於異域者素願也、茲先得貴國使節遠邦奇物、而頗以歡悅矣、凡物以遠至為珍、以罕見為奇者、夫是謂乎、自今已往、其地雖隔千里、深執交義、則以異邦、作四海一家之情者也、自是當國方物聊投贈之、目錄備于別紙、余蓋分付島津義久、天龍寺桃菴東堂之口實也、恐懼不宣、

天正十八年龍集庚寅仲春二十有八日

關白

琉球國王

去歲造於吾朝關白殿下、從貴國為華使、天龍大和尚、泊於日本之海岸、即上洛達奏聞、則感悅不止、特異珍員數如記錄、陣列而備一覽、玩弄罔措、抑亦今春為東國征伐、殿下自橫梁揚旌、春二月朔日、出洛、其故於淹留之貴老、諸般疎意、自拙夫可宣說旨也、委悉被附返翰之條、每事束高閣矣、緒餘奉期後日、遠信之時者也、恐惶謹言、

天正庚寅仲春 日

石田治部少輔三成  
長岡二位法印玄旨

昭當作昭

朝鮮國王李 昭、奉書  
日本國王 殿下、

春候和煦、動靜佳勝、遠傳大王一統六十餘州、雖欲速講信修睦、以敦隣好、恐道路溼海、有淹滯之憂歟、是以多年思而止矣、今令與貴价遣黃允吉、金誠一、許箴之三使、以致賀辭、自今以後、隣好出于他上幸甚、仍不腆土宜、錄在別幅、庶幾笑留、餘順序珍賚、不宣、  
萬曆十八年三月 日

朝鮮國王李 昭

別幅

- |                 |        |                         |        |
|-----------------|--------|-------------------------|--------|
| 良馬貳匹            | 大鷹子拾伍聯 | 鞍子 <small>貳面諸緣具</small> | 黑麻布參拾匹 |
| 白綿紬伍拾匹          | 白苧布伍拾匹 | 青斜皮拾張                   | 人參壹百斤  |
| 狗皮心兒虎皮邊狹皮裡阿多介壹座 |        | 狗皮貳拾伍張                  | 豹皮貳拾伍張 |
| 彩花席拾張           | 紅綿紬拾張  | 清蜜拾壹壺                   | 白米貳百碩  |
| 梅松子陸碩           |        |                         |        |
| 整               |        |                         |        |

日本國關白秀吉、奉書

朝鮮國王 閣下、

雁書薰讀、卷舒再三、抑本朝雖為六十餘州、比年諸國分離、亂國網廢、世禮(亂力)而不聽朝政、故予不勝感激、三四年之間、伐叛臣討賊徒、及異域遠島、悉歸掌握、竊按事跡鄙陋小臣也、雖然



予當于托胎之時、慈母夢日輸入懷中、相士曰、日光之所及、無不照臨、壯年必入表聞、仁風四海蒙威名者、其何疑乎、依有此奇異、作敵心者、自然摧滅、戰則無不勝、攻則无不取、既天下大治、撫育百姓、憐愍孤獨、故民富財足、土貢萬倍千古矣、本朝開闢以來、朝廷盛事、洛陽壯觀、莫如此日也、夫人生于世也、雖歷長生、古來不滿百年焉、鬱々久居此乎、不屑國家之隔山海之遠、一超直入大明國、易吾朝之風俗於四百餘州、施帝都政化於億萬斯年者、在方寸中、貴國先驅而入朝、依有遠慮、無近憂者乎、遠邦小島、在海中者、後進者不可作許容也、予入大明之日、將士卒臨軍營、則彌可修隣盟也、予願無他、只顯佳名於三國而已、方物如目錄、領納珍重保齎、

天正十八年仲冬 日

日本國關白秀吉

大明日本和平條件

一和平誓約無相違者、天地縱雖盡、不可有改變也、然則迎、

大明皇帝之賢女、可備日本之后妃事、

一兩國年來依間隙、勘合近年斷絕矣、此時改之、官船商舶可有往來事、

一大明日本通好、不可有變更旨、兩國朝權之大官、互可題誓詞事、

一於朝鮮者、遣前驅追伐之矣、至今彌爲鎮國家安百姓、雖可遣良將、此條目件々於領

納者、不願朝鮮之逆意、對、

大明割分八道、以四道爲國城、可還朝鮮國王、且又前年、從朝鮮差二使、投木瓜之好也、

餘蘊付與四人口實、

一朝鮮國王之權臣、累世不可有違却之者、誓詞可書之、如此旨赴四人向、

大明、勅使縷々、可陳說之者也、

文祿二年癸巳六月廿八日

御朱印  
石田治部少輔三成  
增田右衛門尉長盛  
大谷刑部少輔吉繼  
小西攝津守行長

對

大明勅使、可告報之條目、

大日本者神國也、神即

天帝、々々即神也、全無差、依之國俗、帶神代風度、崇王法、躰天則、地育令、雖然風移俗易、輕

朝命、英雄爭權、群國分崩矣、予懷胎之初、慈母夢日輸入、胎中、覺後驚愕、而召相士筮之、

曰、天無二日、德輝彌綸、四海之嘉瑞也、故及壯年、夙夜憂世憂國、再欲復、

聖明於神代、遺威名於萬代、思之不止、纔歷十有一年、族滅凶徒、而攻城無不拔、國邑

無不有乖者、自消亡矣、已而國富家娛、民得其所、心之所欲、無不遂、非予力、天之所授也、



一日本之賊船、年來入、

大明國、橫行于所々、雖成寇、予曾依有、日光照臨天下之先兆、欲匡正八極、既而遠島邊陲、海路平穩、通貫無障礙、制禁之、

大明亦非所希乎、何故不伸謝詞、蓋吾朝小國也、輕之侮之乎、以故將兵欲征、

大明、然朝鮮見機、差遣三使、結隣盟乞憐、丁前軍渡海之時、□□□□□□□□兵□□旨約之而歸矣、

一大明日本會同事、從朝鮮至、

大明、啓達之二、三年內可及、報答、約年之間者、可偃干戈、旨諾之、年期已雖相過、無是非之告報、朝鮮之妄言也、其罪可逃乎、各自已出、答之所攻也、此故去歲春三月、到朝鮮遣前驅、欲匡違約旨、於是設備築城、高壘防之矣、前驅以寡擊衆、多々刎其首、疲散之群、卒伏林樾、特蟻臂舉、蟹戈、雖窺隙、交鋒則潰散、追北數千人討之、國城亦一炬成焦土矣、

一大明救朝鮮急難而失利、是亦朝鮮反間之故也、於此時、

大明勅使兩人、來予日本名護屋、而訖大明之、

繪言、答之以七件、見于別幅、爲四人可演說之、可有返章之間者、相追諸軍渡海可遲延者也、

文祿二年癸巳六月廿八日 四人

(此上悉有脫誤)本府無已備先鋒、忠誠謹恪、敦請天使楊老爺、權宜先進釋衆心疑懼、使正成謁見、以便先同清正歸國、庶天使二位老爺、據實請旨、渡海往封表、汝數歲辛勤、以完本府、連年勞若此、汝之幸即本府之幸也、何乃噉々噉々、遷延過日、况楊老爺、按臨七日矣、西邊三營、未見收拾、東萊等處、不見斂束、今日明日、明日後日、歲時將暮、寒風凜冽、衆心洶洶、作何抵極、如蒙天使二位老爺、一有動心、事躄攸關、誠非淺鮮、倘有不便、雖汝之罪、即本府之罪也、爲今之計、先鋒當一面、與正成計議、押同清正、先行過海、一面收斂西三營、應去者即去、應留者即集釜山東萊、義智亦令歸、集將各營盡燬、以便天使二位老爺、具題請旨、渡海、早完封事、使大閣早受一日王爵、汝等早膺一日官職、豈不榮耀、事出由衷、情不獲已、惟先鋒念之、勗之、故此申諭、

萬曆貳拾參年拾月十六日

宣問行長帖

一問朝鮮是

天朝恭順屬國爾爾白上年、何故侵犯、

一問朝鮮告急、天兵救援、只令歸順、如何抗拒有平壤開城碧蹄之戰、

一問後來又因何退還王京、送回王子陪臣、

一問既退還王京、送回王子陪臣、以求封、如何又犯晉州、



- 一問既許爾封、即當歸國待命、如何又運糧蓋房、久屯釜山不去、
- 一問原約三事盡從、方許爾封、爾行長等、宜即率領倭衆倭戶、盡退還各島、將釜山熊川等處房屋、盡行燒燬、永不侵犯朝鮮、亦不別求貢市、爾行長、能保關白、盡從否、
- 一問爾等、雖一時遵約、至於日久、能保永無他變否、爾行長、須當訂盟立誓、方遣使臣往封、
- 一問爾國、在永樂年間、曾賜玉帶金印、封源道義、爲日本王、今有子孫否、其金印今在何處、
- 一問爾行長、前云朝鮮既爲請封、豈肯復犯他國、但平秀吉、受知信長、尙且篡奪、朝鮮一時代奏、豈能保得關白不復再犯、
- 一問平秀吉、既平了六十島、便可自王、如何又來、
- 天朝求封、
- 一問爾國、天皇是何人、國王是何人、
- 一問關白有妻否、聞說是豐臣氏果否、的確是何年所娶

諭帖

欽差冊封日本副使左軍都督府都督楊諭、前屢有諭帖與行長正成、想爾俱見其中之事、不必復言、昨聞爾已回、又同遊擊前去、山城一會之後、當即星夜前來、早完大事、此爾始終之、以萬世不朽、務在留心、毋得輕忽、故諭、右諭、僧玄蘇、准此、

萬曆二十四年四月十九日

欽差冊封日本副使左軍都督府都督楊諭、五月廿六日、見爾初五日、報知將抵山城、彼中事跡一

完、則同遊擊、速回釜山、萬々不可再遲、本府四月初八日差云、

天朝人已於五月廿二日、回釜山、石老爺據本府報、爾日本恭順、奏知朝廷、

朝廷嘉爾日本恭順、照舊完爾日本國王封事、爾等當欽承

上命、慎毋遲延、故諭、右諭釋玄蘇、准此、

萬曆二十四年五月廿六日

天使謝用粹呈本光禪師

禪師博通今古、予一見而即知、雖求之中國、亦罕有者、予謂貴國多僧、雖習文字、恐如禪師者、不易得也、敬服々々、其相見禮節、自有一定規矩、但今初議和之時、遽勞以升降揖遜之繁、恐殿下不堪、若殿下明睿、高賢禪師一點化之、欣然如中國禮儀、則重天朝者、乃所以自重也、倘不以爲然、亦不必強之、姑待冊封之日、先願儀注諒、能樂從也、承教意、即達謝使也、

朝鮮國禮曹參政鄭暉圭、復

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平公足下、

使至得足下書、具悉、貴國近來消息、良慰々々、自古兩國之交、不論勢之強弱、誠如來教所



云、至於義之曲直、安有不辨者哉、以此推之、其曲安在、直又安在耶、足下所謂上古、泛樓船、揚旌旗、赴貴邦數次者、指何代而言耶、羅濟以來、雖有邊徼偶發之患、是不過島嶼間寇掠之徒耳、其有傾國興兵、無故侵暴如壬辰丁酉之甚者乎、孤寡抱怨、神人共憤、足下論此、其不慊於心乎、古今天下、強弱何常、足下獨不見吳越之事乎、黃石公云、柔能制剛、弱能制強、兵家之勝敗、未易言也、今者

聖天子命、留精兵二十餘萬、勞營力、置八道屯耕教練、敵邦事無大小、皆稟天將處分、不敢毫有擅徇、足下悔禍表誠、以求後福、則

天朝水陸諸將、必因其可驗之實、而轉稟天朝、有所裁處、豈非兩國之幸也、來書所謂、時運務急者、恐不在敵邦、而在足下矣、幸足下勉之、餘在柳川平公處、答書不宣、

萬曆二十九年八月 日 禮曹一一

朝鮮國禮曹參議鄭暉、奉復

日本國豐臣平公足下、

信書與被擄、人口俱至、備審誠款、上年報書、亦已兼悉、第

天朝諸將留在國中、天將不見許、則敵邦無自擅之理、足下勿以遲報為訝、貴島與敵邦、雲水相望、而島中良材、皆我國之土產、則縱敵邦、不以父母之邦自居、而貴島寧忍負而絕之

二百年來、敵邦於日本、世篤隣好、視貴島之人、有如內地赤子、時節朝聘、賞賜優渥、及

足下之身、超授二品重秩、敵邦之命、似於足下不圖、而其待足下、則至矣、况至陪僕盡露

官祿、島中宵翹草木、孰非國家之所涵育哉、昔年足下來言、關白新立、要尋舊盟、敵邦信

足下之言、遣使通好、使价纔返、兵戈大起、而足下為先鋒嚮導、既入京城、追至平壤、是未

知足下誑敵邦耶、關白脅足下、而然耶、敵邦何負於足下、而足下忍負之如此、其後足

下與沈遊擊稱和乞遣天使、

聖天子視天下如一家、特遣兩冊使、而敵邦又過信足下之言、遣信使過海、德至厚也、日

本待天使無禮、反肆桀逆、冊使甫旋、眾軍繼後、足下首謀指揮、諸倭將襲我舟師、足下

之子與攝津行長為先鋒、再犯全羅道、是未知足下誑天朝及敵邦耶、關白脅足下、而

然耶、天朝之至恩、敵邦之厚義、何足下不忍、而自絕之如此、戊戌之冬、水兵天將陳都督與

敵邦邊將、擢破倭船於南海岐洋、觀旨浦約束、天朝諸將欲追擊、歸師問罪、貴島而敵邦以

禍本不全出於貴島、懇請而止、足下負敵邦、而敵邦終不絕貴島之意、想足下亦有聞

矣、

聖天子甚怒、日本蔑冊使、而動兵甲、飾兵部、命留名將及精兵二十餘萬、分置敵邦八道、以

為數十年屯耕教練之計、至今天將等皆以貴島為罪、昔乃謂敵邦誤親、貴島勾引兵禍、

此蓋以足下及足下之子、再為先鋒向導故耳、來諭有之、對馬島守在大阪、待報朝鮮和

不和之半、而後載運軍糧之、敵邦所不為自擅之事、足下欲脅而成之耶、以足下之力、可



止日本之兵則雖講和如前日而還而背盟又如前日足下先既誑而負之又將再誤耶敝邦惟天朝之令而天將說稱對馬島累誑天朝及朝鮮非有異常忠款而其言尤不可視聽（親睦力）云敝邦獨能擅斷乎雖然與將來不追既往者聖人之心也包荒含垢許人革面者王者之道也日本若能以誠信相與而貴島亦且大如（加力）懲悔表著其非常忠悃圖所以自効於天將而面得全轉奏天朝則人所欲天必從之乎斯時也惟敝邦惟皇朝是從前日之事何可提起再論唯在足下盡誠意耳貴使久留慮足下懷疑請子天將賞米先送來書則天將轉報天朝上司如有處置當遣人報知不宣

萬曆二十九年八月 日

朝鮮國禮曹參議鄭暉奉復

日本國豐臣平公足下

別紙所諭與四郎等始到敝邦天將輒即拿送天朝其後處置非敝邦所知蓋往年日本待天使無禮反動兵戈天朝深怒其桀逆拿問與四郎等足下豈不聞乎自古無殺使國之國敝邦粗識此義與四郎數輩殺之何快於敝邦留之何損於日本而敝邦強留不放歸乎其無此理想宜諒之不宣

萬曆二十九年八月 日 鄭暉

慶長六年

日本國對馬州太守豐臣義智謹稟  
朝鮮國禮曹大人閣下

僕雖在大坂以調信之信達五內大臣家康怪之重命僕歸去督貴國之信是以去七月中旬歸島于時橘智正歸來出而貴報薰誦再三珍重書中曰敝邦事無大小皆稟天將處分不敢毫有自擅倘足下悔禍表誠以求後福則天朝水陸諸將必因其可驗之實而轉稟天朝有所裁處豈非兩國之幸云々僕謹以聞之大閣在日家康常諫撤兵讒臣強拒之及其薨之日惑已解納家康之諫故陋邦改非求和所謂豈非兩國之幸陋邦無貴無賤人心短戚也所冀事無遲延惟幸因茲再差橘智正漏洩心事餘在調信之書萬々恕宥恐惶不宣頓首謹言

大明使教司渭濱芋國科再拜

日本志摩守正成公閣下

自去年孟冬

駕往薩摩後向不獲通一問仰心如渴乃者新春福集台履享嘉生恨不能躬叩稱賀獲罪多々諒蒙情宥生之歸期聞知閣下已有令矣今當候風解纜倘得而謝而行所願也附便草此奉候諸（請力）惟垂照不宣



昭當作哈

朝鮮國王李 昭、奉書

日本國王 殿下、

交隣有道、自古而然、二百年來、海波不揚、莫非

天朝之賜、而敝邦亦何負於 貴國也哉、壬辰之變、無故動兵、構禍、極慘而至、及先王丘墓、敝

邦君臣、痛心切骨、義不與貴國共戴一天、六七年來、馬島惟以和事為請、實是敝邦所耻、承聞、

今者 貴國、改前代之非、行舊交之道、苟如斯則豈非兩國生靈之福也、故馳使、以為和好

驗、不腆土宜、具載別幅、統希盛亮、

萬曆三十五年正月 日

朝鮮國王李

昭

印寸方古文同

前紙寸貳尺一寸豎三尺二寸橫豎卦引

別幅

蒼鷹伍拾連

人參貳百斤

帽段貳百匹

白苧布參拾匹

白綿布伍拾匹

黑麻布參拾匹

花文席貳拾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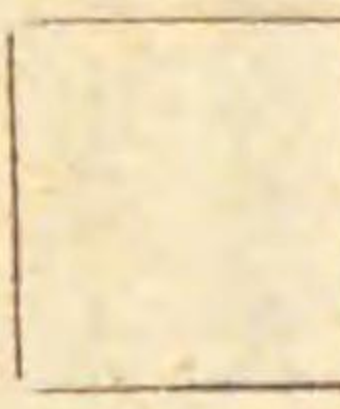
白紙伍拾卷

青皮壹拾張

虎皮參拾張

豹皮貳拾張

整



印同 右

勅書卷樣同、右橫四寸五分許卷之、文箱外以朱漆塗之、內以赤紋紗張之、勅使三人呂祐吉慶暹丁好寬、於御前湯漬御相伴、國王上壇厚疊上敷、三重茵、勅使三人中壇、主位國王外別元相伴、

朝鮮國禮曹參判吳 億齡、奉

吾王命、上書

日本國執政佐渡大守本多公閣下、

交隣有道、自古而然、二百年來、海波不揚、敝邦亦何負

貴國也、抑壬辰之變、無故而動兵、禍及

先王之廟矣、敝邦上下、不可忘之痛也、累年馬島大守、稱

王命、雖求和、敝邦猶抱差、承聞今者、

貴國改前代之非、行舊交之道、故差信使、為和交之驗也、然則

閣下、奏達

殿下、盡刷還被擄男婦者、所不讓也、古來所以治國者、以其民、

貴國敝邦易地皆然矣、

閣下力停調、以全大事、則流芳名於萬世者必矣、伏希勿怠、恐惶頓首、不宣謹言、

萬丁三十五年(慶長十二年)正月 日

朝鮮國禮曹參判吳 億

齡

上書



日本國執政佐渡大守本多公閣下、  
別幅

朝鮮國禮曹參判吳億齡、謹封、

- 虎皮參張
- 白綿布壹拾匹
- 白苧布壹拾匹
- 油紙參張
- 花文席伍張



書印同  
爰無億齡之字

日本國源 秀忠、奉復、  
朝鮮國王 殿下、

玉章落手、拜披薰讀、卷舒罔措、不勝歡悰、矧又呂祐吉慶暹丁好寬之三使、不遠千里海陸、到弊邦、而傳靈區異產、如別幅所載、件々納受、懇情益深、感愧交加、夫吾邦於貴國、結隣盟者、所從來太久矣、今也要修舊交於弊邦、弊邦亦何存踈志、勢利之交、古人所差、只宜以信義為維、時緣竹風靜、黃梅雨香、伏乞順序保齎、不宣、

日本國源 秀忠

慶長十二年丁未五月 日

朝鮮以將軍與國王同位、書間不往來日本、以國王讓將軍、故以將軍為國王、以天子為天

王、稱曰唐例也、

朝鮮國王李 瑄、奉復、  
日本國王 殿下、

使至得 惠書、仍審 委差、兩价渡海、足見 貴邦欲 修鄰好、不違 昔日之厚意、良慰良慰、鄰好之義、惟在 誠信、誠信不替、則實兩國之幸也、委賜 別幅、益領勤款、全冀溽暑、起居保齎、不宣、  
萬曆參拾柒年伍月 日

仙巢并智永渡時

日本國征夷將軍源 秀忠、報章、  
濃毘敖國主 幕下、

信尺入手、細覽薰讀、特贈數般之奇產、如別錄、受之實至情也、地已雖隔遠、其志親則不異、隣境、三國商船往來、每歲互可通之、時々欲聞國風耳、雖是薄物、本邦之兵器、鎧三領具、寄贈之、以表寸志、餘事正信可傳諸焉、敢不能縷陳、不備、  
慶長十七年孟秋中院

濃毘敖當  
般作濃毘數



朝鮮國王李 琿、奉書

日本國王 殿下、

此間因廷臣啓稟、屢聞對馬島主義成、柳川調興、傳致

貴國勤款之意、要請敝邦信使、而為致事非常例、未敢輕議、今者

貴國平定大坂、統合日域、豈非彼此生靈之福哉、況今日修好敦睦、茲遣使、為報慰、將此

曲折已奏、

天朝、只願

貴國益嗣好音、毋負信義、不勝幸甚、不腆土宜、附在別幅、統希誠諒、不宣、

萬曆四十五年五月 日

朝鮮國王李 琿

別幅

鷹伍拾連 虎皮參拾張

豹皮參拾張

人參貳百斤

錦襪參拾匹

華絲絹五拾匹

帽段百匹

白苧布五拾匹

白紬五拾匹

黑麻布貳拾匹

華席貳拾卷

青皮拾枚

白紙參拾卷

墨參拾挺

黃毛筆二百枚

整

朝鮮國禮曹參判尹壽民、謹致書于

日本國執政大人閣下、

此者

貴國克纘先烈、懇修隣好、令對馬島主義成、柳川調興、傳達悃情、此果誠信、豈非兩國生靈之

福哉、敝臣曹敬奉我

殿下之命、始依往例、差遣行人、用謝厚意、仍具咨馳報、

天朝耳、我國民庶被擄、渡海者不知幾何、生為異域之累囚、死作望歸之孤魂、言念及此、慘痛

何極、往年信使之行、深荷執政之勉力、雖得歸還、此是九牛之一毛、未見實効、自古交隣、果

如此乎、民惟邦本、政先保民、茲者兩國方修好敦睦、若不返其赤子、則信義安在、此正閣下

務盡周旋、一意宣力時也、幸須軫諒、規處摠將我國髦倪許還、舊土、以資新業、則彼此交驩、庶

孚有終、豈不休哉、千萬勉圖、不腆土宜、遙奉菲儀、詳其別幅、統希曲旋、餘付譯舌、惶恐不宣、

萬曆四十五年五月 日

禮曹參判尹壽民

日本國源 秀忠、奉復

朝鮮國王 殿下、

珍翰焚誦、卷舒數過、特勞三員官使、兼贈多般奇產、如目錄領納、厚意難謝、感欣有餘、抑大坂

孤主、企反逆陰謀、為太平姦賊、連誅戮之、靡有孳遺、今也國平民樂、海晏河清、事已聞、



貴國、忽奏。

天朝、而賀、做邦之無為、實宿契堅也、不渝舊盟、永可修隣好、餘濫付在三使之舌頭而已、維時晚秋、自愛珍重、

龍輯丁巳九月 日

日本國五臣一同、謹奉報于

朝鮮國禮曹參判尹壽民 閣下、

遠寄華箋、披而閱之、則恰如對顏語、不堪踏舞、忽差吳允謙朴梓李景稷三官使、捧

殿下瑤翰靈區珍奇適來、不辭大洋脩程之嶮、茲講千里同風之好、懇誠尤至矣、加之五臣亦各々、受五種嘉貺、巨聲謝悰、

貴國民庶、在我國者、先禩依懇求、周告域中悉還之、纔遺餘者、或締婚媾、或安栖所、而無望鄉之思念乎、然而累囚慘痛、刷還牛毛之苦報、不知其實、今至黃者赤子、令強還之、却及慘痛矣、蓋人之有心、緒于歸國者、何涉慳吝哉、重可諭域中、若有強留輩者、可處法、今以信義為心、此愈不忘先契、益可修篤睦、萬般期後信、不悉稽首、

龍集丁巳秋九月 日

日本國五臣 一同

曩歲使船之回也、獲奉金玉之報、迫切感慰、桑海渺茫、久絕嗣音、茲審客棧東來、華緘忽傳、申以雅好、重以盛貺、深領厚款、無以為喻、鄰好之道、交修之義、惟在無替、始終共保、寧謐斯豈非彼此之幸也、即因歸鵠、便附燕函、謹備菲儀、庸表情衷、祇祈萬重、不宣、

天啓二年五月 日

自雲 宗讚岐守 島川內匠等渡海

別幅

白苧布參拾匹

白綿紬參拾匹 人參伍劬

虎皮參張

豹皮參張

粘陸張

厚油伍部

粘肆張

厚油紙伍部

花席貳拾張

綿布五千匹

朝鮮國禮曹參判尹琿、奉復

日本國執政 閣下、

五緬使風、三使渡海、奉披華緘、欣慰億萬、昔年做邦官价、通信回來之後、六換歲籥矣、溟波渺邈、消息莫傳、不意今者、遠致聘好、苟非

貴國勉修親善之道、閣下克費敦睦之義、何以至此、申復來示、深增感忱、惟願左右益篤交孚、尙克有終、毋負書中、彼此大幸之喻、如何如何、送來多儀繫轉、啓收完、仍將不腆、遙奉菲禮、餘冀珍衛、不宣、

尹琿不可與王同名字誤



天啓二年五月 日  
別幅

白苧布參匹	白綿紬參匹	虎皮壹張	粘肆張	厚紙貳部
花席參張	綿布陸拾匹			
整				

朝鮮國禮曹參判吳百齡奉書  
日本國執政閣下、

逃聞 貴國 新王繼位、邦運重開、緬惟股肱大臣、左右輔弼、奠鴻基於鞏固、綿福祚於久遠、甚慶甚慶、我 王殿下承審

新王不愆舊約、思繼前好、誠意眷々、出於尋常、故差專使、奉幣馳賀兼修、昨年馬島賀使、回答之禮、所以明累世之信、結兩國之驩、使彼此億萬蒸黎、咸囿於安生樂業之申(中)休哉、且聞本國人、前日未及盡還、留在 貴境者尙多、懷土思鄉、人情所同、及(反)其倪髦古訓所許更仰、無遺刷出付、此使臣之歸、以修鄰好之義、不勝幸甚、不腆副帖、聊表遠忱、曷足稱儀、統希垂亮、不宣、

天啓四年

朝鮮國王李 璵奉書

日本國王 殿下、

上年馬島、遠勞使价、越海修聘、良荷 善意、昨者馬島傳報、憑審 賢王光承、令緒思篤、前好鄰交之義、寔切懽慶、玆遣近臣顯備、賀儀兼修、答禮土宜甚薄、媿欠六幣、所冀益因鴻基、茂膺休祉、不宣、

天啓四年八月 日

朝鮮國禮曹參判吳百齡奉書

日本國板倉公 足下、

我 朝廷聞

新國王襲位、崇价馳賀、兼答馬島賀使之來意、且承足下繼續分業、鎮撫都下、其接遇使臣、以時往還、遂命宣旨、懋昭睦隣之義、寔在 足下善心力耳、仍達本國人口、前日未及盡還、留在 貴境者、更仰無遺刷出付、此使臣之歸、則 兩國交驩、萬世永敦、豈不休哉、土宜雖薄、亦係 朝廷恩數、笑領幸甚、統希 丙亮、不既、

天啓四年

信使來幣之書自雲指引入東武

大明國欽命總督水師便行事總兵官前軍都督府



右

都督臣崔芝、泣血稽顙奏、爲國仇不共、天地隣誼可聯、唇齒敬竭請討之誠、以圖恢復之舉事、竊惟東西南北、開關之界限甚明、治亂興衰、元會之循環遞變、四維盡撤、國乃滅亡、五倫未毀、運必筆(筆或筆力)興、我

大明一統、開基遞運、三百餘紀、

列后延祚相承、一十六君、主聖臣忠、父慈子孝、敦睦之風久、

播于來享來王之國、仁讓之聲、奚止于我疆我土之封、去

歲甲申、數奇陽九、逆風披猖、

天摧地缺、蠢爾韃虜、乘機恣毒、擅污我

陵廟、侵凌我境土、害我生靈、遷移我重器、

天怒人怨、惡貫罪盈、今我

皇上神明天縱、乘龍御極、故元隆武應、運

中興、

親率六帥、以蕩妖孽、

命芝干肅虜將運(从原)爵下、任芝以水師先鋒都督、芝荷重寄、誓不俱生、切圖吊代(伐力)、大舉

不禁呼援、隣邦環按、諸列辟、有心者無刀、有力者無餉、有餉者

無舟楫、恭惟

日本大國、人皆尚義、人皆勇、人皆訓弓舟、人皆慣習舟楫、

地隣

佛國、

王識

天時、我明人衆貨貿通、匪止一日、敬愛相將、不遠千里、芝葵心是抱、葺血有胸、欲盡主辱臣死

之忱、難忘泣血枕戈之舉、

特脩奏楮、馳諸

殿下、聊効七日之哭、乞借三千之師、伏祈

迅鼓雄威、

刻徵健部、舳臚渡江、載仁風之披拂、旌旗映日、展義氣之宣揚、一戰而復

金陵、便叩

半臂、再戰而復

燕都、并藉

全功船械、糧草既且仰携來、報德酬勳、從厚往從、此普天血氣、共推日國斷鰲補石之平、而

中華君臣、永締

日國山河帶礪之盟、瀝血披衷、翹望明鑑、芝不勝激切痛顙之至、爲此具本專差參將高齊、

捧謹



具奏聞

自爲宗記至齊字止共四百八十七字純全張

右謹

奏聞

隆武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總督水師

總兵臣崔芝

日本國臣拾遺對馬州太守平義真附

朝鮮國禮曹大人閣下

上言 伏承

新王殿下

抵受

基允

昇

寶位

皇天后土永有呵禁不祥高山名川永有鎮護魏闕凡含氣之類孰傾心不欣義真慶抃無窮頓首義真聞天地定位日月居高四扈推移萬物資始恭惟

新王殿下

神彩秀徹

重離向

照四方

出震而

驚百里十室之邑忠信士摺紳拜冕旒七廟之陵

誠敬

君

主器

執匕

建中和之極

稟上聖之姿

教育俊逸英才倍漢高之登庸三傑除寇賊姦宄如虞舜之時竄四凶八裔望惟新之風九圍蒙至治之澤



君逸於上而

穆々鱗寡沐恩、臣勞於下、而孳々黎民敏德、衣冠守箕子八條之約、金鏡

顧張氏十章之明、有角者、有鬣者、雜出、河清千歲之佳期、有首有趾者、祝釐山呼萬年之

歡筭、神人胥悅、夷狄咸懷、義直累世奉台命於

本邦、

清時修隣好於

貴國、山如礪河如帶、

勿渝斯盟、乾爲金坤爲文、何絕書信、顯然後踐祚之禮、欣々然拜殊常之嘉、粵差平成通進

呈方物、無任戀

闕廷之至、謹

奉表

陳賀、以

聞、

萬治三年庚子正月 日

日本國臣拾遺對馬州大守義真誠惶誠懼謹上表

日本國臣拾遺對馬州大守平、呈書

朝鮮國東萊釜山兩令公 門下、

鳳曆定四時成歲、麟經正五始書、令洽萬邦、化流入極、向承

貴國

新王殿下、

生于辛巳、

長乎青宮、

彰三善之

名、

務九經之

本、爰

纂

天位、良

厚、人倫、

太平之洪基

(此間恐有脫字)

悠久、

中興之嘉運、 緬惟



大臣輔弼誠慶誠賀矣、資於事、父以事君、為人子者、父之年不可不知、則為人之臣者、君之年不可不知也哉、

大君亦

生於辛巳、

至於

本邦

居仁、

朝夷

施澤

及動植、兩

君之聖節、支面同于五百昌期、兩國之嘉端（瑞カ）、義真

承職分於

東武、不獲

稱慶、

闕庭、差正宮（官カ）、平成通都船主平成友、謹

奉表以

陳賀、更重盟交、條好、乞、

帝鄉矣、舜生東夷、德為至聖、曆數二、聞而終、

帝位、有血氣者、尊親而納、幸甚、統希

丙亮、不既、

萬治二年庚子正月 日

日本國臣拾遺對馬太守平義真

洪知事尹僉知書翰之赴、小島式兵衛、重田九郎右衛門口實、得其意候、如內々申愚意、從始無多子候、彼國有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納銜、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候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等之服、則此國亦不能無有也、是故

本邦定五畿七道、而分侯公之國、及卿大夫之采地也、五畿七道、東海道之外、南海有島曰八丈、貢白絹黃絹、隔子絹及穀、流放罪人之地也、東海有國曰夷、貢昆布珍鮭蠟虎皮、東育、是

本邦之南蠻東夷也、典云、協和萬邦、傳云、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又云、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間、舊為蠻夷淵藪、而今富庶繁衍、為上國、

以是觀之、

本邦古之本州、山城州也、今之本邦、非武城乎、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先是、刷還朝鮮全羅道、慶尙道、邊浦之漂民、七十五名、書契云々、臣述職武城、而辱承嚴命、曰懷土思鄉、實其理而人情



之所不忘也、早施船具與衣糧、速可及(反カ)朝鮮、今恩以深、漁父何付度我、

大君之德澤、洋溢乎

本邦、施及于萬邦、云々、何事不附意、於匈

忬度三字、可故削、萬邦雖不協、卑懷、依修隣好、以改海外又惡聲入耳、予無我而隨其情由、

大君之德澤、及八丈夷蠻夷之地、而改及蠻夷、若憑、玆不怨天不尤人、杜子美詩云、至今有遺

恨、不得窮扶桑、既已窮、有何遺恨、予受

命來州、副隨

大守、爲

兩國信義、不盡之辭、命、何因言而搆怨於人、快於心與、苟改葵誠而已、恐莫

媚疾、我

大君之德、好其改及要荒乎、改及葵流、若有言之不通、暫待大守歸旆、不具謹言、

庚子年三月十一日

伊川圓育

平田隼之允殿 內野權兵衛殿

去歲拜別之後、不問安否、非敢怠之、海雲萬里、便不的也、不意賜一書信、匪啻拜視吾子之書信、國司四老、亦辱賜數行書音、蠻字件々重譯、以頗解其理、未敢不可慊矣、去春我國商

舶、將赴安南、大洋遇風、檣傾楫摧、幸而到於廣東之地、辱蒙蠻君之深恩、修檣與楫、前月回於我日本肥州五島、雖未回我州、舟人無恙、是亦出於蠻君之仁心、且復有經綬之賜、何以謝之、即憑伏吾子、以呈報書於四老、吾子其詳說之、自今以往、若有求於我者、使通事者報之、吾亦有求於貴邦者、他日使一价以告之、貴邦安泰、陋邦亦無事、珍重不、

答南蠻四國老書、

胡越天涯、未通音書、不意芳信數行、蠻字不知其旨、赴如何、使人重譯、以漸解其理者、十而一二、其八九未能解之、是故無由詳謝之、去春我國商舶、將赴安南、路遇黑風、飄墮於廣東之島地、幸蒙國司四老之深恩、舟人無恙、前月回日本肥州五島、是亦國司仁心之所及也、仄聞貴邦上下、各得其所、我陋邦亦士農工商之四民、不闕其一、貴邦商客之所得而能知之也、今也、雖欲諄々然說之、夷語難耐、乞諒察、

壬子八月 日

拜復

南蠻國司四老閣下

續善隣國寶記、京師人村井敬義所藏、勒爲二小冊、不知何人所錄也、中有興明討虜、吳將軍檄文、林道榮、大村禎祥文、卷末載林羅山父子及門人輩、與朝鮮正秋潭李石湖、贈酬詩篇筆語、其約條書牘、次第錯雜、字畫模糊、蓋禪衲隨長老、在以訂菴者、隨得隨錄也、今推年號干支、以序次



之、而其不關於隣交者、悉刪除之、其書牘書法、跳出闕字、有不如式者、不能畫(盡力)改、多依舊文云、

天明甲辰孟秋

久保亨識

右續善隣國寶記以東京帝國大學本校訂一了而大學本元謄寫水戶家之藏書者同書與書記之今臨于印行聊施句點矣

明治三十四年八月

近藤圭造

續善隣國寶外記

○嘉靖四年六月、信州鄉校生徒崔世潏等、伏覲觀察使相國閣下、

巡臨弊邑、不勝慶抃之至、恭疏短引、薰沐繕寫、拜獻于

行營左右、伏冀

電覽焉、

昵承汝往之

綸命、來詢來宣、慶同我觀之繡、可之欣載悅、茲當幃帷之駐、可之謳歌之陳、忝惟

相國閣下、桂林逸林、材力杏壇高選、坐鳥臺任吏部、蕭然足法、而辭經入微、垣直鑾坡、煥乎聲

律、而身度鳳池、出納惟允、棠林

恩威並振、實是經

綸之才、允也道德之器、伏念崔世潏等、狂簡小子、鉛慙微蹤、蹤民俗之詩、敢擬

國風之詠、詩曰、仁聞仁聲、速置郵、一期恩露洽、西陬豺狼自避、桓驄馬、童子爭迎、郭細侯、召憩詩有

詠、周營細柳

國無憂、由來歌頌書生事、敢綴狂詞、唱道周、

又曰

仁聲久聞耳、恩威冀食德、榮戟忽遙臨、副我西民祝、賞爵衡上平、好口鑑中別、到處振自新、革染俱向潔、惠澤醉入腹、棠花誰剪代、願我黨小子、望塵情倍切、



○原鎮守山海關總兵官今奉旨總統天下水陸大師興明討虜大將軍吳檄告天下文武官吏軍民人等知悉本鎮深叨明朝世爵統鎮山海關一時李逆倡亂聚賊百萬橫行天下施寇京師痛哉

毅皇烈后之崩摧慘矣

東宮定藩之顛踣文武瓦解六宮恣亂宗廟瞬息丘墟生靈流離塗炭臣民側目莫可誰何普天之下竟無伏依義興師勤王討賊傷哉國運夫曷可言本鎮獨居關外矢盡兵窮淚乾有血心痛無聲不得已歎血訂盟許虜藩封暫借夷兵十萬身為前驅斬將入關李賊逃遁痛心君父重仇冤不共載載力誓心親擒賊師斬首大廟以謝先帝之靈幸而賊遁冰消渠魁授首政欲擇立嗣君更承宗社封藩割地以謝夷人不意狡虜遂爾逆天背盟乘我內虛雄據燕都竊我先朝神器變我中國冠裳方知拒虎進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悞本鎮刺心嘔血追悔無及將欲反戈北逐掃蕩腥氛適值周田二皇親密會太監王奉抱先皇二太子年甫三歲刺股為記寄命托孤宗社是賴姑飲泣隱忍未敢輕舉以故避居窮壤養晦待時選將練兵密圖恢復枕戈聽漏東馬瞻星望磨礪兢惕者蓋三十年矣茲彼夷君無道奸邪高張道義之儒悉處下僚斗筲之輩咸居顯職君昏臣暗吏酷官貪水慘山愁婦號子泣以致彗星流隕天怨于上山崩土裂地怨于下嚮官賣爵仕怨于朝苛政橫征民怨于鄉關稅重征

商怨于塗徭役頻興工怨于肆本鎮仰觀俯察正當伐暴救民順天應人之日也爰率文武臣工共勦義舉卜取甲寅正月元日寅刻推舉三太子郊天祭地恭登大寶建元周啓檄示佈聞告廟興師刻並發移會總統兵馬上將軍耿招討大將軍總統使世子鄭等調集水陸官兵參百陸拾萬員直搗燕山長驅路永出銅駝于荆蕪尊玉灼于金湯義旗一舉嚮應萬方大快臣民之心共雪天人之憤振我神武剪彼燥氛宏啓中興之略踴躍風雷建畫萬全之策嘯歌雨露倘能洞悉時宜望風歸順則草木不損鷄犬無驚敢有背順從逆戀目前之私恩忘中原之故主據險阨隘抗吭我王師即督鐵力騎親征搗巢覆穴老稚不留男女皆誅若有生儒精諳兵法奮拔巖谷不妨獻策軍前以佐股肱自當量林優擢無靳高爵厚封其各省官員果有潔己愛民清廉素著者仍留任所催徵錢穀封貯倉庫即信冊籍口解軍前其有未盡事宜別須條約各宜凜遵告誡毋到血染刀頭本鎮幸甚天下幸甚

○阜山殿副官人良心曹饋餉日呈書契

凡今原日本國大亂之起本矣細川右京大夫源勝元山名右衛門督源持豐國王一姓累代之大臣而左輔右弼執朝家之權柄喻如趙有廉藺兩家爭威連日有隙將及戰鬪則天下中分士卒輻湊於京師者不知其幾千萬之計國王屢雖下和親之詔而人多則勝天滋蔓難圖遂為亂世矣於此屬於勝元者稱東軍屬持豐者稱西軍蓋其所居之地以在東西也東西張陣既在咫尺之間方出先鋒欲決雌雄及此時勝元不意運奇策於幄中而急圍宮內之四面以入我軍營之裡即深溝高壘不使鳳輦龍旗出於外則持豐一黨中流失船亦如斯乎故與



持豐比而黨者，舍甲弛弓，雖請降於國王之軍，而勝元稱謀逆之徒，不使受其降，西軍忿怒，舍讎於勝元者，倍萬於舊日，雖以致不忠於君，不戰而何其息矣，西軍心中，實欲爲敵於君，則縱雖有百萬之師，天誅不可其追，豈其待歲月後滅沒矣哉，然則西軍其無罪者歟，何其然乎，傳云：趙盾不出晉境，而有弑君之名，況今彼等軍衆，不去京都，日夜戰鬪，流血漂杵，鞞鼓之聲動天地者，既及七年，上自王侯，下至士庶人，百辛千苦，國家日疲弊，何其以言語是說之乎，雖然，朝陽不侵，而螢燭自然熄光，初在西軍者，今降於東軍者，十其七八，未聞在東軍者，屬於西軍之黨，是乃天定勝人之理也，如今所見，則西軍之徒黨，不過一兩年而亡者歟，爰崑山左京大夫義勝，始隨於從弟崑山右衛山督義就，在西軍，去年之春，國王密下詔，不俟駕而就召，由是越前，越中，能登，加賀，四州，關塞既開，行旅自穩，運糧於洛納，不異於平日，北藩靜謐之功，但在義勝之一舉，故今忝官領之職，云々，右草狀一通，語言卑野，句讀難分，慚汗浹背，實雖不足備於閣下之尊覽，而通事人，只通世語耳，如是之大議，以言語通者歟，故記其大概，奉呈。

成化九年九月初二日啓

○朝鮮國王李暉，奉復

日本國王殿下，

比於五年三承貴价，誠好之篤，鯨濤莫得，感荷厚義，但所前之事，勢難承教，而請之愈勤，不止一再，竊恐左右之不思也，事不急，大關而可以撓改，則以吾兩國之無間，當一言而決。

矣，何至曉々往復有若，不釋然者乎，癸亥之書，已盡其意，今不必瀆告，庶冀大王渙然而冰釋也，國家深徵（懲力）甲辰鼠狗之變，熟講兩境安念之策，審其形勢，以固邊圉，則齊浦之路，安得復開乎，量船之尺，既刻正統年號，用之，又過百年，遺（貴力）國之人，無不自見，而詳知則安得謂之新造也，馬島密邇我邊，未効捍衛，頃年縱賊，不救之罪，固當見絕，而特因大王之教，至加歲遣五船，德至渥也，尙不知感，反以船之大中小定限爲言，島主之不自量也，熙久借兵助寇，血我南陸，得罪於先朝，久絕於約條，五十年間，獨不見許者，以其爲我國之讎賊也，今安得復許乎，兩國之信義雖堅，而設險長筭，當謹於萬全舊路，今不可復開也，一時之情疑雖至，而先王定制，不可以增損，舊尺之用，安敢改乎，施恩有節，事當慮後，則船隻之有限，不得不爾也，交讎非直德不施，怨則熙久之永絕，勢所當然也，揆之以情，參之以義，少無欠闕，而大王教之益力，來使請之彌厲，是必左右不以實聞，而使之疑聞於我耳，不然以大王之明睿，何至強人以不可爲之事乎，若左右既以實聞，而大王猶執前意，則是寡人無德，可乎見疑於與國，深可愧也，既知其不可，而猶欲強從，則大王有替持之失，寡人虧以直之道，開誠結好者，豈如是乎，前書想在，願大王其復之幸甚，且如二十人，絕不通好，亦在五十年之前，遽即許待，固無其名，廷臣獻議，皆以爲不可，第念大王委使屢請，而盛久等十二人，則其名字，或付於文籍之間，其所見絕，又不知熙久反側之比，故特許造給，圖書依例，來朝曲（典力）副，大王至三之望，其餘八人者，前日之來朝事跡，了不見於文籍，故不得並許，奈何餘冀口（載力）在國典，行用已久，中間有司，不體法意，任其自爲，載物太重，牛馬顛斃，民不堪苦，寡人聞之，惕然特



令申明而已。非有新例起於今日。國雖有疆界。民莫不同胞。大王有聞。亦必動念於斯矣。齊浦開路。彼此俱病。當初截斷。寔有深意。今若一毀其防。易生嫌疑。引惹事端。其為隣好之害。不既多乎。馬島舡隻。至加其五。大中居多。其待馬島。德至渥也。曾不念此。每憑貴价。屢勤德音。願加二十。不限大小。多見島主之不知足也。大抵交際之道。信義而已。著為約條。遵而勿失。所以敦信義也。若固一時之見。一人之說。輒撓而輕改之。則紛々無定。信義俱失。何用約條為哉。茲者未副數事之教。乃所以守兩國之約也。其守兩國之約。乃所以全兩國之好也。久知大王之意。只在於守兩國之約。全兩國之好。而區々六事之從違。曾不足為鄰好之輕重。敢盡布之。惟大王亮之。不腆土宜。具在別幅。并惟照領。餘冀順時珍盞。不宣。

萬曆九年五月 日

日本天正九年

○天使老爺權宜先進釋衆心疑懼。

使正成謁見。以便光先力同清正歸國。庶

天使二位老爺據實請旨。渡海往封。表汝數載辛勤。以完本府連年勞苦。此汝之幸。即本府之幸也。何乃噓々嗔々。遷延過日。况

楊老爺按臨七月矣。西邊三營。未見收拾。東萊等處。未見歛束。今日明日。明日後日。歲時將暮。寒風凜冽。衆心洶々。作何抵極。如蒙天使二位老爺。一有動心。事體攸關。誠非淺鮮。倘有不便。雖汝之罪。即本府之罪也。為今之計。先鋒當一面。與正成計議。押同清正。先行過海。一面

收歛西三營。應去者即去。應留者即集釜山東萊。義智亦令歸。集將各營盡燬。以便天使二位老爺。具題請旨。渡海早完封事。使大閣早受。一日王爵。汝等早膺。一日官職。豈不榮耀。事出由衷。情不獲已。惟先鋒念之最之。故此申諭。

萬曆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 萬曆二十三年、當日  
本文保四年乙未

○宣問行長帳

一問、朝鮮是

天朝恭順屬國、爾關白上年、何故侵犯、

一問、朝鮮告急、天兵救援、只合合カ歸順、如何抗拒、有平壤開城碧蹄之戰、

一問、後來又因何、退還王京、送回王子陪臣、

一問、既退還王京、送回王子陪臣、以求封、如何又犯晉州、

一問、既許爾封、即當歸國待命、如何又運糧蓋房、久屯釜山不去、

一問、原約三事、盡從、方許爾封、爾行長等、宜即率領倭衆倭戶、盡退還各島、將釜山熊州等處

房屋、盡行燒燬、永不侵犯朝鮮、亦不別求貢市、爾行長、能保關白、盡從否、

一問、爾等、雖一時遵約、至於日久、能保永無他變否、爾行長、須當訂盟立誓、方遣使臣往

封、

一問、爾國、在永樂年間、曾賜玉帶金印、封源道義、為日本王、今有子孫否、其金印今在何處、

一問、爾行長前云、朝鮮既為請封、豈肯復犯他國、但平秀吉受知信長、尚且篡奪、朝鮮一時



代奏、豈能保得關白不復再犯、  
一問、平秀吉既平了六十島、便可自王、如何又來天朝求封、  
一問、爾國、天皇是何人、國王是何人、  
一問、關白有妻否、聞說是豐臣氏、果否的確、是何年所娶、

諭帖

欽差冊封日本副使左軍都督府都督楊 諭、前屢有諭帖、與行長正成、想爾俱見其中之事、不必復言、昨聞爾已回、又同遊擊前去、山城一會之後、當即星夜前來 完大事、此爾輕怠故諭、右諭、僧玄蘇准此、

萬曆二十四年四月十九日

○欽差冊封日本副使左軍都督府都督楊 諭、五月廿六日、見爾初吾報知、將抵山城、彼中事體一完、即同遊擊速回釜山、萬々不可再遲、本府四月初八日差去、天朝人已於五月廿二日回釜山、石老爺據 本府報、爾日本恭順奏知 朝廷、々々嘉爾日本恭順、照舊完爾日本國王封事、爾等當欽承 上命、慎毋遲延、故諭、右諭、釋玄蘇准此、

萬曆二十四年五月廿六日

○天使謝用梓呈 本光禪師

禪師博通今古、予一見而即知、雖未之見、中國亦罕有者、予謂貴國多僧、雖習文字、恐如禪師者、不易得也、敬服々々、其相見禮節自有 一定規矩、但今初議和之時、邊勞以升降揖遜之

繁、恐 殿下不堪、若殿下明睿高賢、禪師一點化之、欣然如 中國禮儀、則重 天朝者、乃所以自重也、倘不以爲然、亦不必強之、姑待再封之日、先須儀注諒能樂從也、承教意、即達謝使也、

○朝鮮國禮曹參政鄭暉奉復

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平公、

使至得足下書、具悉 貴國近來消息、良慰々々、自古兩國之交、不論勢之強弱、誠如 來教所云、至於義之曲直、安有不辨者哉、以此推之、其曲安在、直又安在耶、足下所謂、上古泛樓船揚旌旗、赴 貴邦數次者、指何代而言耶、羅齊以來、雖有邊徼偶發之患、是不過 島嶼間寇掠之徒耳、其有傾國興兵、無故侵暴、如壬辰丁酉之甚者乎、孤寡抱怨、神人共憤、足下論此、其不慊於心乎、古今天下強弱何常、足下獨不見吳越之事乎、黃石公云、柔能制剛、弱能制強、兵家之勝敗、未易言也、今者 聖天子、命留精兵二十餘萬、分置八道、屯耕教練、敵邦事無大小、此稟 天將處分、不敢毫有自擅、倘足下悔禍表誠、以求後福、則 天朝水陸諸將、必因其可驗之實、而轉稟 天朝、有所裁處、豈非兩國之幸也、來書所謂、時運務急者、恐不在敵邦、而在足下矣、幸足下勉之、餘在、

萬曆廿九年八月 日 禮曹

○朝鮮國禮曹參議鄭暉奉復

日本國豐臣平公足下、



信書與被據人口俱至備審誠疑上年報書亦已兼悉第天朝諸將留在國中、天將不見許、則敵邦無自擅之理、足下勿以遲報為訝、貴島與敵邦、雲水相望、而島中良材、皆我國之土產、則縱敵邦不以父母之邦自居、而貴島寧忍負而絕之、二百年來、敵邦於日本、世篤隣好、視貴島之人、有如內地赤子、時節朝聘、賞賜優渥、及足下之身、超授二品重秩、敵邦之命、似於足下不圖、而其待足下則至矣、況至陪僕、盡霑官祿、島中肖翹草木、孰非國家之所涵育哉、昔年足下來言、關白新立、要尋舊盟、敵邦信足下之言、遣使通好、使价纔返、兵戈大起、而足下為先鋒嚮導、既入京城、追至平壤、是未知足下誑敵邦耶、關白脅足下、而然耶、敵邦何負於足下、而足下忍負之如此、其後足下與沈遊擊稱和乞遣

天使、聖天子視天下如一家、特遣兩冊使、而敵邦又過言、足下之遣信使、過海德至厚也、日本待天使無禮、反肆桀逆、冊使甫施、參軍繼後、足下首謀、指揮諸倭、將襲我舟師、足下之子、與攝津行長為先鋒、再犯全羅道、是未知足下誑天朝及敵邦耶、關白脅足下、而然耶、天朝之至恩、敵邦之至義、何足下不忍、而自絕之如此、戊戌之冬、水兵天將陳都督與敵邦邊將、摧破倭船於南海岐洋、觀音浦約束、天朝諸將、欲追繫歸師問罪、貴島、而敵邦以禍本不全出於貴島、懇請而止、足下負敵邦、而敵邦終不絕、貴島之意、想足下亦有聞矣、聖天子甚怒、日本蔑冊使、而動兵甲、飾兵部、命留名將及精兵二十餘萬、分置敵邦八道、以為數十年屯耕教練之計、至今天將等皆以貴島為罪、昔乃謂敵邦誤親、貴島勾引兵禍、此蓋以足下及足下之子、再為先鋒向導故耳、來諭有之、對馬島守在大坂、待報朝鮮不和之事、

而後載運軍糧云、敵邦所不為自擅之事、足下欲脅而成之耶、以足下之力、可止日本之兵、則雖講和、如前日而述、而背盟又如前日、足下先既誑而負之、又為再誤耶、敵邦唯天朝之令、而天將說稱對馬島累誑、天朝及朝鮮、非有異常忠款、而其言尤不可視聽、云敵邦獨能擅斷乎、雖然與將來不追既往者、聖人之心也、包荒含垢、許人革面者、王者之道也、日本若能以誠言相與、而貴島亦且大加懲悔、表著其非常惠悃、圖所以自効於天將、而得全轉奏、天朝、則人所欲天必從之、于斯時也、敵邦惟皇朝指揮是從、前日之事、何可提起再論、唯在足下盡誠意耳、貴使久留、慮足下懷疑、請于天將、賞承先送來書、則天將轉報於天朝、上司如有處置、當遣人報知、不宣、

萬曆廿九年八月日

○朝鮮國禮曹參議鄭暉奉復

日本國豐臣平公足下、

別紙所諭、與四郎等、始到敵邦、天將輒即拿送、天朝、其後處置、非敵邦所知、蓋往年日本待天使無禮、反動兵戈、天朝深怒、其桀逆、拿問與四郎等、足下豈不聞乎、自古無殺使之國、敵邦粗識此義、與四郎輩、殺之何快於敵邦、留之何損於日本、而敵邦強留不放歸乎、其無禮理想宜諒之、不宣、

萬曆二十九年八月日鄭暉

○日本國對馬州大守豐臣義智謹稟



朝鮮國禮曹大人閣下、

僕雖在大坂、以調進之信（調信之進力）、達五內大臣、家康怪之、重命僕歸去、督貴國之信、是以去七月中旬歸島、于時橘智正歸來書、貴報薰誦、再三珍重、書中曰、敝邦事無大小、皆稟天將處分、不敢毫有自擅、倘足下悔禍、表誠以求後福、則天朝水陸諸將、必因其可驗之實、而轉稟天朝、有所裁處、豈非兩國之幸、云々、僕謹以聞之、大閣在日、家康常諫撤兵、讒臣強拒之、及其薨之日、惑已解、納家康之諫、故陋邦改非求和、所謂豈非兩國之幸、陋邦無貴無賤、人心短戚也、所冀事無遲延、惟幸、因茲再差橘智正、漏洩心事、餘在調信之書、萬々恕宥、恐惶不宣、頓首謹言、

○大明使教司渭濱茅國科再拜、  
日本志摩守正成、

自去年孟冬

賀往薩摩、後向不獲通、一問仰心如渴、乃者新春福集、台履亨嘉、生恨不能、躬叩稱賀、獲罪多々、諒蒙清宥、生之歸期、聞知閣下、已有令矣、今當候風解纜、倘得面謝、而行所願也、附使草此奉候、諸惟垂照、不宣、

○ 約條

一館待有三例、國王使臣爲一例、對馬島主特送爲一例、對馬島受職人爲一例、  
一國王使臣出來時、只許上副船事、

一對馬島歲遣船貳拾隻、內特送船參隻、合貳拾隻事、

大船陸隻、中小船各漆隻、

一對馬島主處、歲賜米大（豆脫力）并壹百石事、

一受職人歲一來朝、不得遣人事、

平時受職人、則免罪幸、今不舉論、

一船有參等、貳拾伍尺以下爲小船、貳拾陸尺柒尺爲中船、貳相捌尺玖尺參拾尺爲大船、々夫

大船肆拾、中船參拾、小船貳拾、爲定額、尺量船體、又點船夫之數、船夫雖不得過定額、若不

足則以點數給料事、

一凡所遣船、皆受對馬島主文引、而後乃來事、

一對馬島主處、依前例、圖書成給、著見樣於紙、藏禮曹及校書館、又置釜山浦、每書契來憑考、

驗其真偽、違格船、還入送事、

一無文引者、及不由釜山者、以賊論斷事、

一過海料對馬島人、給仕日糧、島主特送、加伍日糧、日本國王使臣、給貳拾日糧事、

一他餘事、一依前規事、

○對馬島自古受朝鮮約條、圖書船往來通用船數印符、迄大閣征誅之前、在島通信目錄、此中或有減却之船、云、在石川右馬助所寫之、并國王殿使船、及諸官領之書等、隨所見聞寫之、

於相國寺

松雲大師



欲把西來問老兄

遠勞桑海訪蓬瀛

話餘先進清茶飲

東院千秋萬古情

和

何圖陋室接師兄

為國為民浮大瀛

且嘉今朝作交會

相逢一剋摠多情

和

國隔西東心弟兄

感師海水慕登瀛

瓊筵時有兩華美

何以新詩不寫情

於同狀

尤喜高僧到梵宮

語言未解意相通

遙超江海妄勞苦

誰為國家來大功

靈岳佛經停遺教

經山祖意弘宗風

似無遠近自佗隔

日本朝鮮一撮中

和

尊兄為訪到琳宮

系出同門一脉通

將迷待悟須彌隔

道主忘心不計功

芳草漸長過口節

碧桃千樹笑春風

比年萬種千般意

却在吾師一指中

慶長十年乙巳朝鮮和使松雲大師、僉知孫孫支式來朝、於伏見城禮聘、內府家康公、將軍秀忠公、相國寺西笑和尚、以傳錄司、招大師、祇待之、歌唱和詩、

○大明日本和平條件

一和平誓約無相違者、天地縱雖盡、不可有改變也、然則迎大明皇帝之賢女、可備日本之后妃事、

一兩國年來依間隙、勘合近來、及斷絕矣、此時改之、官船商船、可有往來事、

一大明日本、通好不可有變更之旨、兩國朝權之大官、互可題誓詞事、

一於朝鮮者、遣前驅追伐之矣、至今彌為鎮國家安百姓、雖可遣良將、此條目件々於領納者、不顧朝鮮之逆意、對大明割分八道、以四道并國城、可還朝鮮國王、且又前年從朝鮮

差三使、投木瓜之好也、(依太閤記則此間如脫二條)

朝鮮國之權臣、累世不可有違却之旨、誓詞可書之、如此旨趣、四人向大明勅使、縷々可

陳說之者也、

文祿二年癸巳六月廿八日 御朱印

石田治部少輔三成 增田右衛門尉長盛 大谷刑部少輔吉繼 小西攝津守行長

○對

大明勅使可告報之條目、

一夫日本者神國也、神即

天帝、々々即神也、全無差、依之因俗帶神代風度、崇王法體天則地、(有言、太閤記)有令、雖

然風移俗易、輕朝命、英雄爭權、群國分崩矣、予懷胎之初、慈母夢日輸入胎中、覺後驚愕、而

召相士筮之、曰、天無二日、德輝彌綸四海之嘉瑞也、故及壯年、夙夜憂世憂國、再欲復聖明於神代、遺威名於萬代、思之不止、纔歷十有一年、族滅凶徒、而攻城無不拔、圖邑

無不有、乖者(邑以下太閤記作敵陣無不廢有乖心者)自消亡矣、已而國富家娛、民得其所、心之所欲無不遂、非予力、天之所授也、



一日本之賊船、年來入、

大明國、橫行于所々、雖成寇、予曾依有、日光照臨天下之先兆、欲匡正八極、既而遠島邊陲、海路平穩通貫、無障礙制禁之、大明亦非所希乎、何故不伸謝詞、蓋吾朝小國也、輕之侮之乎、以故將兵欲征、大明、然朝鮮見機、差遣三使結（結下太閤記有隣國九隣丁前軍渡海之時不可塞糧道不可遮兵路之旨約之二十五字）而歸矣、

一大明日本會同事、從朝鮮至大明、啓達之、三年內可及報答、約年之間者、可偃干戈、旨諾之、年期已雖相過、無是非之告報、朝鮮之妄言也、其罪可逃乎、答自已出、答之所攻也、此故去歲春三月、到朝鮮遣前驅、欲匡違約旨、於是設備築城、高壘防之矣、前驅以寡擊衆多、多刳其首、疲散之群、卒伏林樾、恃螻臂舉蟹戈、雖窺隙交鋒、則潰散追北、數千人討之、國城亦一炬成焦土矣、

一大明救朝鮮急難而失利、是亦朝鮮反間之故也、於此時、大明勅使兩人、來于日本名護屋、而說大明之、綸言、答之以七件、見于別副、爲四人可演說之、可有返章之間者、相追諸軍渡海、可遲延者也、

文祿二年癸巳六月廿八日 四人

○去歲拜別之後、不問安否、非敢怠之、海雲萬里便（使也）不的也、不意賜一書信、匪管拜視吾子之書信、國司四老、亦辱賜數行書音、蠻字件々重譯、以頗解其理、未敢不可慊矣、去春我國商船、爲赴安南、大洋遇風、檣傾樺摧、幸而到於廣東之地、辱蒙蠻君之深恩、修檣與檝、前月

回於我日本肥州五島、雖未回我州、舟人無恙、是亦出於蠻君之仁心、且復有經緞之賜、何以謝之、即憑伏吾子、以呈報書於四老、吾子其詳說之、自今以往、若有求於我者、使通事者報之、我亦有求於貴邦者、他日使一价以告之、貴邦安泰、陋邦亦無事、珍重不宣、

○答南蠻四國老書

胡越天涯未通音書、不意芳信數行、蠻字不知其旨趣如何、使人重譯、以漸解其理者、十而一二、其八九未能解之、是故無由詳謝之、去春我國商船、爲赴安南、路遇黑風、飄墮於廣東之島地、幸蒙國司四老之深恩、舟人無恙、前月回日本肥州五島、是亦國司仁心之所及也、仄聞貴邦上下、各得其所、我陋邦亦十農工商之四民、不闕其一、貴邦商客之所得而能知之也、今也雖欲諄々然說之、夷語難耐、乞諒察、

壬子八月

拜復

南蠻國司四老閣下、

○大明國欽命總督水師使行事總兵官前軍都督府右都督臣崔芝、泣血稽顙、奏爲國仇不共天地、隣誼可聯、唇齒、敬竭請討之誠、以圖恢復之舉、事竊惟東西南北、開闢之界限甚明、治亂興衰、元會之循環遞變、四維盡撤、國乃滅亡、五倫未毀、運必聿興、我大明一統、開基遞運、三百餘紀、列后延祚、相承一十六君、主聖臣忠、父慈子孝、敦睦之風、久播于來、享來王之國、仁讓之聲、奚止于我疆我土之封、去歲甲申、數奇陽九、逆闖披（披力）猖、天摧地缺、蠢爾韃虜、乘機恣毒、糞污我



陵廟、侵凌我境土、我害我生靈、遷移我重器、天怒人怨、惡貫罪盈、今我皇上、神明天縱、乘龍御極、改元隆武、應運中興、親率六師、以蕩妖孽、命芝于肅虜將軍爵下、任芝以水師先鋒都督、芝荷重寄、誓不俱生、切圖吊伐、大舉不禁、呼援隣邦、環按(朝貢脫)諸列辟、有心者無力、有力者無餉、有餉者無舟楫、恭惟日本大國、人皆尚義、人皆(有脫)勇人皆訓(練脫)弓刀、人皆慣習舟楫、地鄰佛國、王識天時、我朝人衆、貨貿通匪、止一日、敬愛相將不遠千里、芝葵心是抱、養血有胸、欲盡主辱臣死之忱、難忘泣血枕戈之舉、特修奏楮、馳諸殿下、聊効七日之哭、乞借三千之師、伏祈迅鼓雄威、即徵健部、舳艫渡江、載仁風之披拂、旌旗映日、展義氣之宣揚、一戰而復金陵、使叩半臂、再戰而復燕都、并藉全功、船械糧草、暨仰携來、報德酬勳、應從厚往、從此普天血氣、共推日國斷鯨補石之平、(手)而中華君臣、永締日國山河帶礪之盟、瀝血披衷、翹望門(明)鑑芝不勝激切痛額之至、爲此具本、專差參將(林脫)高齋捧謹具、奏聞、

自爲宗記、至齋字止、共四百八十七字、純全張

右謹

奏聞

隆武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總督水師

總兵臣崔之(芝)

○古聖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善哉是言也、原夫

大村收主、忠孝持身、仁愛及人、世襲簪纓、與天悠久、治國恪道、堯舜之治、教民信行、周孔之教、非循治下、士庶敬頌、德化、抑亦遐邇蒼黎、恭仰仁風、玆因將欲回觀、以盡君臣之道、時應麾下名士、字外記者、寅(實)效祖餞迎、駕於第、勿謂驪駒、不傷南浦、偶憶老聃、臨別遺言、忽觀霜毛雪羽、飛自蠶極、恍若霓裳、訝舞庭間、其警露之音、非同凡鳥、固知鶴鳴九臯、聲聞于天、未幾後有金眸玉爪、降從玉臺、雄姿逸氣、宛似決雲產岱之狀、是以詠鷹詩云、地門山高添意氣、風枯草動長精神、亦古有爽鳩氏、考此化源、而得名任司寇之職、大明篇亦云、維師尙父時、維鷹揚及至、恥燕雀截鷓鴣之喻、若稠林焉、更有昔賢賦鶴詩云、警露聲中求鳳友、中羽霄羽翻恥鷄羣、逮乎、太液語德嘉祥之歌、瑤池朝戲夕飲之吟、其集華表上維揚如斯、彙語弗勝枚、觀此二物、雖曰羽族名稱、胎僊到龍、以名察之、詎與鴻鵠爲鄰、所謂禎祥之非、(兆)出自今日、仁德之徵、先盛于蒼也、嘗聞往古明君、有青龍朱雀之符、後人祗聞而未見、亦未可證其實、令鶴鷹飛集於大村名士之餞、遲人皆見之、亦未可謂往古青龍朱雀之符、猶非實、由是國祚繁衍、信可察矣、余本布衣一介、未能素沐鴻恩、無由圖答第、聞見斯兆、敢不擗管、聊紀其勝、然古人喜雨、而名亭傳頌、今古、矧鶴鷹之瑞、頗類鳳鳴岐山、而應文明之嘉猷耳、本欲詳述鶴鷹、先後禎祥、瑞慶爲緣、收主承崎鎮之邀、不待思索、信筆胡揮、恭塞誠明、若欲識其精微、具在闔國人齒頰間矣、家國將興、必有祥、承恩義士餞瓊觴、鶴從霄漢降靈囿、鷹自香冥飛畫廊、福壽並增千乘主、君臣共樂萬年疆、大村德政皆仰天、道仁風四海揚、

昔



延寶歲次乙卯仲春中澣蘿峰林道榮頓首謹識

○寄朝鮮李石湖

中島自菴

萬里西來八日槎，憐君奉使度天涯。行程奇絕士峯雪，莫厭江城驛路遐。

次中島自菴韻

李石湖

寒雨連宵滯客槎，海天春色杳無涯。訪來一倍東遊興，爲謝騷人不我遐。

覆呈

茂源 道案

前蒙

枉顧常以未就謝爲恨，意外華帖，忽落羈窓，既感且謝，亦來。自菴詩韻，清新俊逸，自不學其起，余十洲三島之興，何能雌黃，見白於其間哉，只緣厚意難，孤翁忘效，頓之譏耳，統希照亮，不宣。

乙未九月二日

石湖

再和 寸碧軒

自菴

晴風稱意送征槎，明日津陽離海涯。只恨寄詩情未盡，長汀望斷錦帆遐。

疊和

石湖

二島初回漢客槎，故山西指碧天涯。颯風一日人千里，離恨茫茫入海遐。

韓使贈答

明曆元年乙未十月初四夜於本願寺內岡部美濃守館春齋與朝鮮李石湖筆談并詩

春齋

初接清客幸々，既聞其號石湖，未知其姓名，欲聞之。

石湖

春齋可通兩情，何幸如之，鄙即李明彬也，尊諱亦春齋。

春齋

余姓林名恕，字之道，號春齋，又號向陽子，足下之字欲聞之，就問癸未之聘使三人，及朴螺山無恙否。

恙否

石湖

鄙字文哉，又號水南，癸未三使，皆位高平安，朴累山亦無恙，登文科時爲邑宰耳。

乙未孟冬四日之夕邂逅

朝鮮國學士李石湖卒呈一絕

春齋

滄海漫々萬里春，風飡露宿意如何。佳名追慕范成口，大攬東遊錄幾多。

欽次春齋清次

石湖

杳々鄉園隔海波，流光其奈旅遊何。客愁忽到今宵失，專爲詞人厚意多。

呈朝鮮李進士

林春信十三歲

學流定識究淵源，眼界飽看東海暎。偶遇異邦名進士，漫呈一絕代鞮言。

狄鞮西戎通言語之官



余到東武夜與春齋論詩傍有林春信秀才亦能賦一詩要和余奇其年眇而才調俊逸次韻以贈之

石湖

萬里行窮一水源扶桑咫尺見朝暾口山佳士年猶少一絕能通兩國言

春齋

漫呈野詩恭賜高和况亦小兒輩佳語亦被和之多謝々々

又

賤息得高和欣然々々不記彼名則奈無他後之證請願改書以授之

石湖

如示

春齋

愚息和韻改書多事々々

又

坂伯元人見氏友元此二人余門生而志於學今各呈一詩雖勞願和之

呈李進士

人見友元

貢國善隣交道通浮槎奉使是英雄一時幸遇鴻臚客清話吹來大雅風

呈李進士別有高麗韻詩復改之

垣伯元

韓人邂逅一堂中流逐星槎到海東異域莫嫌相識少要須月是故鄉同

石湖

示詩儘佳而高麗之麗非支字韻佳人又非男子之稱鴻臚之任非祝官之事勢難和示幸勿相答

伯元

示諭信然雖然高麗之麗字書出于支韻癸未之年春齋呈申竹堂之詩以高麗為押韻竹堂有和章佳人不必非男子之稱漢武所謂懷佳人不能忘是也鴻臚館我朝謂貴國人之所館振古然勿訝焉

石湖

示意詳悉支韻之麗字乃日月麗于天之麗々降之麗字高麗之麗字即佳麗之麗字美人佳人即君臣之間比喻之稱非主人稱客之辭鄙見如此故更此中鴻臚則果如示諭

伯元

麗與驪相通用而或稱高驪或稱句驪然則支韻亦可用之雖然任高意可改作高麗史記朝鮮傳註有之

石湖

句驪之稱見何書耶鄙見孤陋欲得聞知耳

伯元

句驪之稱歷史中有之欲見其本文他口抄出而呈之



石湖

然則各任所見何必曲循鄙言乎、

和人見氏韻呈春齋要和

石湖

扶桑今日客棧通、大海東頭城勢雄、自詫茲行不寂寞、鯨濤萬里快桑風、

李進士次友元韻以求余和乃應焉

春齋

相逢萍水意融通、容貌非常才亦雄、詩酒對君規祝處、客中不及石尤風、

疊步春齋和韻

石湖

數篇詩句意相通、年少才高一世雄、珍重祝辭情可見、休言千里不同風、

又呈李進士

友元

遠程奉命自雞林、邂逅忻聞金玉音、千里山川雖異語、一時欲說兩鄉心、

更次人見氏韻

石湖

寒雨蕭々葉下林、客窓愁聽夜蛩音、新詩喚起西歸夢、能會思鄉一片心、

次坂伯元韻要春齋和咏

石湖

□□秋盡客棧中、流入蓬萊日出東、□識隣邦厚行義、樽前酬唱與君同、

李進士又次伯元韻以求余和、載乃呈示焉、

春齋

□唱相酬頃刻中、棧山航海使韻東、尋常一棹燈前話、添箇詩人便不同、

石湖

剪燒論詩足有良晤、只緣客久病、深思苦鈍遲、將不免効西子之嘔、可愧々々、

春齋

此行三官使、姓名既聞之、其字其號欲聞之、

石湖

正使號翠屏、副使號秋潭、從事官壺谷字、則幕下人、不敢告前耳、

春齋

今夜奇遇何時忘之、留滯之間、期再會而已、余有弟曰函二子、昔年與三官使及螺山、贈酬數

回、今夜欲同來、然有老母臥病故不然、一二日之間、余代彼侍母病、使余弟來于此、足下必

可來會、無違約、

石湖

此會之不能相忘、彼此同也、

賢季侍病未來、誠一欠事也、倘一相奉、其幸可言、

同

唱酬疊々不覺夜闌、幼欲辭去、更謀他日之奉年、

孟冬九日座上、卒篠氏宗設裁一絕、呈

朝鮮國李石湖

黃菊凋衰林葉飛、五更飯夢淚沾衣、况君萬里東行路、海外城邊消息稀、



欽次篠氏宗設清韻

石湖

回頭天際白雲飛，流序無端過授衣。鄉札欲傳何處托，蓬山西畔雁飯稀。  
漫賦絕句一草呈

朝鮮進士李石湖

元格

日本喜看韓客來，相逢邂逅固奇哉。就中難奈語言別，試寫詩腸愧不才。  
次元格韻要 函三子和師

石湖

秋盡蓬山雁不來，故園歸思日悠哉。新詩起我東遊興，萍水傾逢一秀才。  
任學士之請次元格韻

函三

發軔三韓得々來，扶桑鬱島路遙哉。從茲又陟二荒頂，讀視登庸足下才。  
更次 元格韻

石湖

客自三韓萬里來，九重承命往欽哉。華賤留得奇遊跡，慙愧騷壇馬倚才。  
又步前韻呈 李進士

元格

箕子遺風肅々來，談交雅會又佳哉。摯虞有筆雖通語，口授唯無太叔才。  
叨賦小詩一絕呈

朝鮮李進士

好安 酒井讚岐守殿儒者

繼信締交貴國賓，相逢始識箇良因。忽愁異域不知意，東武僑居德有隣。  
次 好安韻更要 函三子和篇

石湖

才子風流稱寶賓，一場良晤是前因。山川雖別情無間，兩國由來睦乃隣。  
依學士之需嗣好安韻

函三

自古吾邦接北賓，一場面覩匪無因。口山複水雖迢遞，須憶親仁與善隣。  
漫賦一絕呈

李進士

萬里長途艱苦勤，旅亭定識憶榆粉。使星他日去東海，回首燕山一片雲。  
次乘雅韻更要函三子和篇

石湖

蓬山詩客意多勤，憐我遙思故社粉。返節他時回首處，可堪溟海隔重雲。  
隨學士之所求次 乘雅韻

函三

半年經歷太勞動，客裡何忘舊里粉。別袂無端期後會，蜻洲窮目雁山雲。  
乙未十月九日，函三子與朝鮮國李石湖筆談，函

函三子

前日春齋對談，乃得聞足下之姓名官秩，今始接手乎，欣悅不少。余是春齋之弟也，癸未之秋，與  
三官使及朴螺山所贈答之考槃過，即余也。

石湖

向接 春齋獲聞 左右盛名，頃見達長老所袖來五華堂記，得審左右文筆，今奉 清儀，始  
知聲名，才華容貌，俱是稀也。一門世濟厥美，令人嘉歎，余客中愁病，殘相侵，幾廢接見他，今



聞左右來、此觸疾暫出耳、左右姓氏、向因春齋知之、而諱字及字則未知、望便請書示、春齋名字亦望書示、

函三

春齋姓林名恕、字之道、號向陽子、余名靖、字彥復、先年號公槩過、近歲號函三子、聞五華堂之鄙作、入足下之清覽、可謂欣幸、比日得見被和茂源韻之富士山兩律琅璅吟、謂况又前夕與春齋復々之詩章、其才華之宏瞻、可以歎然、

石湖

五華堂之作、嘆賞久矣、今遲見清章、句語甚佳、拙構効頌、良用愧惡、(應)尊大人軒號、及姓諱亦望書示、如何、極知未安、而久仰高名、切欲觀書示、如何、神社考所撰、羅浮子果是軒號耶、

函三

余三郎羅名忠、字子信、一名道春、號羅浮子、又號顏巷、

函三

大明近歲之兵革如何、十五省悉入韃虜之手乎、國號大清、年號順治、至今猶然乎、吳三桂存沒如何、且陝西之皇明之宗脉、不絕如縷乎、鄭芝龍、李自成、四川之張景憲、皆既摧滅乎、

石湖

示事則我國之不能詳知、亦無異於貴邦、既不能詳知、則非所當書示、文士相逢、只是一場論文是矣、何必語及不知之事乎、

石湖

奈須氏、即何姓名何職任耶、

函三

此是余之門生也、願得足下之清和、詞雖蕪拙、若有嗣音、則為幸、

石湖

舊事記古事記、日本紀神皇正統記延喜式、風土記抄續日本紀等冊、貴國有之云、而切欲暫見、未可、不見借耶、即當完璧更須勿惜、

函三

皆是 我國之典籍也、卷帙作堆、世上不多有之、就中書肆之所刻亦有之、今俄難盛一紙、就問東國通鑑、撰者何人、

石湖

卷帙雖多、可以暫運世上、雖不多故、左右必儲、更望母托以副、客中一覽之願如何、東史則歷朝史臣所撰、而間有釐正之人耳、何能歷舉其名乎、

函三

貴國有井田、在平壤、是箕子之所區畫也、今尚然乎、且又所用之曆、則何世之遺制乎、抑又貴國、東西南北之廣輪幾何、幸見書示、

石湖



井田貢助之法，尚有存者，而世遠頗變，失曆則行夏正耳，南北則二萬餘里，東西亦如之，而差不及矣。

函三

曆法日月之躔度，左施右施，何以決定乎。

石湖

曆家推步之數，星官知之，而鄙人識見不博，未能詳悉。

函三

春齋與 足下期再會，明日晚可來此，足下必被晤語則為幸，莫負季諾。

石湖

春齋若臨于此，則當受（更）奉耳，前聞有色憂，今則勿藥耶。

函三

邇日得小驗。

函三

此夕盤肴有鮭魚，乃指示之曰，貴國有之乎。

石湖

我國亦有之，名鮭魚。

孟冬九日座上，卒載一絕，呈 朝鮮國學士李石湖

函三子

舟車安穩到吾州，珍重祇夕廣覽遊，元是石湖詩派濶，袖中東海可添流。

錄次 函三子前韻

水南

嚴程深入海東州，男子平生弁壯遊，物色分留知是少，謝庭蘭玉盡風流。

學士芳和早成，乃別賦一律以呈之。

諱客客歲六月出釜山浦十月二日到江府

函三

逢著鷄林文學人，此行水陸最艱辛，火雲影落釜山浦，黃葉風殘武野濱，傾蓋幽情如故舊，揮毫才調更清新，座間率爾聊酬唱，要結交隣他後因。

次 函三前韻

石湖

海外奇遊有幾人，長程休道飽酸辛，半年留作三山客，千里行窮一水濱，佳會政知今日最，羈愁偏為異鄉新，孤舟去後蒼波濶，襟袂重攀恨莫因。

扶桑途中述懷兼叙壯遊一百五十韻錄示

九巖茂源兩老師求和

秋潭

墮地為男子，初心恥稻粱，磨斤求郢質，劍迹避薪場，魯國尼看小，沂川點浴狂，功卑仲父管，學媿大夫楊，技癢何須癢，詩窮且不妨，為文師二漢，作句効三唐，初服懷蘭蕙，剛腸嗜桂薑，形骸實土木，泉石鼻膏肓，氣放瓜嫌繫，心雄劍吐鏗，河心野海若，塵迹濯滄浪，臘屐追靈運，龍門慕子長，中年頗跌宕，幾處好彷徨，北盡陰山外，南窮瘴海傍，一節隨勝槩，隻脚信行裝，青鶴峰頭月，紅流洞裡霜，奇遊誇已壯，宿債謂能償，只恨遺楓岳，惟思陟妙香，胸襟吞夢澤，俗物齊毫芒，耳作



溝中斷、誰收、爨下僵、如何落世網、忽已絆名韁、聖世敦隣好、待人簡、後良、使乎吾豈敢、公耳食猶忘、寵浴皁比錫、恩深御醞膏、獨賢非所歎、守對詎堪當、素節思糜骨、丹忱勵牧羊、辭聘非陸賈、回轡異王陽、六月圖南路、三星拱北望、豈惟悲去國、元自戀遊方、別淚添清漢、鄉園去碧坊、晨昏賴荆樹、滄瀨伏糟糠、回言趁庭地、懸情舞彩堂、飲水星駕促、叱馭驛程忙、鳥嶺迷雲表、龍湫圻地央、翠樓鴈詠樂、花館踏謠娘、閱月留實日、維舟滯出疆、祈風祭水伯、涓吉啓牙檣、鷓路奔如電、鯨波湧如湯、衝騰震競々、折柁勢遑々、手束扶顛策、神懷臭載殃、全生皆聖澤、濟險豈謀臧、鳥長戈舡逆、漢豪赤足踰、香醪呈玉椀、異味送花糖、家札投禪榻、詩髭撥客狀、馬州經夏暑、牛女報秋涼、蚊毒逾蜂蠆、鸞瘁甚虎狼、篙師更理楫、岐島又開洋、約束馮夷伏、驅奔鬼魅恇、風恬波不起、工唱棹相將、麗圃曾遺躅、羅堤尙播芳、朝霏藍浦雨、夜泊赤間鯨、文字空城在、安皇古廟荒、上關山水秀、西道士民強、三五中秋月、樓臺半夜光、登臨雖可樂、節序更堪傷、把筆愁添緒、憑闌淚滿眶、岩棲千仞寺、鐘乞一盂糧、梵響湖騰浪、聰簾屋作細、福禪稱別界、韜浦是仙莊、水錦天孫濯、雲屏彩鳳翔、十洲環咫尺、三島接微茫、拓戶嵐光潤、披帷海色滄、絳霞連打水、紅日湧扶桑、物色天何秘、風烟地未藏、安期斟沆瀣、子晉奏笙簧、羽蓋時來往、鸞輪乍有亡、產猿山有號、石化木無常、插鉄蘇枯木、編籬植翠篁、界濱初落帆、河口御鳴榔、錦纜千肩挽、樓舡五彩煌、中央金作寶、上下錦圍房、挾岸觀如堵、填街橫似秧、爭稱霄漢使、望若月宮郎、大坂雄都會、和泉壯塞防、層々回日閣、隱々駕虹梁、藥物饒巨貨、漁鹽集市商、城州履坦陸、衢路達岐旁、衛護千群集、威儀十里張、兒童驚蠹鉞、戍卒擁戈槍、譯舌乘油壁、蒼頭跨嘯嘯、成林皆橘柚、撲地遍

篋、汗雨沾帷幙、花姬去靚粧、慶園迷楚郢、黎庶感吳閩、古寺逢秋雨、虛堂聽夜蛩、霜梨堆滿榼、虬印逢盈筐、使節遲々發、心旌擾々颺、琶湖環水國、上嶺廢城隍、太守豐眞食、濃州俯乃倉、螺鬟歎百越、襟帶宛三湘、齊郭籠華燭、隨堤廕綠楊、清塵拂水榭、列舍奉瓊漿、喜觀皇華盛、知懷容澤滂、沃饒彌曠漠、秔稻少稊稂、洲般經崔峯、街川渡淋漓、鼉腰鋪杷梓、鉄鎖縛餘腥、異札雖輸歎、虛文太濫觴、行逢東武使、引接上房廂、暮涉天龍水、朝登日坂岡、駿河名劇邑、豪族接長廊、美酒家皆釀、明珠斗可量、人烟作建業、形勝較餘杭、特地山稱富、磨天嶺號相、停驂休脇息、戒轄載脂肪、湫壑深無底、蛟螭造不祥、九頭聞似誕、百怪說非詳、仰望峰皆雪、誰云谷是陽、蒼茫迷七里、陰慘哭千傷、濱海田疇瘠、經霜稼穡瘁、兼天飄荻葦、極目滿菰蔣、陟峻瞻窮髮、綠谿憩芾棠、鎌倉扣邑里、權現創程章、建永形居屋、當關勢扼吭、連山開遠郭、引海作回塘、冠服殊周冕、民居類越裳、使船如使馬、飲芋若飲糧、擇日傳綸綵、開函捧幣璋、逢迎前禮遇、駿走若兢兢、託說盾瑤壁、喧傳觀鳳凰、楚圍威棗々、趙鞅玉鏘々、綺席開尊滿、華軒擊鼓鏜、厨房舖錦席、茶竈列銀鑪、珠箔探龍伯、奇香取象王、褰帷通翡翠、鑿池泛鴛鴦、海錯鱸兼鮓、山肴雉間雉、光山寶殿關、猷院孝儀彰、嶽勢蟠青陸、神居近紫皇、風雲護靈塔、金碧耀宮牆、洞似天台豁、峰疑石廩昂、四時留白雪、千丈落銀潢、御筆天章煥、銀鈎玉索鋼、先王遺寶墨、古刹揭琳琅、八字神應護、三灾鬼自禳、日星交炳煥、鸞鶴共騰驤、絕域瞻望切、孤臣感涕滂、驚姿愧簡摧、光命煥文昌、羽飾非華國、毛錐謬處囊、偕行皆俊逸、同德比琮璜、文彩吳中謝、風流稷下姜、吟成寫蹠閱、味雋奪炮祥、共賴神明勞、常將敬義震、六千行盡海、三百佩爲纓、且得慈航護、何憂怨



鰲戕源師淳可愛，巖老氣猶康。百戰相酬酢，玄談與頡頏。所趨雖異道，相對且敷腸。歲晏鳴鵝，天寒衣鶴鷄。來時炎似燦，歸路雪其雱。杖節文身地，留名漆齒鄉。殊方添鬢白，幾日見眉黃。壯觀渾如夢，孤忠信彼蒼。何當還魏闕，聯武廁周行。

乙未孟冬秋潭居士須以此作轉奉

羅山得其和韻投示幸甚

秋潭公賦扶桑壯遊長篇，使九巖茂源兩禪禱，示余求其和章，乃薰誦之，凡一百五十韻，且全篇不離格律，而每聯對偶精確，扶桑之勝概，壯遊之高興，模寫如畫，可謂宏贍之才華，豪縱之巨筆也。固以感歎焉。原夫詩之長韻，倍恒者十餘韻焉，二十韻其多者，乃至七八九十韻也，其最多者百韻也。老杜、禹錫、元白等，集中皆有焉。就中香山之悟真寺，一百二十韻也，王黃州之一百五十韻，是其愈多者也。評詩者惟爲古今之長篇，抑蘇和仲之波瀾之才也。過五百言者少矣。陸放翁之六十年間萬首詩也，韻之累疊者不多，固是所少也。而今雅什差肩于黃州，偉哉美哉，入手朗吟僅一日，征旆早出。府未遑慶載，既而依元韻任來詩，不厭重複，不避繁冗，而駢對排比三百句，甫就乃錄之，追呈于途中之旅櫓，因告曰：我國先儒，江大府卿，詣宰府，嘗神祠詩二百韻，載在。本朝續文粹也。古詩焦仲卿妻一篇之外，亘古亘今，無相及者。城南聯句百五十三韻也，然韓孟之所爲，而非一手也。以中華文物之盛，猶如此乎，豈得謂桑城無人乎，況於他方乎，賴以此拙和之韻枝，爲繞朝之策乎，若夫寸有所長，尺有所短，所謂詩如美色，則宋國京家之女，可得而見乎。

大夫腴在道，可不願膏粱。唯見先儒迹，無登舉士場。紂王尤暴逆，箕子乍佯狂。洪範教相授，九疇倫旣揚。度遼雖似遁，開國有何妨。衛滿值劉漢，蘇文敵李唐。生才金氏筆，斂手柳家薑。人有孔方癖，誰無分具其力。盲曝眸江似練，刻意嶺如鉞。舊紀改權近，新圖到樂浪。鷄林雲霧快，鯤壑水流長。細響停而進，征鞍徇且祥。振衣羅道際，濯足金山傍。緬想夢周聘，差催裴使裝。修途經溽暑，深曉嚼嚴霜。傳句非無債，揮毫相留償。黃暉開意旨，文字發清香。術業爲抽華，真措不誤芒。趙張蹤逐慕，藉湜汗淋僵。黑霧風吹羽，紫遊電轉轡。靈區探境致，美景賞辰良。逆旅少焉出，名山認不忘。仲宣登覽遠，重耳險阻嘗。未富彼何欲，讓仁我豈當。伯常依雁足，屬國牧羝羊。地理水兼穀，天時陰與陽。極星元小覲，葵日每東望。堪笑吳尋海，應崇舜陟方。罪凶投裔島，攝政似春坊。已揀彼金玉，不揚他糝糠。樂哉顏子巷，直爾仲尼堂。和氣溫然處，落花閑不忙。月晴天上界，風到水中央。句讀勸童幼，織紉附阿娘。乾龍行不息，坤馬利無疆。西塞千尋鑿，東溟百尺橋。蓬牕多少冷，杯酒若爲湯。伍想怨猶激，陽侯叱不遑。齋書能載渡，積善免餘殃。棄擲求兼伎，訂評否與臧。波心魚潑々，岸上獸踏々。綠淨衣如靛，境佳蔗似糖。共連賓价袖，相對友僚狀。臺有凌敲勢，樓生架閣涼。歎蒲元趙脯，哀鮑本秦狼。革薺浮幽島，蓬萊屹大洋。白癡祈久視，玄默憶兢惶。漕有衆夫助，輓期百兩將。陽生陰產備，海錯野珍芳。歷市構華屋，燾帆馳葦航。氣蒸疑混沌，虛廓見洪荒。鼠負輕竿重，許耶弱纜強。黃牛添暮色，赤壁泝流光。越鳥催思戀，巴猿增感傷。鴟兒憎辛醬，蠅子嫉榜暉。湏是一年蓄，豈唯三月糧。忽看椽是筆，屢展帙之緗。風鷓飛過宋，溟鵬搏識莊。宛然船底坐，拱不室中翔。胸鬱霧締結，眼穿烟渺茫。望梅消燥渴，挾纊忘寒滄。早掃蠹於穀，先



勤蠶在桑，俞針醫國病，鄰軸秘家藏，直諫美如矢，巧言惡似簧，奎禎逢宋盛，世事譬凡亡，民俗行々改，山川處々常，種麻除蔓草，養笱作脩篁，泛鴨水紋簾，敲魚船板榔，漣漪清漾々，激澗影煌々，宅畔泊方勺，沙頭念子房，逝梁漁父笱，度畝馬形秧，釣鱖玄真子，撈鰕白水郎，成功三傑策，哀殉百夫防，江叟葺鱗屋，海童撓香梁，耶蘇將感衆，奇貨尙通商，制禁諸州除，候伺群岐旁，電聲令銃備，神臂使弓張，最想修籩豆，兼湏森戟槍，獵師牽宋投，刺史馭唐驕，兩岸迎人樹，丈陰滿谷響，柳疎隋帝侈，花謝麗華粧，明石浦頭霧，福原石蹟間，冥々飛塞雁，啣々響寒蟻，大坂市聯袖，上林杲滿筐，林輕溫耐進，座穩焙烟颺，編戶多開鋪，新城再浚隍，番々勤衛所，億々積官倉，控扼凡州筑，絕勝入景湘，吳船成萬里，胡馬繫長楊，土沃猷時味，泉耳嘲酪漿，詞源流不止，恩露沛然霽，霜後拾殘葉，雲餘浸彼稂，鳳城光赫々，鴨水綠泱々，緝宇移台嶠，琵琶湖浮楚惶，感櫻滋賀詠，醉月佐和觴，岐阜東西陣，關原左右廂，州名長喚尾，崎號本稱岡，曉有鷄鳴梁，夜無蚊繞廊，負擔何倦怠，驛路可思量，荒垣忽通海，狹中好渡杭，（沈力）綺聯多少語，由襲若干箱，繡口揮金舌，玉詩截白肪，宇都楓遺愛，士嶺雪呈祥，徐福藥相覓，景瀆曲既詳，靜心令良々，公命日暘々，嗟彼夷耶跖，任他彭與殤，轎中聊遣悶，靴外屢搔痒，同色黛如栢，終青眼似蔣，武州千種草，淮郡一株棠，告戒將軍令，除苛高祖章，北風吹醉面，東海指圓吭，隣近鎌倉邑，泥粘戶塚塘，搖々雲拂旆，楚々雨沾裳，子館既供粢，午簾每峙糧，入郭休輿僕，參府捧珪璋，稽首是恭謹，鞠躬誠恐惶，步趨停五馬，成至對三鳳，冠使髮根結，佩於耳朶鏘，韓音曾璨々，薛節又鏗々，行李聞笳角，浮橋繫鐵鐺，二荒看木客，一字泥山王，寶塔珠宮佛，朱甍碧瓦鴛，彼峰聞有鷺，山處匪無獐，靈作諸方

鎮，名於異域彰，勝區祈地主，豐歲祝天皇，石柱標華表，徑蹊繞粉牆，當門人拱揖，向案拜低昂，杉溜霜皮雨，瀑流雲漠漠，至柔無繞指，浩氣乃磨鋼，一粒嘗丹鼎，三清記碧琅，君臣皆慶喜，魔魅悉除禳，磨至緇衣會，暈飛畫棟驤，欲晴還復暗，將雨不伴滂，事畢歸來早，暫時縱觀昌，客兒勞對履，長吉入吟囊，告暇賜銀纊，謝恩勝琥璜，猷勦常感植，躍鯉永思姜，唯淬尖毛兔，不鞭墳首祥，善言知後定，學業懋哉茂，牀隱烏皮凡，聽開蛛網纏，垣牆曾不閱，內外又何戕，兌澤和孚悅，卷阿蒨祿康，龍伸蛇屈曲，魚韻鳥飛頰，太守錦花譚，兩僧藜藿腸，曹山談雪鷺，子野識霜鷓，出水薄氷返，洗塵凍雨雱，致身雖發夕，窮目屢望鄉，餞蟻潤欣色，持口賞內黃，賓僚容貌哲，吾輩鬢毛蒼，未遇俄留別，和酬詩幾行，

拙和不日雖吟未了，幸得便以投呈之，不知讀之終篇否，庶幾再賜疊和，幸甚，待茲在茲，

羅山

乙未仲冬二日

秋潭公 路次

春齋

朝鮮國中，城郭其幾多乎，

石湖

各道列邑皆有城郭，間或依險阻築山城，其數倉卒之間，何能一々歷舉乎，

春齋

唐李勣攻高麗，入平壤，拔七十餘城，平壤之內，其壘何甚乎，抑是七十餘城者，高麗國內乎，



石湖

所謂七十城、即平壤之內也、其時唐師大敗、不能過平壤、而東所拔之城、皆復為我國之有、

春齋

朝鮮王城者、古於三韓之內、屬何地乎、

舊都平壤、在何道內乎、

今王城地名奈何、

石湖

都城舊是辰韓地、々名漢陽、平壤在平安道、

春齋

都城為辰韓之地、則馬韓辨韓、亦有都會、而使人治之乎、

石湖

馬韓辨韓之地、皆屬八道中、而方伯闔師、及列邑守宰治之耳、

春齋

新羅、高麗、百濟、其疆界分明、否、今八道何為新羅、何為高麗、百濟、詳欲聞之、

石湖

三國疆域、皆分明之、新羅則慶尙道是也、百濟則忠清道地也、高麗則統三國為一、

春齋

王城之外、有別都乎、若然則欲聞其名、

石湖

別都有松都江都南莫、

春齋

此三都、使護人守之乎、

石湖

皆有留守經歷等官、

春齋

貴國先儒李穡、貞觀吟曰、謂是囊中一物耳、那思白羽落玄花、此謂唐太宗拔遼東、取白巖城、攻安市城時、流矢中其目也、此事中華之書不記之、然太宗歸自遼東、有疾不幾而崩、則李穡之言、非無其謂乎、貴國若知其放矢之人姓名、則詳言之、

石湖

東史云、安市城主梁萬春、中傷唐宗之目、太宗之班師也、萬春於城上揖之、太宗賜百縑以謝之、

春齋

遼東今屬韃靼乎、附隸貴國乎、

石湖

鶴野西北、則皆非吾國有乎、



春齋

鶴野、去鴨綠江幾百里乎、

石湖

道里遼、未嘗往來、不詳知、

春齋

俸祿倣中華之制、而以若干戶為差等乎、其或以幾千石幾萬戶為俸乎、

石湖

余今春始登科第、即隨使臣來、此朝廷間事、未得周知耳、或有所傳聞、而未得其詳、不能書耳、

春齋

貴國執政百官、在朝廷者、是文武官、各可官其職也、其外郡縣置守令乎、

石湖

外郡縣皆有守令、在廷文武官、各盡其職耳、

春齋

貴國王族分封郡國乎、其建國之數幾多乎、

石湖

王族功臣、皆有采地、而其數亦難歷舉、

春齋

封國之爵、有公侯伯子男乎、

石湖

皆稱君、如戰國時四君之稱耳、

謹而 若君樣御誕生之為御祝儀、馳价延其壽候、偏貴國泰平無事、禎祥幸甚々々、且又代繼因達、尊聞、去壬午冬後、薩州光久聽之、畏悅謝恩、難盡以一口候、貴公以憐察、兩使等指南之上、達於此旨趣、是幸耳、恐惶不宣、

未卯月廿日

尙賢

進上酒井讚岐守殿

兩使遠來、芳札拜閱幸甚、抑 若君樣御誕生之御祝儀、被述其壽詞、次琉球國繼目、從薩州太守、依有其左右、為安堵之慶儀、進上之土產、共如目錄、持參登城、備 上覽候之處、兩使 御前江被召出、御機嫌不斜候、且自分之贈物、如紙面領之、厚情欣然之至也、然者從是離、為輕少、越前綿貳百把、報投之聊表寸志耳、不宣、

申

七月十二日

從四位上若狹少將酒井讚岐守源朝臣忠勝

回復中山國王



館前

今度 日光山 東照大權現御寶前江、謹而以使者金武國頭、被奉納香爐華瓶等、達 上聞之所、尊崇深志之趣、別而被感思召候、委曲兩使可有演述者也、不宣、

申

七月十二日

從四位上左近衛將兼讚岐守源朝臣忠勝

中山國王

館前

右以東京帝國大學本一校了

明治三十四年九月

近藤 圭造

外蕃通書總目錄

第一冊目錄

朝鮮國書一

朝鮮國王李昞獻書附別幅(以下大學本無下同)萬曆三十五年正月、○當慶長十二年

第二冊目錄

朝鮮國書二

台德公復朝鮮國王李昞御書慶長十二年五月

朝鮮國王李琿獻書副(附)別幅、萬曆四十五年五月、○當元和三年

第三冊目錄

朝鮮國書三

朝鮮國王李琿獻書天啓四年八月

朝鮮國王李琿獻書附別幅、崇禎五年八月、○當寬永十三年

朝鮮國王李琿獻書附別幅、崇禎十三年二月、○當寬永二十年

第四冊目錄

朝鮮國書四

大猷公復朝鮮國王李琿御書附別幅、寬永二十年八月

朝鮮國王李湜御書附別幅、乙未年四月、○當明曆元年

朝鮮國王李焯獻書附別幅、通王戊午年五月、○當天和二年

德松君贈朝鮮國王李焯別幅同上

第五冊目錄

朝鮮國書五

文昭公復朝鮮國王李焯御書附別幅、正德元年十一月

朝鮮國王李琿奉復書萬曆三十七年五月

台德公復朝鮮國王李琿御書元和三年九月

大猷公復朝鮮國王李琿御書寬永元年十二月

大猷公復朝鮮國王李琿御書附別幅、寬永十三年十二月

嚴有公贈朝鮮國王李琿別幅同上

嚴有公復朝鮮國王李湜御書附別幅、明曆元年十月

常憲公復朝鮮國王李焯御書附別幅、天和二年九月

朝鮮國王李焯獻書附別幅、辛卯年五月、○當正德元年

朝鮮國王李焯獻書附別幅、己亥年四月、○當享保四年



有德公復朝鮮國王李焯御書附別幅享保四年十月

朝鮮國王李焯獻書丁卯年十一月○當延享四年

大御所公賜朝鮮國王李焯別幅同上

惇信公復朝鮮國王李焯御書延享五年六月

朝鮮國王李焯獻書附別幅癸未年八月○當寶曆十三年

西城公賜朝鮮國王李焯別幅同上

第六冊目錄 阿蘭陀國書一

東照宮復賜阿蘭陀國主御書慶長十四年七月

東照宮賜阿蘭陀國主御朱印同年四月

阿蘭陀國主呈本多正純書慶長十五年十一月○當

阿蘭陀國主呈本多上野介書千六百二十二年三月○當慶長十七年二月

第七冊目錄 阿蘭陀國書二

台德公賜阿蘭陀國主御朱印元和三年八月

阿蘭陀國主上書伏

阿蘭陀國主呈土井利勝書千六百二十年五月○當寬永九年九月

阿蘭陀頭目呈長崎奉行書延寶二年五月

咬嚼吧頭目呈長崎奉行書二通千七百七十一年六月

第八冊目錄 明國書一

東照宮賜廣東商船御朱印慶長十五年七月

東照宮諭明廣東商主書同年同月

東照宮賜應天府周如性御朱印同年十月

本多正純與福建道總督書同年同月

長崎奉行長谷川藤廣與福建道總督陳子貞書同上

第九冊目錄 明國書二

東照宮賜大明商船御朱印伏、慶長十六年十一月

明浙直總兵官王某上書萬曆四十一年六月○當元和五年

前友人諭單元和七年六月

松平薩摩守家久示唐商文元和二年六月

長崎御代官末次政直答福建道都督書寬永二年

明大師平虜侯鄭芝龍上書五通呈書三通伏、隆武二年八月○當正保四年

第十冊目錄 明國書三

明總兵官崔芝上書二通隆武元年十二月○當正保三年

明招討大將軍鄭成功上書萬治元年七月

遺明鄭經呈長崎奉行書口年七月

遺明戶部尚書鄭經致長崎通詞書寬文三年

遺明平南王呈長崎奉行書延寶六年

遺明征逆將軍劉進忠呈長崎奉行書同年

第十一冊目錄 安南國書一

安南國都元帥瑞國公上書附別幅弘定二年九月○當慶長六年

東照宮復賜安南國大都統瑞國公御書慶長六年十月

安南國大都統瑞國公上書伏、弘定三年

東照宮復賜安南國大都統瑞國公御書慶長七年十月

安南國大都統瑞國公阮某上書附別幅弘定四年五月○當慶長八年

東照宮復安南國大都統瑞國公阮某御書同上

東照宮賜安南國御朱印伏

安南國大都統瑞國公上書伏

東照宮復賜安南國大都統瑞國公御書慶長九年八月

本多正純與安南國大都統瑞國公書伏

第十二冊目錄 安南國書二

安南國大都統瑞國公上書附別幅弘定六年五月○當慶長十年

東照宮復賜安南國大都統瑞國公書同十年九月

本多正純與安南國大都統瑞國公書伏

安南國大都統瑞國公復本多正純書弘定六年五月



某與安南國主書慶長口年

天安國大尉瑞國公曉前客商書弘定七年四月○

安南國大都統瑞國公奉復書附別幅同 慶長十一年

安南國舒郡公上書同年 四月

安南國平安王令旨弘定十一年正月

齋安南船中規約同上

天安國大尉瑞國公曉前客商書同年 五月

東照宮復賜安南國刺史御書慶長十一年九月

安南國廣富侯上書同年 二月

安南國文理侯達書同年 二月

第十三冊目錄 安南國書三

台德公賜茶屋四郎次郎齋交趾御朱印

安南國華郡公呈松平薩摩守書伏

安南國大都統呈本多正純書

台德公賜到交趾商船御朱印

本多正純復安南國大都統書

安南國華郡公呈長崎奉行書

本多正純土井利勝與安南國大都統書

本多正純與安南國大都統書

安南國清都王令旨

安南國華郡公付島田政之書

安南國大都統上書

松平薩摩守家久復安南國華郡公書

安南國大都統呈土井利勝書

土井利勝復安南國大都統書

本多正純土井利勝與交趾船本彌七郎制令

安南國主與長崎木村宗太郎書

土井利勝與安南國大都統書

台德公賜荒木宗太郎御朱印

安南國清都王付角倉書

第十四冊目錄 安南國書四

大猷公復賜安南國主御書寬永二年正月

酒井忠世土井利勝酒井忠勝復安南國王書附別幅 同

安南國清都王上書永祿九年五月○ 當寬永四年

安南國都統官上書同十年四月○ 當寬永五年

大猷公賜茶屋四郎次郎齋交趾御朱印寬永六年

安南國王都統書同年 六月

安南國派郡公示禮長助次右衛門書德隆六年六月

安南國王上書正和九年六月 當元祿元年

安南國得祿侯與長崎通詞書附別幅同 年四月

安南國王呈長崎奉行書二通同十五年閏五月 當元祿七年

第十五冊目錄 暹羅國書

東照宮賜暹羅國王御書慶長十一年九月

暹羅國進獻目錄書同年 七月

暹羅國握浮哪諸那呈長谷川權六書天運辛酉年四月 當元和七年

暹羅國握耶西潭麻喇呈本多正純書同上

台德公復暹羅國王御書元和七年九月

第十六冊目錄 暹羅國書二

東照宮賜暹羅國王御書同十五年七月

本多正純復暹羅國臣握雅普控書同上

暹羅國王上書同上

本多正純土井利勝復暹羅握耶西潭麻喇書附別幅元和七年九月